

鐵骨心



周天籟著

鐵骨冰心

育才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再版

一翻 版一

鐵骨冰心

定價金圓六角五分



一必 究一

著 者 周 天 籟

發 行 人 浦 祖 明

出 版 者 育 才 書 局

代 售 處 南 京 聚 珍 書 局 蚌 埠 商 務 印 書 館

廣 州 東 方 書 局 汕 頭 新 華 書 局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長 沙 興 華 書 局 漢 口 廣 益 書 局

上海(1)金家坊如意里

有點緊張
事實小說

鐵骨冰心

周天籟著

這件哀感頑豔驚心動魄的曲折故事，發生在抗戰期間的上海，書中的男女主角都是作者的至友，這裏的事實演變，可說沒有一節沒有一句是作者虛構的，我們知道抗戰時期的上海，在日本侵略主義鐵蹄之下，犧牲了多少地下工作的男女愛國的青年，同時一批一批的犧牲着，但，前仆後繼，又是一批一批加入工作，愈是犧牲得重大，工作同志，愈是信念堅強，這裏可以象徵我們大中華民國的國民，永遠不會屈服在侵略者鐵蹄之下的，直到最後勝利之日，終於達到這個願望。

章麗英的丈夫是個熱血的青年，他奉有政府重大使命，在上海組織地下工作的上海總部，他姓黃名光華，二十八歲，浙江人，他的妻子章麗英，二十四歲，安徽人，他們二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，志同道合在重慶結成夫妻，黃光華從內地來到上海，章麗英爲掩護丈夫工作起見，一起來上海，同時帶來所部五十二人，由黃光華指揮，分散上海各種部門。他們爲了工作祕密起見，都沒有固定住址，連黃光華也沒有一定住址，每天在臨時指定地點會議，集中情報，工作異常緊張，在敵偽監視之下，不久終以事機不密，

一部份同志被捕下獄，犧牲非常重大。因此黃光華星夜率領部下便暫時離開上海。章麗英因身已懷孕，不能遠行，化名董文英留在上海，藉以刺探被捕同志之下落，每隔二天搬移住址，工作十分困難，後來她爲了掩飾日憲兵隊的注目，取得黃光華同意，不惜犧牲色相與上海青年張達人戀愛，同居馬斯南路，復又更名張翠珍，表面上他跟張達人是夫婦，實際依然幹她地下工作，每日到處刺探情報，用各種方式傳達她的丈夫。這樣一連許多日子，她底活動，始終未曾被敵寇注意。

可是張達人跟張翠珍同居以來，對她行動却發生了種種懷疑，原來張達人是個西藥業的商人，鄉下家中本有妻室，只是感情不和罷了。他們在咖啡館裏邂逅，一見傾心，便賦同居，但，張達人每天回家，他的愛人總是鎖了房門不在屋裏，每天總要到十一點鐘回來，起初她推託因在內地住久，愛慕上海繁華，尤其喜欢看電影，所以排日的觀看不厭，張達人將信將疑，並不留意，一天他對張翠珍的行動注意起來，暗中派人追蹤她釘梢，果然她在三四點鐘又鎖了房門出去，那暗中追蹤釘梢的人緊緊釘着，見她跳上公共汽車，釘的人也跳上汽車，她下車，也跟着下車，見她走進一家旅館，釘的人已知大略，未便再釘，便將這個情形，回報了張達人，因此他氣得什麼似的，這天晚上，他回家便跟張翠珍吵鬧不休，查究她每天出去，到底上那裏幹什麼，起初她是抵賴，後來逼得沒有辦法，才吐露真情：

「達人，你不必再來逼我，我們同居以來也有這許多日子，我們感情一向很好的，並且我已懷孕，當然這塊肉是你的，現在別的話用不到問你，我們都是中國人，現在中

國被日本軍閥蹂躪到這末一天，你到底作何感想？」

「這是國家大事，不必扯得這末遠！」

「不錯，果然是國家大事，但，每個國民都有責任，你我都應該担負這責任義務，我看你們商人只知唯利是圖，國家興亡，好像漠不關心的，要是中國个个像你們這批商人，幾個中國也亡掉了！」

「在商言商，用不到你們女人來教訓，難道你上前線去打仗？」

「達人，這不能怪你，因為我過去行動，以及所負的使命，沒有詳細的對你說，現在我得告訴你，不過請你接受我一個條件。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張達人有些奇怪起來。

「嚴守秘密四个字。」

「我跟你夫妻，當然嚴守秘密。」

「還有一個條件。」

「你說，我當然接受。」

「就是爲了國家要自我犧牲，雖赴湯蹈火，皆所不惜。」

「當然，我們爲國家犧牲是應該，不說我也知道。」

「那末請你立個誓。」張翠珍坐近張達人身旁，貼緊了他，輕言細語的，無限溫存。

於是張達人對了窗口立了個誓，張翠珍很興奮的：「那末你千萬要記牢這二個條

件，不負我所望。現在先將我的過去告訴你，當初我跟你相識時說的話全是假的，我不是桂林人，我也不姓張，原來我是安徽人，姓章，名麗英，我跟你之前已有丈夫了……」

『你已有丈夫？』張達人跳了起來。

『你不要奇怪，用不到着急，我前個丈夫在日本兵沒有退出上海之前，他是根本不能回來的，你要明白我跟你同居，他是取得默認的，但，他在內地跟別個女子戀愛，當然我也允許，所以我們爲了國家，這些兒女之情，早已拋開不放在心上，都無所謂。我跟你愛你的年青，是個正人君子，同時我的工作得到莫大幫助，這一情一節，也許今夜不及講完，不過我可以大略讓你知道……』

『不，務必詳細的說，不妨講到天亮。』張達人一時詫異得了不得，想不到自己的女人會有這個奇蹟。

『好吧，告訴你。』張翠珍莞爾的一笑，她起身關閉了窗，拉上帘子，深秋天氣，夜晚很有涼意，她把床上的薄被換上了一張厚的，鋪好，叫張達人先上床：『我們坐在被裏談吧，你聽得疲倦時候就睡了，明天再繼續說，好不好？』

『好。』張達人解衣上床，張翠珍也上了床，又把沒有完工替達人織的絨線衫取了上手，一邊編織着一邊道：

『……我前個丈夫姓黃，他的名字叫光華，年紀可比你長，學問非常好，浙江蔣委員長的故鄉人，我們在重慶相識，他是個愛國激進份子，加入特工服務，在重慶很有地

位，我不是特工人員，但，受了他的薰陶，自然而然生了一種救國心的衝動，今年春天我們以意志相投，便在重慶結婚，婚後不久他奉到上司命令，派他到上海來幹地下工作，我們一行有五十餘人，都是分批化裝商人混入上海的，我跟黃光華最先到上海，初來真是人地生疏，幸好還有少數聯絡，經費是不生問題，但，工作進行却很艱難，我們不到上海淪陷六年後的情形，真是不勝痛心，黃光華對部下訓話時，沒有一次不痛心疾首。我們的工作分有幾部份，一部份專刺探軍情，用密設電台每夜拍發內地，一部份是鐵血除奸，前幾天暗殺的巨奸，都是我們鐵血同志幹的，日本憲兵情報也很迅速，已經探出我們在上海的活動，不幸一部份同志被捕了，我們工作受到打擊，甚致失了聯絡，我們的生命都危在旦夕，於是每天搬場，每天換名改姓，每天更易服裝，後來探出實情，發覺部裏有賣黨的腐化份子，定是被捕的同志受不了日憲兵的毒刑而吐露實情的。我們每個同志當初出發，都立有誓言，不論所部那一位，萬一不幸被捕，矢口不招口供，甘願犧牲，而家屬由國家永久撫養，可是意志不決，中途變節未始沒有。我們探得實情之後，馬上接得密報，日憲正設下眼線網，圍捕黃光華，我丈夫就在這一夜牽了一部份同志，化裝打漁船上，溜開上海。……』

『溜到什麼地方？』

『自由區，在內地安全着。我丈夫走時，本來與我同行，可是一想我不必行，爲什麼，因我部裏沒有名義，萬一我被捕，可推說根本不同他夫妻，他做的事我絕不與問。還有一層我不走，上海至少還留一二人與他們保持聯絡，就是以後情報的不會中斷，所

以我冒險留在上海，改名董文英，幸而我在上海這許多日子，不爲日憲注意，後來我跟你在咖啡館裏相遇，正是我最感覺空虛而寂寞的時候，自丈夫走後，一人留在上海，不但感到性生活煩悶，而且經濟上發生了困難，正需要一個男子幫助，予以接濟，因爲上面的經費領不到，具領的人離了，不久代替我們的一批同志接踵由內地陸續又到上海，可惜我們並不相識，各有使命關係，所以我個人的生活成了問題，幸而遇到你，雖然萍水相逢，看你的人很老實，譬如說我跟你做了夫妻，日憲兵可以減少注意，因爲你有根有底的一個正當商人，我是你的妻室，旁人看我決不致幹工作的，有了這個掩護，就是繼續我丈夫的使命，想來不致成什麼問題的。我的宗旨抱定，當時就百般遷就你。達人，對你講句良心話，我當時實在是利用你的，直到現在還是利用你的……」

『我覺得你人品，學問，性情都好，讓你利用無所謂。現在你對我吐露了這個秘密，原來你是個重慶份子，格外使我敬愛。你一個女人，能有這副胆量，幹這爲國家爲民族的艱鉅工作，今後我應當格外愛護你，剛才你說丈夫在內地安全着，將來我們中國達到最後勝利的一天，希望你們夫妻重圓，我只怪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，現在我真悔之無及……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你的人格這末偉大，我實在不應該佔據人家有夫之婦，該死的，你已經懷孕，將來如何交代？』

張翠英點點頭，加速編織她手上的絨線，笑道：『不，達人，你不必懊悔，我們也』

許有一段姻緣在裏面，我不是對你說過，我的嫁人是取得他的默認的，他在內地也許已經跟別個女子同居了，我們幹這工作的，認為這些男女私情，根本不當一回事，我們把性愛問題，看得很透澈，不像一般人那樣認真。不過請你別誤會，跟了你之後，我並不預備再跟人；這是絕對不會，只要你愛我，只要你同我的意志一致，始終站在救國家愛民族的立場，不幹喪天害理的勾當，不為危害國家，不為破壞抗戰陣線，那末我嫁你無異嫁與黃光華一樣，我們的人生都應該作如此觀，你以為錯不錯？

『可是我拆散了你們夫妻，終覺良心上對不起。』

『不要對不起，我再告訴你一句話，我跟了你之後，已將詳細經過，一絲不瞞的報告黃光華了，他來信表示對你感謝。』

『他決不會感謝我！』

『真的，我不說謊，這封信鎖在箱子裏，明天可以給你看，你應該相信我的話，同時你要明白他的偉大之處，一個愛國份子，能有這一種觀感，的確不是個個有的，但，黃光華的確是有這一種賦性。』

『這封信我立刻要看。』

『明天看吧，不知鎖在那一隻箱子裏，明天仔細翻吧，我再告訴你一句話……』張翠英有些吞吞吐吐，臉上一味甜笑，她放下手上絨線，突然捧了張達人的嘴唇親了一下，又把他肩胛被子塞塞好，免得受寒，然後織着絨線。

『一句什麼話？』

……』她低頭含笑，編織絨線不開口。

『說吧。』

『肚裏的孩子……恐怕你有一半，他也有一半……我覺得跟你之前已經有孕了，黃光華叫我留在上海，一半也是爲了我有孩子，恐怕出去受不了沿途之苦，可是不久我又月經來潮，這時我已經跟你同居，最近我又嘔吐，月經才終止，所以我弄不懂，到底這肚裏一塊肉屬於你的還是他的，始終不明白，也許我初次懷孕，缺乏經驗，現在只好算是你一半，他一半。』

張達人啞然失笑：『這話如何說法，太滑稽了。我看要末索性算是他的，或者算是我的，將來名義上也好聽，否則二人合作，可給人笑落嘴巴。』

張翠珍不勝含羞的只是伏在被子上儘笑，她把眼淚都笑出來了：『這樣打算也好，我現在既然跟了你，同黃光華就應該脫離關係，就是他的，也歸是你的吧。』

『將來生下地，不要眼睛鼻頭像他，耳朵嘴巴像我，那才鬧笑話。』

『這是沒有人注意的，好得黃光華有關你的朋友親眷都沒有見過，我想決沒有這怪事。』

『這是我的理想，最好完全像我。』

『最好完全像我。』張翠珍又伏在被上一格格一儘笑。

『寶貨，寶貨，我們真是一對寶貨，哈哈……』張達人躺在枕上忍不住大笑起

來。一會言歸正傳，說道：『將來問題重重，你想到沒有，我倒考慮到了。』

『什麼問題？』

『中國一旦勝利，黃光華不忘舊情，要收你回去，這時候你將如何？』

『我不致於吧？』

『你怎麼知道不致於？』

『他有信在這裏作證，上面寫明的。』

『信上究竟如何說法，將你記憶的告訴我一個大略。』

『他說：既然跟人很好，因為路遠迢迢，無法接濟你的生活費用，但，又不能遠涉內地，盤費無法匯寄，交通阻礙，你能擇一心愛之人而可以寄託身心的，不妨嫁之，以解救目前境遇之困難，而慰我於遙遠，如此庶免飄零，而得有愛護，唯所希望一點，勿忘使命，務須繼續努力，我中國勝利，日月重光，將來之會見，不妨以兄妹稱呼之云云。這封信上的字細小如蟻，用絕薄絕薄的土紙書寫，下面有他的簽名，日月，地點，信壳有郵局的戳子。』

『如果屬實，此人太偉大，將來……將來……將來……』張達人雙目望着天花板，喟然一
聲。

『爲什麼歎息？』

『我雖然沒有看見他的本人，但，聽你這樣粗枝大葉的把信上的話說來，彷彿一個人格崇高的愛國偉人，站立我面前，他的四圍光芒萬丈，閃閃的搖幌，把我的眼睛也看花了，將來一旦勝利，或者他能夠重來上海，我必定雙手將你供送給他，我斷乎不能佔』

有他的愛妻，我估他的妻子就是給他的侮辱，我侮辱他就是侮辱我們國家，我是個什麼東西，我跟你丈夫一比較，渺小得像一粒沙泥，一顆野草，一隻螻蛄，所以你對我講這個經過，始終當你一個野草閑花，無足輕重，妻也罷，情婦也罷，現在却不能這樣看待你了……否則我太對不起你的丈夫。依我意思：你們夫妻名義還是存在的好，他信上的話不作真，我跟你算是兄妹，過去的我們關係，已經發生，也無法挽回，這只怪你不早說，要不是我今夜逼你，還是不肯吐露，我依然瞞在鼓裏的。」

張翠珍一時感動得幾乎淚下，她把手上絨線拋了，忙抱住張達人的臉貼着自己的臉，哽咽道：「達人，親愛的達人，你不能這樣想，你的話果然不錯，未始不像黃光華一樣的偉大，但，事實總是事實，理想是理想，現在你待我太好，叫我想起黃光華，此刻在上海，未必待我這樣好，我有了你就把他忘了，這並非負心，因我雖跟黃光華離開，可是我沒有對他不起的地方，他所囑咐我的就是繼續叫我努力，只要這點不忘，就對得起他了。」

「我倒問你，現在究竟繼續努力一些什麼？」

「地下的工作，你不知道麼？」張翠珍輕輕撫着他的臉。

「你……幹地下……工作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每天到一家旅館裏去是幹地下工作？」

「不，並非旅館。達人，你什麼知道我到一家旅館？」

『因為你每天出去，我回來多數是鎖上房門的，於是對你行動懷疑起來，一天我釘你的梢，給我釘到，見你走進一家旅館。』

『吹牛，你會釘我梢，我決不相信。老實告訴你吧，是不是今天你派人釘我的，那人穿藍夾袍，元色襪子，黑皮鞋，面孔狹長而瘦，戴呢帽是不是？』

『你怎麼知道？』

『我們幹工作的有沒有人釘梢，特別亮眼。我看他從我們對過馬路起釘，本來我坐黃包車的，今天故意不坐，改乘公共汽車，試他是不是釘我，可是我跳上汽車，他也跳上汽車，我心裏真急。因我的面孔給他們認出，以後行動無異受了監視，但，我雖急，還鎮靜，預備今天不工作，於是到大世界跳下，這傢伙也跳下，我腦子一動，立刻跑進一家旅館，當時我打這家旅館一轉，立刻從後門溜出，才知道這傢伙失了目標，我心裏一寬，馬上坐車子回家。遠人，真想不到你派的人釘的，才知道我到旅館裏去，其實天知道，我們的機關絕對避免旅館，因為旅館每天有日本憲兵查房間，反多麻煩，當時我情急智生，故意借旅館兜個圈子。』

『對不起，實在對不起，請你原諒。那末你的機關可不可以告訴我？』

『可以，不過告訴你也沒有用，因為每天調動，有時連我都弄不明白，往往失了聯絡，最近來才每月領到一些津貼，但，為數不多，因為經費有限，沒有辦法的，意志不決的，因此有的變節，有的向當地機關而與重慶稍有聯絡的每月公然領餉，情形也很複雜。須知幹工作的並非到上海享受而來，却是自甘度着極清苦極艱鉅而極危險的日子，』

預備磨練而來的，這難關度過，目的達到，使命完成，便是將來的地位，否則不是淘汰就是變節，這都是工作的敗類，將來非但談不到地位，也許逮捕之後處以極刑。」

『聽你這樣說，我格外對你敬佩，中國人能有個個像你這樣的愛國，日本兵絕不敢開到我們寸土上來。』

張翠珍恐怕明天達人早上出去辦事，晚上少眠，便不和他談下去，只道：『睡吧，時間已經不早。』說着趕快把燈熄了。

第二天張達人一早起來，繞着要看那封信，張翠珍翻箱倒篋找了好半天才找到，交代張達人道：

『看畢還我，讓我鎖進箱子。』

張達人仔仔細細把信看畢，果真同昨夜她說的一式一樣，也就交還了她，依舊鎖進箱子。

『其他的信還有沒有？』齊給我看看。』

『沒有，沒有。』張翠珍連忙鎖箱子。

『沒有決不相信。』

『有是有的，關於工作報告的，你看不懂。』

『爲什麼不燒掉，放着不危險嗎？』

『這上面全是家庭的敘事，情報統用隱語，伏在敘事裏面，抄着是一封封平常家書。』

「好巧妙。」張達人出神起來。

早點下肚，張達人上店辦事，拍拍張翠珍肩胛道：「我上店去，你出外要留意，現在你幹這工作，偉大是果然偉大，可是我真有些提心吊胆，過去你沒有講明，倒也糊裏糊塗，現在真替你擔憂。翠珍，你當心吧，今夜我要提早回來陪你談談，讓我也知道一些重慶份子的內幕，這是拿出鈔票也買不到的珍貴消息，宴歇會。」張達人揚揚手走了。

張翠珍望着他的背影嗤的一笑，喚道：「達人，達人。」

張達人忙又回進房來：「什麼？」

「你真的早些回來吧，我一人在家很覺寂寞，工作這幾天我不想幹了，拖了身體，很不方便，病孩相當厲害呢。」

「本來我打算勸你停止一個時期再幹工作，可是又怕違反你的使命，所以話到嘴邊又縮了進去。既然你拖身體，又加病孩，極應該在家休息。好吧，今夜我提早回來，等一會我經過邵亦羣醫生門口，進去問問有什麼安胎藥可吃，請他開二樣，讓你安安胎。」

「你們藥房裏不是有醫生嗎？」

張達人忽有所悟的一想不錯，便匆匆走了，可是翠珍又把他叫了回來：「達人，達人！——」

「什麼？什麼？」張達人打半樓梯回上來。

『你回來時候假使走過布店，替我剪每樣五尺花洋布，妃色絨布，或者白絨布，多剪幾塊回來，再買一疋龍頭稀布，一斤棉花。』

『幹嗎？』張達人弄得莫名其妙。

『告訴你，趁我現在空閒的時候，替肚裏的衣服先做起來，小人衣服，五尺大致可做二件，棉花做小棉襖，明年二三月要落地了，那時候天氣還沒有暖，小人落地總是穿棉襖的，龍頭稀布做尿布用，要買一疋。』

『其他還有什麼？』

『買的一定很多的，你先把這幾樣剪回來吧。』

張達人才匆匆忙忙下樓而去。

二

傍晚張達人買來一包一包的小孩衣料，還有棉花，另外還有一疋龍頭布，他站在樓梯底下把張翠珍喚了下來幫同搬上樓去，他對翠珍道：

『你光是說剪小囡衣料，可把我挑選苦了，這都是你們女人的事，男子全部外行。這裏剪的，你打開看看，滿意不滿意。』

張翠珍急急忙忙把一個個紙包打開，見剪來的花色很鮮明，高興不過道：『很不錯，小囡穿的但求花色鮮豔，便算了，我剪也不過這幾種花樣。』

『你知道這裏一共剪了多少長？』

『要不要十多萬？』

『十多萬夠了嗎？你看發票。』張達人把口袋裏發票交代翠珍，一看上面的數目是五十七萬七千元，她才吃了一驚：『要化這許多錢……』

『近來各物都便宜，惟獨有布料不跌反漲，因為秋天一過冬季到來，都要添置寒衣。這花洋布過去只五百元一尺，現在漲到三千七百元，這妃色絨布三千八百元一尺。』

『說起我還想替小的結一身絨線衫褲，要買大紅的或者西洋紅，一磅可結一身，現在絨線還不會漲價，聽說西北風一起，立刻漲。達人，明天你何不買一磅回來。』

張達人有些苦笑道：『看你又剪裁衣服，又要結絨線，也忙不過身，在我覺得負擔太重，這個月我鄉下的女人那邊一文錢家用沒有寄過，我同她雖無情感，但，因為是結髮夫妻，我不能拋棄她，不能不維持她的生活……』

張翠珍聽了這些話，不但沒有醋意，很體諒達人，她說：『這個月鄉下家用沒有寄，我一此沒有知道，你為什麼不寄去？』

『前幾天你不是交代我的，積蓄一些錢，替小的剪衣料，今天完全光了。』

張翠珍想起這個月曾經領到上司一筆津貼，為數雖不多，給達人寄回鄉去，足可維持他女人二個月生活，幸好鄉下只有一個老娘，一個女人，生活很簡單，她認為這都是小問題。當下她打開箱子取出三十萬元交代達人道：

『這裏三十萬元，今月份上司發下的津貼，你趕快寄下鄉去。假使早說早就給你

了，以後隨便什麼事，你坦白的對我說，沒有不原諒你的。」

「這是你的錢，我怎麼好受？」張達人無論如何不要。

「我的錢，你的錢，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「上司給你的津貼，取了我良心上不好交代。家用下個月再寄，沒有關係。」

「我的錢你不接受，那末你以後尋來的錢我也不接受。達人，你這一種觀念，絕對錯誤，應當糾正，我們既然成了夫妻，這個家庭就應該二個人來維持，方才稱為男女平等，過去，我因為沒有錢進帳，處處取用於你，實際上這是欠公平的，我是個新女子，絕沒有嫁男人就依賴男人過一輩子生活心理，你應該瞭解這一點。」

張達人聽了這些話很高興，笑道：「好吧，三十萬作算我跟你借的。」

「不要借與不借，你拿去趕快寄出。澈底講一句，家庭經濟應該公開，你賺來的，我賺來的，都放在一起應用，不分你我，有福同享，有苦同當，這是最要緊的一句話。」

張達人手上拿了三十萬元，想了想：鄉下毋須寄這末多，還餘下十萬，說道：「太多了，二十萬儘夠。」

「餘下十萬你替小的買一磅絨線，大致六萬元夠了，餘下放在家中零用。小的衣服不得不趁現在空閒時候做了，下去天冷，過年，明年小的一生下地就沒有工夫了。目前你負擔加重一些，不過將來孩子大了，享福也是你的。」

張達人真是高興，想起翠珍因受胎而病孩，說道：「說起你每天嘔吐，我已問過卻

醫生，他道吃藥也好，不吃藥也毋妨，這是生理上自然現象，不必恐慌。後來我自己藥房裏問石醫生，他開藥方一張，要不要配一劑吃吃。」

「便宜就配一劑吃吃，別的我怕，只是嘔吐，因此肚裏的胎兒受不到營養，將來產生下地一定很瘦小的。」

張達人又摸出一瓶維他命丸，一笑：「這是我藥房裏揩油來的，補身體很好，每天吃一顆，哈兒一定受到益處。」

翠珍接了維他命丸，看看說明書，笑道：「揩油出來，發覺了你就是舞弊，買一瓶只幾千元，爲什麼要揩油。」

「這你不知道。」

「揩油總是舞弊，什麼知道不知道。」

「我們藥房裏人揩油，取瓶把丸藥就是公開也沒有關係，從前你吃的魚肝油，打的補針，那一樣不是揩油來的，還有你用的香水，雪花膏，口唇膏，撲粉，我都不化錢，不過沒有告訴你罷了。」

「該死，該死，我變做收賊贓？達人，我不希望你這樣，下次你替我停止，我心目中的丈夫是個光明正大的人物，揩油，舞弊，貪污，我是最反對的，一個人應該站得立得正，我絕對不信可以公開揩油，那末一家藥房裏的貨色，職員們儘可隨便的帶回家去，還了得，下次你萬萬禁止。」

張達人不覺哈哈大笑：「我本來反對，可是揩油之風很厲害，名貴的西藥一打一打

的飛出去，我看得出火，不措是洋盤。」

「像你們這家藥房，總有一天經理調查出舞弊來，全體大開除。」

他們二人談到這個舞弊問題，曾經唇槍舌劍的辯論甚烈，張達人想起這個隨便的把店裏東西拿到家裏去，果然不好，此風不可長，將來難免東窗事發，則牽涉甚大，他受了翠珍的感化，這次以後，就洗手不幹了。又因家庭開支日高，負擔重大，便約了二三同事偶然做做西藥業買賣與囤積，藉以博取蠶頭之利，以津貼家庭之不足，後來翠珍聽見達人囤積西藥，又曾極烈反對，達人這時候已經做得很順利，賺了不少錢，翠珍反對，也就歇手了。

這個時期張翠珍的地下工作又告緊張起來，她雖然拖了身體不容她休息，上海有幾條馬路的電車鐵道，被日寇拆去，裝運日本製造槍炮，因為日本國內缺少鐵，銅，鉛，以及製造軍火原料，於是他不得不向中國搜索，劫掠。某月某日的「××丸」開出上海，前赴東京，這上面全裝滿了從上海掠去的電車軌及廢鐵，這個秘密却為張翠珍探得，立刻密報重慶當局，趕派飛機轟炸，果然這艘「××丸」還沒有出吳淞口三峽水，立被轟炸而沉沒了。日本軍部得知這個消息，大為震怒，知道一定是上海的重慶份子所為，便加緊大捕地下工作人員，不惜購買眼線，買服被捕黨員，要他們叫出同黨，期以根本剷除。一天張翠珍接到一個怪電話，她是在會議時候接到的，叫她馬上趕赴南京飯店三樓××號房間一談，出面的叫吳采蓮，此人便是當初黃光華所部的五十二人中的一個女同志，跟張翠珍很要好，所以她打來電話還是用章麗英，章後來改張翠珍，吳采蓮

還沒有知道的。可是翠珍當時很奇怪，這電話查問她那裏打來的，吳采蓮在話筒裏道：

「我叫吳采蓮，你儘管大胆的來，有重要事情跟你接洽，我在南京飯店三樓××號，你馬上來。」

「你不是隨同黃光華已經離開上海了嗎？」

「我沒有走，當時因查得緊，一時走不出，現在還留在上海繼續工作。」

「你不是知道我旅館從不踏進一步的嗎？爲什麼約我到旅館。我不來了，你有事不妨電話裏告訴我。」

「電話裏怎麼可以告訴，你來，我用人格担保，決無性命危險，來吧。」

「那末關於那一方面的事？」

「黃光華有消息來，對你很重要。所以不得不告訴你。」

「好吧，再等一個鐘頭就來。」

張翠珍掛斷電話，連忙回到家裏，恰巧達人也回來了，她將剛才電話的事說了，不得不去，如果二小時不回來一定發生意外，你立刻趕到，設法營救。達人道：

「何必要冒這險，不去算了，待到發生意外，營救不及了。」

「不，這是我理想，因爲打電話的是吳采蓮，吳是我們同志，起初我還以爲她離開上海，好久沒有得到她消息，實際她還在上海。」

「有什麼事叫你去？」

「黃光華有消息。」

『什麼消息？』

『工作方面的。』

『不，我勸你還是不去爲好，黃光華既然有消息爲何不直接通知你，要她轉交是什麼意思？』

『最近我們又搬過一次場了，黃光華無法通知。』

『達人考慮再三，認爲不去爲妙，沒有意外發生當然最好，萬一有意外事情，我來營救，根本沒有辦法的，老實說只好聽死，那又何犯着冒這個險。』

翠珍終以答應吳采蓮去的，忽然不去，未免太沒有勇氣，所以她決意去，達人阻勸不住，只好讓她走了。張翠珍出得大門，跳上黃包車，不料前後有五輛黃包車跟隨了她，她的車子一路轉彎抹角，那五輛也前前後後的轉彎抹角，翠珍當時就注意，知道今天一定有意外危險發生，他們一定有組織的對我加以逮捕，居然派了五人釘梢，這五人有的穿短打，有的呢帽蓋到眉毛，有的黑袍大褂，有的西裝大衣。當她車子竄過南京路時候，沒有到目的地，她就一跳而下，那五輛也戛然跟着停止；翠珍知道今天一定完了，這五人始終釘緊她不放，於是她不顧一切，決意到南京飯店赴吳采蓮的約，當她跨進南京大門，釘梢的五人，忽然化整爲零，翠珍注意時，料知前後門還有把守的，還有一人却跟隨她上樓，始終不離她左右。

『喂，你尊姓，爲什麼釘緊我？』張翠珍對了那人在三樓甬道上提起責問。

『笑話了，我又不是釘你。』那人狼巴巴的回答她。

「還不是釘我，你眼睛張張挺！」

可是那人不再理她，走到一邊去了。張翠珍於是推開××號吳采蓮開的房間，進去一看，只見吳采蓮同了另一個男子正橫在床上大抽其鴉片，采蓮見翠珍進來，並不打床上坐起，只輕描淡寫道：

「麗英，你爲什麼來得這末遲，我等得好不耐煩，來吧，要不要抽一筒煙？」

翠珍見采蓮一個人忽然變態得這末快，過去她真是一個前進愛國份子，爲什麼會來這末一套，抽起大煙來。她正言厲色道：

「你今天叫我來是不是逮捕我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全部苗頭通通軋出，你是不是派了五人釘我的梢，怕我溜腳？」

「什麼？你說些什麼？」采蓮躺在床上始終不起身，可是旁邊那個傢伙却溜出去打電話。

「請你老實告訴我，用不到裝聾作啞，今天來得就不怕，怕就不來，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，我跟你走，預備一死！」

吳采蓮才吐露實情：「好！我不裝聾作啞，將事實告訴你，麗英，上面查究黃光華十二分緊張呢，日本軍部得知密報，說是黃光華已溜走，可是他的太太却留在上海活動，如果把他太太捉到，一定知道她丈夫所在，就不難歸案。所以今天很對你不起，請你到軍部裏去打個轉，好得事情不在於你，不過傳你去問問話罷了……」

張翠珍立刻面如土色，知道今天竟然遭了包圍，遇到危險，原來吳采蓮此時已經變節做了漢奸，今天竟然遭到漢奸所算，當下氣得幾乎噴血，心想眼前處境已被重重包圍，無法脫身，預備跟他們走，但求一死。她指住采蓮大罵：

『原來你是個賣國求榮的漢奸，你預備害我不是？』

『事體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罵也沒有用，你要明白中國抗戰是錯誤的，國家元氣再抗下去要抗完了，重慶的政策根本是個亡國的政策，以後我希望你改過，做些為國家為民族生存的運動，萬萬不能抗下去了……』

『放屁，放你的狗臭屁！』張翠珍預備一死，一時壓制不住滿腔熱血，隨手拉了一隻椅子擲過去，預備將這漢奸擲死，正在這當口，外面闖進四個日本憲兵，立刻撲過來將她手上椅子奪下。

日憲兵手槍對了她，操着不純熟中國話道：『中國姑娘好來西格，為什麼把椅子打她，放下不放下？』

可是椅子早被另一憲兵奪了去，接上連連打了翠珍幾記耳光，吱哩咕嚕罵道：『狠來西格，請你吃生活！』

翠珍這時早已抱必死之心，處之泰然，耳光給他們亂打，決不放在心上，只是今天跟他們走，家中的達人却急死了，他說二小時來的，為什麼還不來，這是見最後一面了，心中正像刀割的痛。

另一憲兵摸出手銬，預備將翠珍銬起。翠珍嚴辭拒絕：

「跟你們走，鏢什麼？」

「臘」的一聲，又是一記耳光刮上來：

「鏢不鏢？」

翠珍知道不犯着吃眼前虧，禁不住兩行淚水掛下，只得垂首就鏢。

日憲兵又同橫在床上吳采蓮略有接洽，他們交頭接耳一陣，正在這當口張達人破門而入。看見這副情形，心裏痛得裂開來，他連話都講不出來，週身索索的抖。

翠珍見達人來了，心中一寬，一些也不悲傷，臉上看不出一絲愁容，這是她故意裝出來的，無非安慰達人，她一陣苦笑道：

「達人，你來得正好，我正希望你來，如果我們早走一步，也許這最後一面也看不見了。這次我是被吳采蓮買黨的漢奸陷害的，把我騙來，以遂她的賣國求榮，不要廉恥的心願，我看她將來有好結果就是。我走後你不必傷心，也許沒有生還，你更不必難過。我們爲國家爲民族求生存，因而犧牲了性命的同志，不知多多少少，我死得非常光榮……」

日憲兵認爲張達人有抗日嫌疑，正要上前將他拘捕，翠珍急死了，叫達人快快溜走：

「達人，達人，你快走，我的事與你不相干，你跑來幹嗎？」

「我爲什麼要走，你的性命不保；我活着有何意思，不走，挺吃官司，死也死在一起。」張達人居然挺胸而出，見了日憲兵絲毫不怕，抱定宗旨一齊到憲兵隊去。要槍斃

一齊槍斃。

翠珍跳脚道：『我要你走，爲何不走？走！走！』

『不走偏不走，我陪你吃官司。』

日憲兵把達人拖到另一房間，盤問他與翠珍什麼關係，要這麼吃硬。達人道：

『她是我女人，我女人被你們捉去，我命也沒有了！』

『你是她丈夫格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你就是叫黃光華嗎？』

『不，我叫張達人。』

『滾你媽的蛋格，她的丈夫叫黃光華，你叫張達人，滾出去！』日憲兵對準他下肚腿一脚，請他吃了一記東洋火腿。

張達人面如土色，吃了生活還不走，不屈服，他要求一齊捉去，坐吃官司。要死二人死在一起。

日憲兵驅逐他不走，一齊把他帶了去，照樣銬上手鐐，咬着牙齒對達人恐嚇道：

『你這賤東西格，讓你吃吃苦頭，關你起來，今天割一隻耳朵，明天割一個鼻子，後天挖一隻眼睛，讓你一眼格一眼格死。』

『不怕！』達人對他也咬咬牙齒，兇得勢。

『不怕，便用瘋狗一口一口咬死你鹽三格！』日憲兵又用刺刀用力在達人大腿上插

了一刀，達人才痛得殺豬叫起來。於是翠珍在前，達人在後，被押着下樓。這時翠珍對達人一邊走一邊抱怨道：

『何苦，何苦，我叫你走不走，你走了也可在外替我走走脚路，設法營救，現在二個人一齊關進，死路一條，我是有死無生，你何苦牽涉進去，你還有老娘，還有結髮夫妻，達人，不知你作何打算？』

『心愛的人被捉了去，我生着有何意義，不如一齊死！』

『這是癡情，現在不需要了！』

這一批人白三樓下來到南京飯店大門，馬路上已是擠滿了看熱鬧的人，都說捉重慶份子，翠珍無意間看見剛才釘梢的那五個人也在一起，同日憲兵交頭接耳的接洽，大概是問要不要叫車子，日憲兵不需要車子，於是押了二人徒步在馬路上走着。

翠珍一邊走一邊交代達人一番話，叫他到了裏面審問時候，千萬不要說是夫妻，只說兄妹，一口咬定兄妹，要鎮靜。他們問起我從前的丈夫，你推託不知道，據我推測這次事情吃重在我一人身上，你根本無關，裏面也沒有你名字，所以日憲兵不要你，想不到你偏要進來，他們不得不帶了你走的。

達人泰然道：『我不怕，一個人只死一回，不死第二回，我們在裏面彼此都可照顧，只是你拖了身體，千萬不要憂慮，否則要損害胎兒的。』

『顧不來這些了。』

『你身體要保重，我們應該要自尋快樂！』達人走到河南路時候忽然引吭大唱其

歌，憲兵上前「臘」的一記耳光刮上去：

『你嘩啖嘩啖啦格！』

遠人吃了一記耳光，把歌聲壓低下來，翠珍叫他不要唱了，犯不着吃眼前苦，遠人偏不屈服，說道：

『媽的，爲什麼不唱，死也死快了，不作樂作樂。』

『你是不會死的，你還有你的前程。』

『這話你要說，我會不死，你也不死。』

『我是坐死的，因爲我的丈夫日本軍部裏有名字，他是重慶特派工作幹部，日軍久要捉他。』

『你的丈夫與你不相干。』

『什麼不相干，否則何必把我捉來？』翠珍憤慨道：『我要是死也害在漢奸手裏，中國若是亡國也亡在漢奸手裏，這是我們委員長說的。』

二人邊走邊談，因爲聲音很低，日憲兵倒不予注意。既而到了憲兵隊，也不審問，便將二人分別扣押起來。身邊所有以及褲帶全部抄光。翠珍到得裏面，地下是水門汀，既無床，也沒有被，三面是厚牆，一面是鐵柵，臭氣沖天，同時裏面關進的女性嫌疑犯有二三十人，她們進來已經許多日子，始終不審問，每天吃飯糲一個，暗無天日，日本兵不時進來亂打，平日烏雀無聲，不許講話，一有聲音就打，沖自來水，把鐵柵開進來，對了她們身上肚上亂踢，罵她們中國女狗，中國女癩三，又做手勢，意思一個個快拖出

去殺頭，「一刀」一個，問你們還愛國不愛國，把這一批女犯人，嚇得面無人色，翠珍絲毫不嚇，泰然自若，那日本兵見她有幾分姿色，存心調笑，翠珍破口就罵，日本兵一時惱羞成怒，就給她肚皮上胎兒部份一脚，翠珍立刻倒在地上昏了過去，幸好犯人把她扶到一邊躺在地上，待她醒來，知道肚裏這孩子性命不會保全了！將要一死二個，禁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

三

第二天的一個晚上，張翠珍同張達人被提出來，押上囚車，一直解到北四川路新亞飯店後邊，日本憲兵總司令部，重把他們二人押進監牢，張達人另外一間，不與張翠珍一起，於是他們才知道昨天被押的是憲兵分隊，今天才是總部，情形却跟昨天完全不同，張翠珍被押的一間裏面已有四五十人，全部是男子，沒有一個女性，其中有英國人，美國人，日本人，俄羅斯人，中國人。服裝有穿短打的，有穿西裝的，有穿飛機裝的，各式各樣全備，他們見張翠珍進來，因為一個年輕女性，都很驚異，紛紛偷着問她是不是重慶份子，張翠珍知道被捉到這裏來的十份之九是抗日份子，可說都是同志，所以也不否認，只點點頭，表示默認。其中一個中國人穿飛機裝的青年輕輕問她：

『怎麼會出毛病的？請問小姐尊姓？』

『鄙姓張，我是昨天被捕，押在分隊裏，今天解來的。』張翠珍說着，聲音却壓得特別低，他們談話當然特別留神，不時留意外邊守監的憲兵，一看不在又交頭接耳談

着，張翠珍才知道這青年姓樓，名叫景山，他在日本空軍中充當中國間諜，被他們誘破被捕的，押進這裏已有一個多月；只審問一次，他也抱着來到這裏是必死的，所以倒也處之泰然。張翠珍便也將自己工作經過大略說了一說，此次出毛病是被漢奸密告，目標是要捉她丈夫黃光華，因為無從逮捕才把她捕來。在南京飯店被捕。樓景山問她：

『審問你預備怎樣打算？』

『當然沒有口供。』

『同志，真是一個同志。』

『我們都受過訓練的，吃過多少苦頭，我們的生命早已付與國家，犧牲了條把性命用不到放在心上。我丈夫所在地點決不會供出的。』張翠珍很慷慨的說來，她反問他：

『那末，樓同志你呢？』

『當然跟你一樣，沒有口供。』

張翠珍立刻現着苦笑，握緊他的手掌：『親愛的樓同志，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見面，不過我們雖然抱的必死之心，也許不會死，那末將來一旦出獄，應該痛痛快快的歡敘一番。』

『那是當然了，無異重做一代人，到那時中國也許已經勝利了。』

張翠珍在獄中遇見這位樓同志，精神上為之一振，昨日的痛苦全忘了，也不覺寂寞了，只是真不方便的，這五十多名犯人中只有她一個是女性，到了晚上怎麼安頓呢？不覺悽惶起來。她又想起張達人來，為什麼他不關在一起，不知現在情形怎麼樣了？爲了

此輩她又問樓景山，將她與張達人同居經過仔仔細細說了，樓景山道：

『此人決不會有危險，你放心。憲兵隊逮捕工作同志，事前都有線索，都有賣黨的漢奸參與，決不會胡亂瞎捉，預先調查得明明白白，他的性命我可以担保。』

『爲什麼不押在一起？』

『也許是嫌疑犯，黑單上就沒有他名字，有這分別，所以不押一起，關在另外看守所。』

『本來他不需要來的，爲了保護我，甘願陪我坐牢。當初憲兵逮捕時候，本不要帶他來的。』

『此人太愚了。』

『當時我叫他走，他偏不肯走，他說：你的命沒有了，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，要吃官司一起吃，要死一起死。』

『這是他太愛你，不過愛要看幾等幾樣的愛，譬如說：他當時不跌進，在外邊設法營救，這才是真愛，現在就談不到真愛。假定說：你判決死刑，他也判決死刑，同時犧牲了二人。那末你死得有價值，有意義，足以留芳千古，他呢，是爲了一個癡情而死。我們退一步說：你死，他不死，還可以出來秉承你的意志去繼續努力，繼續幹工作，負起你的使命，這多麼偉大？』

張翠珍聽了樓景山這番話，知道他思想比她更透澈，一個愛國份子，極應該有這一種頭腦的。

二人談談講講，十分投機。正在這當口老遠「亮亮」的一陣皮鞋聲過來，他們知道又有萊蕪頭來了（指日本憲兵）連忙不做聲，伏在地上假裝睡着。

那皮鞋聲到獄前突然停止，指手劃腳對鐵柵內吼道：

『張翠珍有沒有格，出來。』

『有有。』

那憲兵又吩咐看守的兵將鐵門打開，將張翠珍一名提出來。時間已經是晚上九點鐘。

張翠珍被提出，知道審問她了，她準備吃苦，上刑，一心抱定這主張，倒也處之泰然。那憲兵把他帶到二樓，七轉八彎的到了一間，一看張達人早已在這裏了，也不知審過沒有，只見他面如死灰，精神萎靡，全無人形，他們二人起先站在一起，接上憲兵又把他拖到一邊去，站立着。

張翠珍見那上首案上坐了二個日本長官，旁邊一個中國翻譯，四邊站的四五個憲兵，腰間佩有刺刀，手槍，森嚴得可怕。

那審問的長官，從階級上看出是位上尉，旁邊陪審的一位是中尉，那上尉對張翠珍發問，一口話講得比中國人還響亮。

『你叫章麗英嗎？後來化名又叫董文英嗎？』

『不，我叫張翠珍。』

『章麗英同董文英都不是你嗎？說話要老實！』

「不是我，這章麗英同董文英我根本不認識。」張翠珍心裏很奇怪，他們竟調查得這末明白，現在唯有一口否認。

「你講話要老實，我們捉你這個人已經許多日子，你很調皮，一歇一歇換名改姓，現在你是不是又改張翠珍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始終叫張翠珍，沒有改過名字，你可以看市民證。」張翠珍說着取出市民證呈驗。那中國翻譯接上手看看又轉交日本人驗看。隨即放下。

「市民證不必看，你現在是不是不肯吐露？」日本人有些生氣樣子，又指指張達人道：

「他是你什麼人？」

「弟兄。」

「弟兄同居一起？」

「是的，上海找屋困難，沒有辦法，暫時居一起，他姓張我也姓張。」

張達人這時旁邊插言道：「實在是兄妹，我們……」他一句話還沒有講完，立被憲兵上來「臘」一聲刮了一記耳光，咕嚕道：「不可以，不許開口！」

張翠珍見達人吃了一記耳光，對他愁眉道：「你不懂規矩，他們沒有問你話，多開口什麼？這是多吃的苦。」

張達人嚇得週身索索發抖，嘴唇皮發黑。

那日本上尉又冷笑道：「是不是你不肯說老實話，我不給你客氣了。老實告訴你，

你在上海何年何月到，從重慶派到上海一共有多少黨員，在上海幹的什麼案子，統統調查明白，你還否認，還抵賴，不給客氣，你說不說？」

「你說的也許指的別人，我完全莫明其妙，叫我說些什麼呢？」張翠珍假裝哭了起來。

審問的上尉大爲震怒，立刻吩咐拖出去鞭打。

張翠珍便給一個憲兵一把頭髮抓住，猛力一拉，跌跌撞撞被拉到隔壁一間，打小門裏拖進去，把她往裏一推，關上小門，張翠珍咬緊牙根，決不討饒，決不屈服，準備上刑，她見這裏四壁安排的盡是刑具，皮鞭，藤條，鉛絲編的鞭，木棍，老虎凳，灌水的長凳，手銬，腳鐐，鐵練，應有盡有。她一些不怕，那憲兵先給她「劈劈拍拍」幾記耳光一打，立刻將她旗袍大衣狼巴巴的剝下。張翠珍讓他剝，旗袍剝下，又剝貼肉的内衣，立刻剝成一個裸體，下身只一條絕薄的短褲，憲兵先用藤條夾頭夾腦一陣揪打，復用鉛絲鞭再打，張翠珍受不了痛苦，跌倒地上打滾，「哦！哦！哦！哦！」一陣一陣慘絕人寰的亂嚷，這聲音傳到隔壁張達人的耳裏，真是痛激心肺，一個人爲之發狂。這樣足足打了十分鐘，翠珍雪白的肌肉上立刻皮破血流，沒有一塊好肉，憲兵歇了手，將鞭子懸好，對翠珍道：

『打了幾鞭，你嘩啦嘩啦，真是壞東西格，衣服穿起來。』

可是這時翠珍已被打得昏過去，倒在地上的眼睛閉住，呼吸急促，憲兵立刻用冷水把她一噴，復又醒轉，把她衣服穿上，重又拖出來審問：

『你應該說老實話了，這苦頭看你是受不了的，我勸你還是說罷。因為你們同黨捉來的已經很多，他們一問都承認，所以絲毫不吃苦頭，你真是一個上海人說的豬頭三，何苦？到這地方來逞狠，逞好漢，總是肉體上晦氣。』

審問的日本上尉，又像冷笑又像勸告的這樣開導翠珍一番，結果他很溫和的道：『你休息一歇吧，再細細的想想，給我一個答覆。』說着又對旁邊憲兵噤哩咕嚕一陣，暫時退庭。那憲兵立正一鞠躬，便到樓下去端來一盤點心，其中有牛奶，餅干，糖果，都是非常考究的，請張翠珍吃，說道：

『你肚子餓了，略表吃些點心，天氣一到晚上就冷，這牛奶很熱，吃了肚子也溫暖一些。』

張翠珍也不理睬他，板着一張臉，拒絕吃這斷命點心，忖道：『剛才給你打得這末厲害，身上沒有一塊好肉，血漬還黏住了內衣，此仇還沒有報，我還吃你點心，真是一個冷血動物。』

『吃罷，吃一些吧，到這裏還有什麼客氣。』中國翻譯對翠珍這樣說：『我的主張，吃管吃，供管供，日本人給你這點心吃，是對你特別優待，已是天大面子，你不吃，他們沒有面子，要發火，你不是樂得吃的麼？』

『不吃，不吃，死也不吃！』張翠珍把那牛奶一推，潑得一桌面都是。

『你這個人真倔強，我同你都是中國人，勸你的話是不會錯的，你爲什麼不聽？』
『你們這批漢奸，認你是中國人真丟臉！』

『到這地方你還罵人？』

『你既然是中國人，就應該有點愛國心，我吃這苦，你一些不動於衷，還叫我吃點心。嘿，換做你能夠下咽嗎？』

『你應該體諒我，來到這裏實在還是爲生活，真是很苦惱的，良心上何嘗不想替國家盡些責任……』

『那末今夜你釋放我出去。』

『這怎麼可以？』

『點心我不吃，甯可再受鞭打。』

『不會再打了，不過更進一層，你一定老口不招的話，要上老虎凳，鼻子灌水了。』

『嘿，鼻子灌水，任何刑罰做出來，都甯死不招。』

『何必呢……事情已經穿了，還賴些什麼。這裏案子統統調查明白，據說最大一個問題還是你從前的丈夫？』

『我沒有嫁過丈夫。』張翠珍一口抵賴。

『你沒有丈夫這是你片面之辭，我們不能聽你片面之辭，要根據證件調查來的，現在日本人都不在乎你本人，而是將你捉到，然後要你咬出丈夫的地方，假使他捉到，你就可釋放出去。』

張翠珍知道這中國翻譯相當壞，一此一此用軟功誘問的方式探聽實情，可是她更

壞，以爲他們的手腕太笨拙了，這如何肯隨隨便便說出。便推託得一乾二淨，完全不知，始終否認嫁過丈夫。

『張小姐，你一定不肯說，叫我也沒有辦法幫忙，假定說：你一一承認，日本人決不會爲難你們這一批重慶份子的，將來無非收買，派事你們幹，那時候你就可自由。』

『爲什麼我要被你們收買，爲什麼替日本人工作？』

『這是一個落場的話，他們收買，你儘可表面上算是被他們收買了，暗底不妨儘管你們自己工作，這一批人我們這裏很多，騎兩頭馬，雙方領經費，那裏會真心跟日本人做事。』

『這樣看來你倒是一個愛國份子？』

『縱不算愛國份子，但，我們中國人還是幫我們中國人的忙。像你張小姐年輕輕，人又生得漂亮，身體很嬌弱，如何吃得這刑罰，剛才鞭打還是用刑中最輕的一種，假使再不招供，馬上就用老虎凳，灌自來水，坐電，放惡狗，一樣一樣都要做到，那今夜……』

張翠珍挺挺胸膛道：『我死都不怕，還怕灌自來水坐老虎凳放惡狗嗎？』

正在這當口，剛才那審問的長官又來審問了：

『怎麼樣？你細細想過沒有？還是照直說吧，現在已經下半夜一點鐘了。』

張翠珍答道：『我沒有幹過工作，也非重慶份子，叫我供些什麼呢。』

『你還抵賴？』

「我是一個安份守己的老百姓，事情實是冤枉的，請你們調查調查明白，別一味逼我口供。我週身已抽打得糜爛，沒有一塊好肉，要是口供老早講了。」張翠珍裝得眼淚汪汪的，無限悽慘。

那長官又跟旁邊陪審的用日本話商量一陣，看他用意，表示這女的實在刁壞，竟然不肯吐露，是個老口；於是又同翻譯商量，翻譯低低道：

「事情也許冤枉，我盤問她好久，她根本沒有嫁過丈夫。恐怕捉錯一個人？」

「審問的又問張翠珍：『黃光華此人你認識嗎？』」

張翠珍連連搖頭：『不認識。』

「怎麼不認識，黃光華明明是你的丈夫？」

「我沒有嫁過丈夫。」

「那末他是你的朋友？」

「朋友中也沒有黃光華其人。」

「媽特皮，你賴得一乾二淨！」審問的把桌子一拍，吩咐憲兵拖出去灌水。於是張翠珍再度被憲兵抓到隔壁一間去用刑；張翠珍一些不怕，從容跟了他走，一邊嚷着：

「我跟你走，抓住幹嗎？」

那憲兵立將她亂打亂踢，一拳被打倒地上，又一腳將她踢進那扇小門，張翠珍簡直豬狗都不如的就地滾進去。這時另外一個憲兵進來當助手，將她擡在那長凳上，一個人顛倒懸空，頭下面腳上，用自來水灌進她鼻子，不料灌不上幾分鐘張翠珍早已氣絕了。

那憲兵停止用刑，將她放倒地上，用冷水噴在臉上，噴了一陣，見她有些動，隔了一會才清醒過來，復將她拖到隔壁來審問：

這時張翠珍早已沒有人形，頭髮散亂了，頭上身上全是水，她已經不能站立，躺在案前地下，一聲聲慘號着。

「你還不直說嗎？黃光華究竟是不是你丈夫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張翠珍眼睛儘向上望，她不能開口了。

這時這個承審的日本上尉，簡直沒有辦法要她吐出口供，一時很感焦慮的，復把張達人帶來問：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張達人。」

「你跟張翠珍什麼關係？」

「她是我妹妹，我是她哥哥。」

「你說的話實在的嗎？」

「實在的。」

「你妹妹嫁過丈夫叫黃光華，有其事嗎？」

「沒有這件事。」

「平日她每天到大世界文明戲場開會你知道嗎？」

「根本沒有這一回事，我妹妹每天在家不出大門口。」

「你做什麼生意的。」

「西藥行。」

「現在這案件與你雖不相干，不過你不能出去，押在這裏，明天派人到你家中搜查，如果搜出證據，與重慶有關係的證據，無論信札，密件，立刻將你槍斃，將你妹妹槍斃，聽見沒有？」

「是。」張達人面孔立刻轉色。

「你住在什麼地方？」承審又吩咐旁邊翻譯將他地址抄下，張達人一邊講，那翻譯一邊抄，抄畢又問他：「這地址錯沒有錯？」張達人接上手過了過目，點點頭表示不錯。那翻譯又對張達人道：

「你們的事是調查得明明白白的，你妹妹非常老口，一些也不吐露，現在要到你家裏搜查，假使查出證據，事就麻煩，到那時候誰也不能幫忙，只有將你們槍斃，所以在還來得及，你們趕快老直說，究竟幹過工作沒有？這是最後一個機會，放棄了便沒有了。」

張達人道：「我實在是個商人，你可以調查。」

「我知道你是商人，商人幹工作的很多，他把商人為掩護，暗底却幹着，這裏最近捉到的，他們表面上都是商人呀。」

「我實在沒有做過工作。」

「你妹妹呢？」

「她也沒有做過工作，跟我住一起好久了。」

翻譯又同承審的商量一陣，決定明天調查了再說，因為張達人黑單上無此人，所以一些苦頭不給他吃，只不過一個嫌疑犯而已，所以當下退庭，明天再審，把張達人與張翠珍分別還押。

可是張翠珍週身受傷，已經不能行走，由二個憲兵把她帶抬帶拖的弄到樓下，還是關進今天進來的那個監獄。

這時候已經下半夜五點鐘了，天也快亮了。

張翠珍回進牢監，一個人完全變態了，她躺在地上始終沒有開過口，飛機師樓景山知道她審畢進來，連忙來安慰她：

「張小姐，你受了傷吧？」

「是的，週身皮破血流，灌過一次水。」張翠珍的聲音低得像蚊子叫。

「我們是為國家而犧牲，還望你忍耐。審問結果情形怎麼樣？」

「沒有口供。」

「同志，敬佩之至。那翻譯幫過你忙嗎？」

「略表，不怎麼幫忙，他是中國人。」

「是的，他名字叫莊方術，福建人，我進來時他幫過我不少忙，沒有吃什麼苦，此人將來可以跟他聯絡。」

「今夜審的結果是到我家裏去搜查，假使搜到證據是槍斃無疑，今夜承審的日本人

一再這樣說。」

「你家中證據有沒有遺留。」

「不過有一封信，這封信是我丈夫由海門寄來的，其他證據統在事前燒毀。這封信上叫我趕速離開上海，到海門去住。」

你爲什麼不滅跡，萬一抄到就根據這封信查究，那你不完了！」

「聽天由命，我今天已半條命沒有了，橫豎還有半條命索性也送了吧。」

樓景山考慮了一陣說道：「事情也許有救，因爲憲兵隊目標在你丈夫黃光華，黃知風聲也許已經溜走，此刻不在海門，你未必一定死。」

張翠珍哭道：「我甯可死，死了他們也沒有辦法來查究我了，樓同志，你看我週身……」她打算將衣解開。守監的憲兵來了，他們立刻雀鳥無聲。

四

第二天晚上九點鐘張翠珍又被提出來審問了。

那承審的仍是上夜那個日本憲兵隊上尉，他非常生氣，張翠珍知道今夜的再度審問，性命是一定沒有了。

「媽特皮，你這個女人看年紀很輕，實在是個老口，昨夜的苦頭也許吃得不够，今夜你如果再不老實招供，給你上電椅，再不招關你進惡狗陣，給狗咬死！」

旁邊中國翻譯道：「張翠珍，我們的隊長對你印象壞極了，他說你是老口，老幹地

下工作的，因為今天派兵到你家搜查，已查獲證據多件，這是鐵般事實，你還抵賴，這變得太不知趣了，老實說我要幫你忙也無從幫起，你自己太不幫我們忙了……」

『請問查到什麼證據？』張翠珍心知不妙，可是他早已有備，所以很鎮靜。

『什麼證據，黃光華究竟是不是你丈夫？』承審的把桌一拍，十分震怒。

張翠珍道：『我根本沒有嫁過人，那裏來的丈夫？』

『在你家裏查到黃光華的信札，你還賴？』

張翠珍故意裝着考慮，說道：『黃光華信札上他沒有稱呼我是他妻子，請將原信看清楚呀。』

『昨夜我問你黃光華相識嗎？你推託得一乾二淨，何以不認識他會寫信給你，媽特皮，你還口老！』

『是的，因為我已經身體受傷，神經錯亂，記性全無，再也想不出黃光華其人，不過我可以告訴你，此人並非我丈夫……』

『還說不是丈夫！打！』說着吩咐打。

旁邊憲兵上前立將張翠珍耳光「劈劈拍拍」亂打。鼻血直流。

『打！好，你打死我也沒有口供，你打！你打！』張翠珍咬緊牙齒強到底。

翻譯吩咐止打，溫和的盤問：

『你爲什麼還不直說呢，昨夜問你因爲沒有證據，你一口否認，今天搜到證據了，你可以不必圖賴了，爲何還不說，這苦是多吃的。我希望你還是說吧。』

『是的，我正要說，他把我來打，神經又錯亂了。我記起來黃光華是我從前的客人……』

『從前的客人格？』

『是的，因為我從前做過舞女，黃光華來跟我跳舞，他是我一個舞客，你想：做舞女對舞客是不經心的把他記在腦裏的，一時叫我如何記起。』張翠珍腦筋動得快，推託她舞客，但，她曾經爲了刺探軍情起見，的確做過短時期舞女。

『你做過舞女，在那一家舞廳？』

『好像是揚子飯店的舞廳，別家也做過的。』

『舞客怎麼會寫信給你？』

『此人動我腦筋，要我嫁他，可是我不願，後來他離開上海，我也不知道，一天突然寄來一封信，叫我到海門去，我跟他絲毫無關係，爲什麼要去，所以連回信也沒有覆他。』

『他信上很關切你，你們一定有特別聯絡？』

『此人本來是十三點，我當他豬頭三的。』

『那末他是重慶份子，你總知道的？』

『絕對不知道。』

『他的信是海門寄來，我們要帶你到海門去捉他，你知道他海門詳細地址嗎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』

『怎麼不知道，不興，媽特皮！』承審的又大發脾氣。

正在這當口，恰巧外邊來了一個中國憲佐，此人姓徐，名伯羽，年紀很輕，人極漂亮，他擔任捕捉地下工作同志，完全採取釋放主義，他是一個與重慶方面有聯絡的愛國份子。可是他與張翠珍有一段小小的因緣，當她做舞女的時候，徐伯羽曾經跟她跳過舞，吃過一頓夜飯，後來他們二人就沒有見過，徐伯羽第二次再去找她跳舞，她已經不做舞女了，今夜徐伯羽從外邊回來，見正在審問着她，可是人已打得不成模樣，仔細一看此女人面貌很熟，再仔細一想，記得跟她跳過舞，吃過夜飯。這時張翠珍也看見他了，知道他叫徐伯羽先生，可是未便直接招呼他，只垂着一個頭，萬分愧疚的怕見他的面。

徐伯羽却連忙趕到承審的日本人案前查問什麼案子：

『慢，此女人是舞女，我相識，她犯的什麼案件？』

『重慶份子黃光華是她的丈夫。』

『不致於。讓我來查問她。』徐伯羽忙回過頭問張翠珍：『你認識我嗎？』

『徐先生，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了。』張翠珍不由掛下淚水來。

『你不是做舞女的嗎？』

『是的，他們把我捉來，硬咬黃光華是我丈夫，我已被捕四天，週身打得皮破血流，還灌過自來水，現在內裏受傷，人恐怕是沒有希望了！』

『你爲什麼不找我？』

『你沒有告訴我在这裏工作。』

『我不是留過卡片給你？』

『卡片不見了。徐先生，你能不能證明我確是舞女？』

『可以。』徐伯羽於是對承審的一商量，證明她確是舞女，似與黃光華無關，既然在她家裏抄到黃光華的信札，也許是一件普通的通信，我們不妨根據這封信去逮捕，則與張翠珍本人無關，事情我可以擔保張翠珍完全冤枉，應該停止羈押，重新調查。

承審道：『你怎麼知道她舞女？』

『她是揚子舞廳一個紅舞女，我同她跳過多次，並且同桌吃過飯。』

『後來爲什麼不做舞女？』

徐伯羽又回過頭來問張翠珍：『後來爲什麼不做舞女？』

『因爲身體不好，常常犯頭痛毛病，所以歇在家裏。』

『張達人是你什麼人？』

『哥哥。』

『好吧，你放心，以後決不會跟你爲難。』徐伯羽當場擔保張翠珍無罪，惟嫌疑很重，暫時還押起來，一定捉到黃光華方始可以恢復自由。

『徐先生，那末我押起來，我哥哥可以釋放他回去了。』

徐伯羽又同承審的一商量，認爲不可以。

『我哥哥爲什麼不釋放，真不通，作算我嫌疑，他也嫌疑嗎？』

『日本人不答應，我沒有辦法。現在我保全你的安全，其他的我不與問，你哥哥就押幾天沒有關係，生命絕對不生問題的。』徐伯羽說着，當場就同承審的一接洽，馬上退庭了。

這一夜張翠珍遭逢了絕大的不幸，原來她身體受了重傷，損及胎氣，當夜三點鐘時候突然血崩而在獄中小產了。

張翠珍苦得連一張草紙都沒有，却把坑廁上染滿了血漬，一場糊塗，她哭得喚着：『阿有先生做做好事，給我幾張草紙吧，拭去下身的血，手上的血，廁上的血呀！』可是呼喚了半天，一個人也沒有來理睬她，牢裏全是男子，連那位樓景山飛機師也睡着了，張翠珍含着一泡淚水，看着掉落下來的嬰兒，又是血肉模糊，也看不清楚是男是女，只是像皮球樣的一團肉，她想起曾經做了許多小孩衣服，全是無用了，她披頭散髮躺在地上呻吟着，一直到天亮。

樓景山清醒過來見張翠珍面前地上全是血，手指上也是血，還以為她自殺，大吃一驚：

『你……你自殺！』

『不。』她閉起雙目，掛下兩行熱淚，微微搖搖頭。

『血那裏來的？這麼多？手上，身上，腳上，地上都是。』

『昨夜三點鐘小產，小因掉下來了呀……』張翠珍嗚咽哭起來。

『這件事要報告憲兵，小產有關生命出入的，趕快報告！』樓景山一嚷，同監五十

多人都注意這件事。圍來看熱鬧。不一會徐伯羽得知這報告，立即趕下樓來，特為到獄中慰問：

「昨夜什麼時候小產的？」

「我沒有鐘，大致三點左右，我在小產之後，就聽見江海關人鐘敲的聲音，那時候我有些迷糊了。」

「怎麼會小產的？」

「二天來被萊腹頭拳打腳踢，下刑，灌水，是損害了胎氣，徐先生，我是一切完結了，當血崩時候，人昏過去知覺全失了，醒轉只聞血腥氣沖人，我知道小肉掉下來了，苦的當時弄不到一張草紙，你看這……這全是血，變做一個血人，你想：這末一個劫難，誰又想到？」

「我吩咐人來替您收拾。」徐伯羽說着立刻走了。不一會來了一個江北老媽子，帶來衣褲，草紙，毛巾，肥皂，另外還有個憲兵開啓鐵門，釋放張翠珍出來，據那憲兵說是接到上司命令，停止羈押，予以特別優待，並帶她到樓上去休養，另外安排一間睡房，原來這裏就是徐伯羽的臥室，壁上懸着他本人肖像，裏面陳設簡單中極其清潔，床上被褥都是全新的，張翠珍洗滌之後，換過衣衫，安逸的躺在被裏，神志一會模糊一會清醒，那床前的小桌子上由憲兵送來牛奶，吐司，雞蛋，叫她吃，張翠珍問他：

「誰叫你送來的？」

「徐憲佐。」

『你替我謝謝他。』
隔不了一會這憲兵又送來牛奶，火腿蛋，咖啡，糖果，日本赤豆糕，裝滿了一果盤，叫她吃。

『東西太多了，我吃不完這末多，你替我告訴徐憲佐，不要再送來了。』

『不，這不是徐憲佐送來的。』

『誰送的？』張翠珍很奇怪。

『戒鄧田中尉。就是承審你案子的。』

『他怎麼好送東西我吃，不敢當，你千定替我送還他。』

『你不吃，不興，他要囉囉囉。』

『好吧，你替我謝謝他。』

『戒鄧田中尉等一會兒要來看你。』

『請他來好了。』

憲兵走了，張翠珍心裏很詫異，這中尉也送東西來，是什麼意思，莫非我同徐憲佐相識關係，愛屋及烏，表示好感，也許用一種手腕，要我吐露黃光華確實地址，亦未可知，日本人的心裏十分變幻莫測的，一好就好，一壞就壞，萬一要問到我這件事，當然我始終咬定不吐露。

正在思想時候，徐伯羽突然推門進來，他滿臉堆着笑容，走到張翠珍床前慰問道：

「這裏舒服嗎？」

「徐先生，你太待我好了，這裏是你的臥室，怎麼讓我睡呢？」

「沒有關係，你儘管在這裏休養幾天。關於這件案子，你要明白我是十二萬分幫你的忙；我們總還是中國人，總還有一點良心，總還有一點愛國思想，所以盡我的力，極願意扶助一批重慶份子，給他們種種便利，可是我吃了憲兵隊裏的飯，雖然站的立場跟你們不同；但，實際上我是暗中幫助你們的……」徐伯羽說到這裏把門反上了鎖：「現在你的案子我已經跟戒鄧田商量妥當，歸我接手辦理，全部案卷已移交過來，並且我出力擔保你決非重慶份子，他責問我何以見得。我說你是一個紅舞星，平日交際場中也是一朵名花，養尊處優慣了的，決吃不住地下工作的苦，因為當地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入黨須經過訓練，這訓練的苦頭慘絕，他們黨裏設下日本式特別法庭，偽裝日本憲兵，出你不意時把你逮捕，自稱是日本憲兵隊特高課，或稱司法課，將你用刑，試你會不會吐出口供，這用刑一如日本憲兵隊之嚴厲，昏過去，死過去而仍不吐露的，方才及格；而後告訴你是偽裝的，有的這時候吃不住苦，吐露了實情，便立刻開除黨籍，你根本沒有資格做地下工作，所以做地下工作的不是一件隨隨便便的事，試問張翠珍這樣一個嬌弱的女子，如何受得下這苦，當然不是重慶份子，說她嫌疑則可以，致於黃光華依我目光看來，一定是舞客，她本來是一個舞女，那末舞客一定很多的，這裏面當然良莠不齊，各色人等都有，難免有重慶份子混入，難免利用舞女作間諜，所以我辦理案子的經驗，斷定張翠珍決定無罪，戒鄧給我這樣一說，居然深信，佩服我極有目

光，後來我就擔保你出獄，說你不但不能再羈押，而且此人性命極其危險，他聽了吃一驚，問什麼危險，我說因受刑時傷及胎氣，昨夜三點鐘在獄中小產，血流不止，非立刻打針妥爲保養不可，於是他立刻下令，停止羈押，這是我保你出來經過，張小姐，我總算幫你忙了，手續做得多麼快……」

『徐先生，我將不知怎麼感激你，我死也眼閉了。』

『還有一點東洋人駁我：張翠珍既然沒有嫁丈夫，肚裏孩子何處來的？我回答他一個舞女的生活當然浪漫，同客人恩愛，生個把私囡不足爲奇的。這東洋人不覺哈哈大笑起來。』

『徐先生，你的口才太好了，我祝願你將來成個最有希望的政治家，爲我們中國努力。』

『談不到，我身任僞職，很慚愧，不過我的良心未滅，還是向着重慶，希望早日他們過來，一有機會我預備立刻反正的。』

『那末我的案子看來不會追究了？』

『不，追究還是要追究，可是在於我是不是追究罷了，也許上邊逼得緊，我不得不又假意敷衍，但我有絕對把握保住你的生命安全，現在你在我這裏休養，你當作這裏是醫院，旅館，一切恐怖念頭都不要去想它，一心靜養吧。』

『那末什麼日子可以出去呢？我真焦急死了！』

『這不是焦急的事，因爲你這個人責任在我一身呢，現在案子沒有結束前，你還得

留在我這裏，你當我兄妹看待好了，在這裏吃官司真可說天堂了。」

徐伯羽看見桌上這許多食物，心裏有些納罕，他只吩咐憲兵送來牛奶，土司，雞蛋，爲什麼送這末多，他問張翠珍是不是一個人送來的，張翠珍道：

「還有一部份是承審的什麼叫戒鄧田送來的，太多了，我吃不完這許多。」

「怎麼他也送來，哈哈。」

「我也不明白，我還以爲你叫他送來的。」

「這個日本人良心還不錯，審你時候當然公事公辦，現在經我一解釋，他很後悔，自認處理案子不易，此人在中國多年，一口中國話聽不出他是日本人，現在送來這許多食物，不必客氣，你照單收下就是了，以後再有送來，你統統收下，不要退還。」

「這是靠你的福，據那憲兵說戒中尉等一會兒要到這裏來看我呢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他這樣說。」

「他來假定問你話，你照我說的對他說，假意同他親熱一些，你一百個說日本好，中國不好的敷衍他是了。」

徐伯羽說到這裏匆匆忙忙走了。

下午戒鄧田中尉來探望張翠珍了，事先有一憲兵來通報，這憲兵就是那天晚上打她，踢她，用刑時灌她水的，此人兇得可怕，一臉橫肉，一望而知是個殺胚，可是他今對張翠珍特別敬重，先在房門上手扣彈二下，張翠珍叫他進來，他不敢貿然踏進房來、

在門口「拍達」一聲行了一個軍禮，然後操着不純熟的中國話道：

「張姑娘格，亞們的隊長看你格。」

「你請他進來好了。」

這憲兵又「拍達」一聲行一個軍禮，向後轉而退。

張翠珍肚裏好笑。

一會一陣皮鞋腳聲，戒中尉來了，只見他後邊跟隨了二個衛兵，却止於門外。張翠珍連忙從被裏坐起，表示迎接。

「張姑娘，你身體舒服一點嗎，昨夜小產，我們十分抱歉，請原諒。」戒中尉講話時笑嘻嘻，不時搖着二根仁丹鬚。

「沒有關係，戒中尉，你太客氣了，送來這許多食物，真使我不安。」

「我們大日本國的风度，這一點上張姑娘可以看出來的，這就是公與私分別得清，假使這個人犯法，立將懲處或殺死，縱父親在政府裏做大官，也不能保釋，可是他的罪行是冤枉的或嫌疑的，立刻將他釋放，並且格外優待他，保護他，這就是我們憲兵隊的精神。」

「這是貴國的司法精神，辦得太好了。」

「中國就完結，一切腐敗，非待日本來整頓建設不可。」

「這句話講得真不錯，我們中國的官吏太貪污，只顧自己撈錢，政治上不上軌道，所幸貴國來幫同建設，我們的政治才漸漸納上正軌，我們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不希望貴國統

治中國的。』

這些話却把戒中尉喜得拉開嘴巴大笑。

『聽說張姑娘在上海是名交際花，舞藝非凡，隔一天請張姑娘伴我們跳舞，好不好？』

『好，一定奉陪。』

『說起你這案子沒有十二分關係，我已交代徐憲佐處理，大致不日就可釋放你出去。』

『感謝之至。』

『用不到感謝，本來我們二國是一家，以後都是朋友。』

『戒中尉，請問一件事，我的哥哥什麼時候可以釋放？』

『這……你最好同徐憲佐接洽。』

『我問過徐憲佐了，他說要得到你的命令？』

『我想問題是一定不會有的，遲早要釋放的。』

『他押在那一間裏呢？』

『很舒服，一些苦頭也不給他吃，大致過了這幾天與你一同釋放。』

『我可以跟他見面嗎？』

『可以，什麼時候見他，你告訴徐憲佐是了。』戒中尉見桌上許多食物沒有吃，問道：『這點心爲什麼不吃？』

『已經吃飽了，下次不要再送來，我心裏很過意不去。』

『日本點心不大愛吃是不是？』

『我最最愛吃就是貴國的茶點。』張翠珍接上一個黠笑。却把戒中尉高興得了不得，他說：

『你需要旁的什麼東西，只須說，我們這裏都有，派憲兵送上來。』最後他握握張翠珍的手，表示明天再見便走了。

晚飯時候憲兵又送來西菜一客，先是湯，麵包，魚，豬排，咖啡，水菓，張翠珍真想不到會有這樣優待，心裏說不出高興，老實不客氣一樣一樣吃到，他又問那送菜的憲兵，張達人有沒有這樣優待，那憲兵道：

『張姑娘是上司命令，特別優待，別人一概都沒有的。張達人每天吃一個冷飯糰。』

『他太苦了，我這裏太作樂，請你暗底代送他二樣吃吃，託託你。』

『不可以，上邊知道嘩啦嘩啦。』

『謝謝你，謝謝你。』

『不可以，不可以。』

張翠珍知道沒有辦法運動，也就算了。現在她一心跟張達人見一面，告訴他這個經過，叫他放心……

五

張翠珍因爲飲食很好，住又好，這樣一連休養了幾天，身體頓覺轉機，恢復了原來健美。這天她一定要跟張達人見一面，再三要求徐伯羽允許：

『徐先生，我多天沒有看見我哥哥，心中真覺難受，現在承你情，來到這裏給我種種優待，永遠不能忘記。可是我太舒服了，我哥哥太苦，並且他的身體比我更壞，也許病倒獄中，我一些沒有知道，可否懇求准許一見？』

『可以。你預備什麼時候見他？』

『我想現在。』

『好，我派一個憲兵陪你去。』

待張翠珍在另外一個監獄中見到張達人，張翠珍禁不住熱淚往下掛，原來達人已瘦得全無人形；身上也難得不成模樣，翠珍拭了一下淚，淒淒切切道：

『達人，你的苦是爲我吃的，我心中知道，不過目前可告慰你的，我們的案子沒有大問題，二人的生命是可保全，暫時受些磨難，都能忍受，大致不久我們就可以釋放，你心裏用不到憂慮，安定一些吧。』

張達人見翠珍哭，他也哭了：

『我在這裏很好，用不到牽記，你自己身體保重。』

『我在這裏承蒙徐憲佐幫忙，特別優待，已經停止羈押，可是案情在沒有明白之

前，一時還不能自由，你是嫌疑犯，裏邊沒有你的名字，我正設法營救你出去，看來你還是先釋放，我因為牽涉黃光華的關係，恐怕一時還不能自由，不過徐憲佐，同那天審問我那個中尉，都對我特別優待，我每天飲食很考究，跟他們吃的一樣，恐怕你很苦吧？」

「一天只吃一個飯糰，肚裏餓死了，實在不夠，不過我爲你在這裏受難，精神上還是愉快的。」

「你病了吧，怎麼瘦得這副樣子？」

「胃病又發了，晚上失眠，這裏空氣太壞，人太多，假使再不釋放，一定死在裏面了。」

「我正替你想辦法，要求飲食增加，前二天我把他們送來的牛奶，土司，麵包，牛肉，私下送你，可是憲兵阻擋不許，但，我每天的飲食都過剩呢。」

「我爲你吃苦，應該知道，你不能變心……」

「你爲什麼要說我這話？」

「憲兵隊裏沒有一個是好人，好人不到憲兵隊，你不要受到他們一些好處，跟他們聯絡，忘掉了自己使命，忘掉了我爲你受難，你要想一想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口供，黃光華我只承認是我一個舞客，我從前做舞女時候認識他的。」

「既然認得那末要你領捉了？」

『我有辦法應付。』

旁邊陪她來的憲兵催她快快回去，長官快要來巡邏了。張翠珍打算告訴他孩子已經小產，一想還是不說的好，免得增加他一層悲愴，也就黯然別了。張達人急急問她：

『那一天再來？』却被憲兵大罵，聲音立刻消滅了。

下一天徐伯羽來跟張翠珍商量，他坐在床沿上：

『張小姐，上可對你這件案子非常重視，所以很麻煩。』

『爲甚麼要重視？』

『因爲黃光華確是你丈夫，並不是舞客，南京方面密電到我們這裏，非逮捕他不可，並且接得眼線，黃光華逃避海門地方，正與你家中搜查到的信札吻合，一個舞客怎麼會寫信給你，怎麼會叫你到海門去，這些都是可疑的，你以爲錯不錯？』

張翠珍心裏一跳：『我到了這一個地步，還不老實說，良心上也對你徐先生不起，

黃光華實實在在是我舞客，不過當初他對我求過婚，我沒有答應他……』

『爲什麼不答應他？』

『因爲他是幹工作的，太危險，後來我給他纏得要命，才脫離舞女，外間沒有明瞭，以爲我是他女人，也許黃光華對朋友們宣傳，以爲有面子，亦未可知。』

『那末他爲什麼叫你到海門去？』

『這是他片面的話，我根本又沒有去。』

『他幹工作，你事前知道嗎？』

『略爲知道，可是他沒有對我講明，我也未便問他，後來突然溜走，上海不能登身，才知道他是一個重慶份子。』

徐伯羽歎了一口氣道：『重慶份子，我們站在立場上講，當然公事公辦，不能放縱，只是我也傾向重慶方面的，可能範圍內預先都給他們消息，都叫他們趕快溜走，可是你這件案子，我却苦思焦慮多天，正無法解決，上司壓得緊，我不得不辦，黃光華是一個主腦。南京謀刺汪精衛不遂，就是他主使，手下人一網打盡，咬出是他策動，老汪大爲震怒，非要逮捕他不可！』

『徐先生，我主張你一方面對上敷衍敷衍，對下不妨將消息洩漏，讓他溜走算了。』

『不行，我明天要帶你到海門去。』

『帶我到海門去？』張翠珍吃一驚。

『是的，同去的還有戒中尉，三石中少尉，憲兵，你我一共有六七人，所以事體很嚴重，是否能夠捉到，還是一個問題，不過我不希望捉到，但，這次海門則非去不可。』

『我用不到去。』

『你怎麼可以不去，黃光華的面貌只有你認得，由你領捉呀！』

張翠珍面孔立刻變色：『海門地方我沒有去過，人地生疏，黃光華地址不詳。』

『這都用不到你費心的，當地有憲兵隊領路，你只須到了那邊看他們捉到一個認一

個，不是的你說不是，立刻釋放，是，馬上帶走。」

「我跟他長遠不見，面孔有些模糊記不清了。」

「約略總還記得的？現在已經決定，明天帶了你走，假使捉到，就沒有你的事。立可將你釋放。你的哥哥同時也釋放。」

「捉不到呢？」

「捉不到事情就麻煩。我想來想去無法應付，上面羅服頭太重視這件案子，有使我無法幫忙，他們說你是黃光華的女人，口供從已經逮捕的你們自夥內人吐出的，所以要將黃光華歸案，一定先從你着手。」

「徐先生，你要明白，實則實，虛則虛，你是辦理這案子的主腦，怎麼可聽了一面之辭，他們幸而說黃光華是我丈夫，假使說南京的案子是我做的，那末一無證據，就把我殺頭了？」

「總而言之，我肚內明白，羅服頭不明白，明天動身勢在必行，現在你只好幫幫我的忙，到海門去溜一溜，捉到最好，捉不到我再替你設法保釋，看事行事吧。」

張翠珍在這個情形之下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跟了他們第二天晚上的輪船被帶走了。一路她仍很受到優待，不像一個犯罪的人，戒中尉跟她有說不出一種情感，見了面總是「張小姐，張小姐」笑嘻嘻的稱呼她，叫她不必擔憂，一切能幫忙，就是捉不到，也決不會跟你為難，這管管心。張翠珍趁此機會說了許多苦話，請他們照顧。

船輪到了海門，這一批人帶了翠珍就到當地憲兵隊，一度接洽之後，派了五名憲兵

按址前去，果然找到了黃光華信上開的地址，原來這是一個鄉下人家的茅屋，破敗不堪，張翠珍心裏撲撲的跳，暗暗禱告黃光華事前已經溜走，萬萬不能落網，當他們衝進去時候，把所有鄉下人全部包圍，一個一個叫翠珍認：

『你認仔細，心裏不要慌。』徐伯羽說。

『這幾個都不是的。』張翠珍說着加以補充道：『黃光華是個大塊頭，這裏都是瘦子。』

於是憲兵又四路搜查，在隔壁一家稻草堆裏捉來一個大塊頭，此人正是黃光華，張翠珍心裏急得連高都講不出來，抖着道：

『他不是。』

『你說大塊頭，這不是大塊頭嗎？』憲兵虎起臉駁她。

『樣子彷彿，但不是黃光華，他的塊頭比黃光華小，臉上有痣。此人沒有痣。』

『你認認清楚，此人非常可疑，面孔急得發紫，他爲什麼要發紫，並且他鑽在稻草裏拖出來的。』搜查的憲兵兇兇地說。

『面孔發紫，當然嚇昏了，無知的鄉人，他們不知什麼一回事，嚇得當然逃走，他決不是黃光華。』張翠珍一口咬定不是，不料却被那憲兵上來刮了他二記耳光，嘩嘩嘩啦道：

『爲什麼不是格？爲什麼不是格？』

這時戒中尉立刻喝止，並且對打耳光憲兵大爲震怒：吼着罵日本話，大意是指他不

能無禮，那憲兵立刻俯首認錯，特爲走到張翠珍面前賠不是，鞠一個躬，並且自己打自己二下耳光，以爲謝罪。徐伯羽盤問那大塊頭：

「你姓甚麼，叫甚麼？」

「我姓孫，叫阿五。」

「你做甚麼生意的？」

「推小車的。」

「爲甚麼他們大家不逃走，你鑽在稻草裏？」

「我常做日本兵來拉伕子。急得躲避。」

徐伯羽又問衆人：

「他不是叫孫阿五，推小車的？」

衆人齊聲答道：「是。」

原來黃光華由上海逃到海門之後，早就改姓換名，連當地的人都不知他真名叫黃光華，這真是天佑，張翠珍這時已是一身冷汗，手脚冰冷，千鈞一髮，危險極了。

當下便將大塊頭打二記耳光釋放。憲兵重事搜查，連樹裏，牛棚裏，豬欄裏，柴堆裏統統抄到，沒有第二個大塊頭，然後大家退出，回到憲兵隊休息。

這一天黃光華立刻遠走高飛了。

第二天在海門又調查了一整天，毫無眉目，只得原班人馬重回上海，輪船甲板上，張翠珍對徐伯羽道：

『徐先生，我料到人是早已得到消息預先溜走了，他們一定消息非常靈通的，你說全部落網，這是句靠不住的話，重慶派過來的人一批一批無其數，一批捉了一批又來了，永遠捉不完的了。』

徐伯羽微笑道：『你怎麼知道這詳細？』

『這已是公開的祕密了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』張翠珍報他一笑。

『人捉不到，你只得永遠押起來，待捉到再放你。』徐伯羽故意嚇嚇她。

『沒有關係，我的生死之權早操在你徐先生手裏，你不要我活，大不了就死。』

徐伯羽趁這時候甲板上的二個人，開始調情起來，他笑笑道：

『生死之權並非操在我手上，是船倉裏二個羅麻頭手上。』

『屁，還當我不知道，羅麻頭早把這案子移交你了。』

『對的，可是他們有權顧問，假使全權在我手，這次到海門他們何必要跟了一起？從這一點上就可看出。』

『我不相信。』張翠珍故意撒嬌的說。

『好吧，相信也罷，不相信也罷，我們丟開不談。剛才你說生死之權操在我手，那麼我預備要你死！』

『好啊，我就死，……』張翠珍攤攤手，給他一個白眼。

徐伯羽連忙拍拍她肩膀笑道：『不會的，我決不會要你死的，這樣一個絕色美人，死了怎不可惜，無論如何捨不得。』

「別開玩笑，什麼美人不美人，捨得不捨得，一個人到了這一個地步，但求速死，不想活了。上次的鞭打，灌水，刑罰我都受過了，身上的傷痕猶在，你徐先生處我地位作何感想？」

「當時我沒有知道，如果早一天得知，決不會把你審問，我當場把你保釋，所以事情不湊巧，如果說不湊巧，又還是湊巧的，不然你的刑罰還要苦，上老虎凳，關進惡狗陣，你的命早沒有了。現在難關已過，保險太平無事。」

「你不是說黃光華捉不到，永遠把我押起來嗎？」

「若照案情推論是這樣辦，不過我替你特別辦法。此事我已經跟你向戒中尉，三山中少尉，翻譯莊方衍都談過，我說你一定是冤枉，因你是一個舞女，決不會嫁一個有危險性的人物做妻子，同時我拍胸脯保證，假定是，我願連坐，好得他們都對你印象很好，尤其戒中尉，極其關懷，這也是你的人緣好，說句開玩笑的話，還是你太漂亮了，他們背後沒有一個不說你可愛，因此我胆子更大，決定保證你不是重慶份子。這次到了上海我積極想辦法，把你釋放，不過附帶有一個條件，趁現在沒有人在一起，不妨談談，你務必接受……」

張翠珍很高興，笑道：「二個甚麼條件？」

「我說了你要答應？」

「能夠做到一定答應。」

徐伯羽又貼近翠珍身邊：「第一個條件就是把你釋放的理由是要你暗中探刺黃光華

的消息，此人究竟藏在何處，因為不將你釋放，當然無從探刺，身體一有自由，到處可去，但，這是我的一種釋放你的計劃，報告到上司去的，實際就是把你放了，沒有你的事了，什麼刺探不刺探，這不過是一種掩飾，你儘可逍遙自在，以後你要常常到我們隊部裏來走動走動，表示我們是保持聯絡的。」

『這我當然接受。你如此幫我的忙，這點難道不接受嗎？』

『第二個條件……我有些不大好意思開口，嘻嘻嘻嘻。』徐伯羽一時掩住嘴吃吃的笑。

『說吧，徐先生，你待我這樣好，不要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決不會把難題目要我接受的。』

『真的？』徐伯羽握緊了張翠珍的手掌。

『當然真的。』她給他一個迷人的笑。

『這句話我早要說了，可是我未便開口，因為這案子究竟不知一個如何發展，沒有把握，經我幾天來各方面探詢的意見，都主張打從海門回來再作主張。現在海門回來了，人是沒有捉到，正因為沒有捉到，反而對你有利……』

『爲甚麼緣故？』

『我可以實行剛才對你說的那個計劃，假使捉到反而僵，恐怕他苦頭一吃，亂咬念三，說你是他妻子，勢必你要判罪。』

『丈夫做的事。妻子也有罪嗎？』

『因為你幾次審問的時候都推說不是妻子，也不是朋友，足見你說謊，逃避罪責，

如何不要判罪，槍斃是極可能的。」徐伯羽說到這裏，頓了頓：「現在這些難關都成過去，不必提起，因此我開口的機會是到了。……」

『徐先生你說。』

『不瞞你說，我這些年紀還不會結婚……請不要見笑，我老面皮說了。不結婚原因是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對象，女人要攀給我的很多很多，然而我個個都不中意。全斷了。自從舞場裏跟你相識之後，却給了我一個很深刻印象，第二次我找你伴舞，就看不見你這個人，他們說你不做了，那時候我的心彷彿掉了一般的空虛，想不到我們會在憲兵隊裏重見，這是天賜我們良緣……』

張翠珍早已摸到徐伯羽的心，開口無非求婚，果然不出所料。那末目前處在危難境地，假使不答應，事情一定會惡化，因為案子全權操在他手裏，爲了自身的安全，爲了達人的安全，有不得不同他虛與委蛇的苦處，不過正可利用這點，準備色相犧牲，幹救國工作的人對這一層都抱定忍痛的，黃光華已經原諒我跟達人，達人當然也應該原諒我跟徐伯羽。一待我們二人脫離了樊籠，立刻露出真面目，跟徐伯羽決裂，那時候我與達人的感情依然修復，一方面當然控告徐伯羽利用憲兵隊職權，強佔有夫之婦，請求庭上處以應得之罪，那時候報紙上一宣佈，豈不大快人心了。

這些縱橫錯雜的問題，早在張翠珍心裏通盤考慮過了，所以徐伯羽的要求，她一口答應，當時却故意兜了一個圈子：

『你的話沒有說，我已經知道，相見你對我一片苦衷，使我既感且愧，祇是我已經

跟人家有過關係了，我不是大小姐了。」

『我知道，那一夜你小產，我就知道你非處女，不過我是愛你的人，並非大小姐和大小姐的問題上計較，你一定接受我，』

你不嫌我……當然接受你的。你待我太好，再不接受，良心上也說不過去。』

『真的嗎？』徐伯羽幾乎發狂了。他突然抱了她身體。

『你不要後悔才好？』張翠珍這句話是語帶雙關的。

『決不後悔，不過我問你那小產的是誰有的？』

『不告訴你。』張翠珍撒嬌的一笑。

『說，我要你說，決不追究。』

『既不追究，何必要說，我說出來難爲情的……』翠珍這嬌羞的表情太可愛了，她躲來躲去的，一如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兒。

正在這當口，那邊有人走過來了，他們急忙恢復了起初談話樣子，後來走動的人越來越多，他們也就下倉去了。

到了上海之後，張翠珍暫時還不得自由，不過這是時間問題，徐伯羽一力保證她可以釋放的，所以她也很安心，這時她依然住在伯羽房間裏，飲食還是很精美，表面上她是吃官司，實際她分明在這裏享福，苦的只是張達人，每天還是只許吃一個飯糰，餓得一副皮包骨，頭髮長得披到頭頸。張翠珍離開上海也沒有通知他，事實上也無法通知他。一連幾天信息全無，達人在裏面度日如年，想起翠珍能夠在憲兵隊裏跑來跑去，似

乎很有腳路，這內中不無蹊蹺，便疑到她變節，受到收買，或者她的心已變了，跟了裏面的人發生曖昧了，不然一個無緣無故的生意老百姓反而不開釋，她是重慶重要份子，反而逍遙自在，這話在他們立場上太說不過去了。這些問題老是在張達人腦裏盤旋，想不過去，越加苦悶，焦燥，氣憤，他反悔當初何必進來，現在才嘗到鉄窗風味了。最苦的是一天到夜令他們雙腳盤膝坐在太太米上，像老和尚打坐。歷四五個鐘頭不許動，動就由憲兵執行「拍達拍達」用厚木杵打腦袋，打畢還要你盤膝坐。張達人爲愛情而犧牲肉體，備嘗苦難，荼毒生靈，莫此爲甚！現在他對張翠珍的愛發生了懷疑，他堅決的志向，也開始動搖了。但，他沒有想到張翠珍何嘗一日忘記過他，苦的無法來探望，因爲這時候徐伯羽才疑到張達人難免跟翠珍有不可告人關係，不然決不會時刻提到他，要去探望他，老是刺刺不休的，徐伯羽這時候又愛她又恨她。愛，是至情的，恨，是衷心的，未免嫌她太把貞操看得隨便，這也許舞女的緣故，過去的小產是誰有的身體，直到現在還不肯吐露，徐伯羽查問得緊，她就哭：

「你既然愛我，還何必使我痛心，偏要把我不願聽的話來逼我，我的身體已經是你了，難道還不饒我。」接上是「嗚嗚嗚」儘哭，哭得徐伯羽心裏難受，連連說：

「好吧，不問你，以後決不問你，只當我撒屁。」

「你問好了！問好了！我預備給你逼死！」翠珍打滾的在床上哭泣。

「玉皇大帝，答應你以後不問是了，還哭麼？」

張翠珍才抽抽咽咽的止了哭：「假使你以後再問，決定死，我不想活。」

可是這小產的孩兒究竟是誰所有，徐伯羽心裏始終是個謎，他疑到張達人可能，因為他們住在一起，嘴上說兄妹，到何處去考證呢？因此他恨張達人，決不釋放他出來，黃光華沒有捉到之前，永遠把他關在裏面，以資報復，洩恨。連翠珍去探望他都不許。

一天翠珍終於釋放了，這當然全是徐伯羽一人之力，保證人也就是他自己。開釋之前，居然還有一段訓話：『以後不許參加抗日工作，努力刺探黃光華消息，一日不歸案，你一日責任未卸，以後三天一來報告你的工作經過，如果不依，馬上把你抓來扣押，知道不知道？』這都是官樣文章，給大家聽聽罷了，實際他們早已默約，徐伯羽忖道：『放你出去，我們就可實行同居之愛了。』在翠珍的心理上忖道：『你儘管訓話吧，只當你放連環屁，要佔據我身體，至少要你償付我一筆大大代價，——也有二個條件提出來。』

六

張翠珍已經回到家裏，恢復了她的自由，不幸的她在憲兵隊裏關了這許多日子，家中所有東西大半已不翼而飛。衣着、被子、褥墊，以及稍為值錢的統統沒有了。她趕下樓去追究二房東，這不是二房東搬走的還有誰，他們以為張翠珍夫婦被捕，這許多日子，決無生還，所以趁火打劫，搬得精打光。二房東私下搬走了她的東西不承認，還趕上樓來找翠珍吵架，叫她賠償名譽，否則提出見證。張翠珍一時被他們罵得狗血噴噴，只得忍受肚裏，禁不住大哭了一場。

晚上徐伯羽來住夜，翠珍將這些經過一五一十說了，床上被褥都沒有，如何可留你住夜？徐伯羽問：

『這些東西到那裏去了？上次我來搜查房間時候，一件未缺，我們將房門加上十字封條，你來時封條破了沒有？』

『怎麼不破，我開進房來，變了一個空房間，面目全非，叫人痛心不痛心！』

徐伯羽當下安慰她一番，叫她不要難過，損失一些小身體，將來二房東不要案子犯在他手裏，立刻全家所有當作敵產，統統沒收，不問自己的，人家寄存的，一律搬了走，一報還一報。

徐伯羽站在樓梯口，故意聲音特別提高，讓樓下二房東聽見聽見，表示我們是憲兵隊，以後當心。徐伯羽一口袋裏摸支票，一邊對翠珍道：

『好吧，這裏我先給你一千萬元，明天你趕快去辦東西：缺什麼辦什麼，全部辦新的，款子不夠，打電話給我，立刻派人送。』原來他摸出一張是卽期支票壹千萬元，新大銀行兌現。張翠珍想接受又想不接受，可是目前苦出渣來，這筆錢如果不接受，勢必日子過不下去，接了呢，這無異收了他賣身契的代價。左想是難，右想是難，爲了這件事，想起獄中的張達人，假使今天他跟我一起出來了，多麼不好，那末家中的糾紛，可由他去交涉，就是交涉無効，應該拿出錢去辦，也由他去設法，何必要用這這孽錢來撐東西。想到這裏又嗚嗚咽咽哭了。

『翠珍，哭什麼，這裏辦東西不是錢嗎？』徐伯羽今天忽然改口了，本來叫她張小

姐的，今天直截爽快的叫她名字了。這是表示夫婦的稱呼，以示親愛。

可是，翠珍沒有改口，還是叫他徐先生。

『我想想收你的錢總說不過去，時候還沒有到呢，徐先生……』

她悲悲戚戚的靠在一張沒被褥的光床上又淌淚了。

『翠，翠珍，你拿去用，什麼時候到沒有到，你說的什麼話，難道我的心你還沒有知道？笑話，笑話。』徐伯羽把支票硬勁往她手裏塞。

翠珍沒有辦法，心一橫決定接受：

『一千萬麼？太多了，我不需要這許多，目前只須把幾件需要的辦一辦，要不了多少錢。請你另開一紙吧。』

『噢，你這個人我有些說不出所以然，現在的一千萬值什麼，就是用來有得多少，儘可放在家裏開伙倉做另用，難道你以後不要吃飯了嗎？』

『那末，徐先生，謝謝你。』

徐伯羽腳一跳，哈哈笑道：『還要謝，你沒有說還，沒有說算利息，你……你……你這個人，我越想越滑稽。』他看了看手表已經九點，知道今夜住在這裏成問題，被褥先沒有，如何好住，只得明夜再來，他問她說：

『我今夜回北四川路，床上沒有被褥你也睡不成？怎麼辦？』他打算開口一齊出去開旅館，一則初次難以啓齒，二則九點鐘以後旅館不交光了。還是明夜來吧。

翠珍道：『我已經同隔壁老婆婆商量好了，今晚借她那邊權一夜。』

「好吧，那末明天再見。來來，握握手。」徐伯羽嘻開了一張嘴拉住她的手，握握，走了。

第二天翠珍拖了一個隣舍出去採辦東西，先到新大銀行兌了一千萬現款，包了一大包，問銀行裏要「撥款單」便於攜帶，可是沒有。無法可想，就拾了一大包鈔票，就在左近大公司裏採辦，看看揀揀，一直買到下午二點鐘，還有許多東西沒有買齊，只得另外店家再買，回家已是萬家燈光。她恐怕徐伯羽今夜要來得早，急急先把現成新被褥鋪起來可讓他一到床上靠，果然，給她料到，剛正被頭褥子鋪好，只聽見「登登登」樓梯皮鞋聲飛奔的上來，她忖想一定是冤家來了。

「篤篤篤。」徐伯羽用指敲門。

「誰？」翠珍在房裏問。

「我。」

「你是誰呀？」翠珍故意捉弄他。

「我的聲音聽不出，徐伯羽。」

翠珍才趕過去開門，艷然一笑：「徐先生，真想不到，今夜這末早，一決想不到你會這末提早來的，我不敢開門呢。」

徐伯羽來到房裏一看，見床上全新的大紅綢被頭，印花褥單，繡花枕頭，真是鮮豔無比，不覺仰了天花板哈哈大笑道：「好極了，漂亮極了，好像新娘子房間。」說着往床上一滾，翻了一個筋斗。

翠珍看見他這付樣子好氣又好笑，說道：『你倒像一個三歲小囡，下來。全新的綢被面，弄得盡是皺痕。搗蛋鬼。要靠就好好的靠一會囉。』

『新娘子怎麼開口罵人？新娘子，來來，親一個嘴。』徐伯羽一跳下床，捧了翠珍的臉亂吻一十七。

『房門沒有關上，你發神經病嗎？』翠珍極力拒絕，用手架住他的嘴，然而那裏有用，臉上早給他擦得又癢又疼。他一時情不自禁，打算伸手捏她凸出的奶奶，結果翠珍發脾氣了，一邊『死人死人』的罵，一邊咬牙切齒道：

『徐先生，你到底當我什麼東西看待，這付舉動，賽過當我六馬路的野雞都不如！如果認我夫妻的，就應該鄭重一點！』

徐伯羽放了手，自知太給她難受，連連道歉：

『下次決不，翠珍，請你恕我。』

『老實告訴你，湯手動腳從來沒有這一套的。』

『領教，領教就算了，打過你照呼了。』

翠珍才不再開口，管她做夜飯去了。夜飯做罷，盛上桌叫伯羽吃飯，但，他已經吃過，因為不願讓她一人吃飯，特為再吃一碗陪陪她。飯罷已經九點鐘，隨家家常的沒有多少時間，十一點又敲過了，徐伯羽自顧寬衣上了床。翠珍却坐在床沿，絮絮的道：

『今天你給我帶出去一十萬元，想不到統統買光還不夠事，儲備票賽過草紙都不如，還有許多東西都沒有買，明天你假使手頭備着，可以再給我一十萬元嗎？』

『有有有，一千萬不夠。索性給你二千萬吧。』徐伯羽說着連忙打袋袋裏摸支票簿，當場開一紙二千萬元的，交與翠珍手裏：『這二千萬如果買了還不夠，告訴我再開支票，你只須老實告訴我，夫婦貴忠實，坦白。橫豎我的錢來路容易，今天我一票進帳一千七百萬，你聽聽嚇壞人。』

『那裏來的？』

『一家大國虎賣黑市，私底運動我們憲兵隊，送來一共八千七百八十萬，我們大家分派，我分得一千七百萬。』

『你們得了賄，就讓他們賣黑市嗎？』

『當然，只要鈔票送上門，什麼都可以。羅蕪頭人家說挺硬，不吃血，其實比我們中國人血吃得還厲害，還狠。上海所有黑市買賣，羅市長查得緊，取締，捉人，鬧得天昏地黑，實際這都是紙上談兵，內中那一個不賣黑市。羅市長這檔三的太太第一個就是做黑市交易，米，糖，食油，布疋，白報紙，棉紗，真是無樣不做，一言難盡。汪政府自陳公博赤老麻子上台，越弄越糟不可言，總崩潰即在目前。』

『你也知道總崩潰日子近了？嘿嘿。』翠珍冷笑一下。

『這是人人都看到的，我們尤其看得清楚，所以重慶份子犯到我手裏總是放，放，叫他們趕快走。』

『你的頭腦總算靈清，這一點我是佩服你的，這未始不是我跟你在一起的理由。不過我今夜想同你談一談，當初你要我答應，是不是提出二個條件嗎，現在我也有二個條

件提出來要你答應。」

『你說。好吧，你把衣寬了上床，我們坐在被窩裏談判。』

『不，你沒有答應之前，決不願跟你同被而眠。』

『這是什麼意思？』徐伯羽怔了一怔。

『沒有什麼意思，我目的要你答應，然後隨你便……我都允許你。』

『那末你把條件開出來。』

『一，你買一隻五克拉獨粒鑽戒給我，另外我要的還有二兩重金鐲一雙，金片鎖一個，上面刻「還我河山」四字，三兩重金練一條，金鷄心一個，鷄心裏面可以嵌照片的，金腳鐲一隻，儲備票一萬萬元。二，限一星期內釋放我的哥哥，讓他進醫院調養身體。這二個條件在於你估計都能夠接受而絕無問題的。』

徐伯羽沒有等她說完，一連串：『是是是，遵辦，遵辦，沒有第二句話，完全接受。』

『你不要敷衍，說到就要做到的。』

『慢，讓我先來計算一下；五克拉鑽戒，派它五百萬，其餘金子一共只七八兩而已，微乎其微，一萬萬票子恐怕是撥款單居半數，現鈔連銀行裏都無法捧得出，「撥款單」不可以，或者我用股票抵押，有了現鈔再收回。至第二條……我想……我想也沒有問題。』

『你不要我想……我想，這第二條比第一條還重要。這次我哥哥的苦，真可說完全冤枉，他名字裏面根本是沒有的，何以我開釋了，他爲何不開釋？』

「這就是表示日本人的辦事沒有系統，一筆胡塗帳，當放不放，不當放他放了。你哥哥就是當放的一個。過天我替你到裏邊查查吧。」徐伯羽拉住翠珍袖子：「我都答應你了，可以寬衣上床了。」

翠珍有些不願，她不知張達人的不釋放，完全是他一人的計劃，可是現在他推託得一乾二淨，只敷衍她過天到裏面去查，那裏會去查，都是他一肚皮，還要查什麼的。

翠珍嬌嗔道：「你老是上床上床，我的話沒有講完呢。我要問你，鑽戒，金飾，鈔票那一天才交出？我是個性急朋友。」

「總在這二天解決，絕對沒有問題。」

「我哥哥的事那一天進行？」

「過一天去查案子，叫日本人開釋。」

「現在我才對你講句真心話，我嫁你是可以的，不過這二個條件你不履行，我隨時要同你脫離。目前你急急要同我辦到，先釋放我哥哥，我哥哥何日出來，我跟你何日結婚。」

徐伯羽總之口口聲聲都答應，只要今夜他能夠同她同床，什麼都可解決。張翠珍知道今夜難逃魔鬼之掌，準備犧牲色相，將肉體受他玩弄。

她寬衣上床，徐伯羽心花頓然開放了。他捧住她的玉體，一手去玩弄她下身，却給翠珍把他的手擋了駕：

「不許亂動。你動我立刻下床。」

『我們是夫妻，人家說：上床夫妻下床君子，動動手也沒關係，何必如此認真？來，親愛的妹妹。』徐伯羽嘻嘻皮笑臉的偏要捧她的玉體，另外一隻手一歇沒有停止的亂摸。

『你到底當我什麼看待？爲什麼我的話一句不聽？』

『什麼話不聽？』

『叫你不許亂動，安逸的睡覺，明天你要一早出去辦公。』

『我因爲太愛你，叫我不許亂動，實在手不聽我命令。翠珍，你的脾氣這樣固執，實在出我意外，看你恐怕是個石女……爲什麼男子捧了你會不動心？』

『動心？你替我謝謝一家門。老實告訴你，我根本不喜歡男人。』

『屁，前次在獄中小產，是誰有的身體？你不愛男人，會跟人家養孩子？』徐伯羽有些不高興起來。

『那是舞客強逼……等於強姦，我心不向他，受胎是前世一劫，所以小產我心中一些不可惜，巴不得他落下。』翠珍始終雙手叉架着他的手掌，提防非禮，不過這是做做而已，當真有効嗎，料到是無法拒絕的。目前這樣對付他，給他知道知道，我不是一個爛污三鮮湯，也不是一個褲子帶鬆的女人，你要碰到我身體，也不是這樣容易，好好的要難難你。

徐伯羽的手稍爲歇了歇，二人開始辯論。徐伯羽問她：

『你這人到底有沒有情感的，我發生了一種懷疑？』

『沒有情感。』

『看看你有許多地方很富於情感，並且你又善哭，大致喜哭的人都有情感，爲什麼你此刻一點感情都沒有了？』

『我的神經已經麻木了。』翠珍索性翻個身，面孔向了外床，把背脊朝了他。

『我待你不能算薄，憲兵隊裏幫你的忙，這是我冒了絕大的危險做的，不然你此刻能夠出獄，我徐伯羽三個字顛倒寫。』

翠珍駁道：『你待我好，幫我的忙，當然感激你的，可是你不能侮辱我人格，因幫了忙一定要逼我陪你睡覺，碰我身體，講到天下也講不通。換句話說，原來你幫我忙，待我好，是有用意的，有計劃的，存心玩弄我的，是不是？』

『當然。否則我沒有這樣傻，不做這個洋盤。』

『你的人格就不夠偉大，思想卑鄙，行爲下作，我認爲有愛國頭腦的人，決不像你這樣無聊。』翠珍用針對針的言辭駁他，越發厲害起來，一個嘴巴兇，一個嘴巴更兇。『什麼人格不人格，偉大不偉大，都是廢話，我爲了一個女人出過力，化過鈔票，就預備動她念頭。什麼愛國頭腦，根本扯不上。現在可以不可以廢話少說，十二點鐘已經敲過了？』

『這不是笑話嗎？十二點敲過，我們原是睡了昵，只有你嘮嘮叨叨的不肯休。』

『那末你面孔朝我，身體翻轉來，這樣叫我怎麼好睡。』

『不高興，無非動壞念頭。料到你的。』

徐伯羽一陣狂笑，認爲翠珍這女人有些太黃熟梅子黃了。到了這一個地步還矜持，還自命清高，既然清高，何必同一個男子睡一被，就是清白也變做不清白了，人家還不疑你跟我有下列關係嗎？想到這裏，他情不自禁，突然慾火往上冒，他下死勁把她身體用力往裏床一扳，果然給他扳了轉來，翠珍知道已經到了短兵相接，情形緊張起來，她除了拚命拒絕外，還用嘴去咬他的肉，臂膀。二人在被裏格鬥着，結果她宣告失敗，被伯羽壓在底下，揪住她的雙手，她嬌喘不已：

「你……你不是強姦？我要叫喊！」

「你叫喊，我用被子塞住你的嘴！」一邊他用手開始鬆她下面帶子，不一會統統被他解決了……。

事後翠珍伏在被裏狂哭。徐伯羽下床抹抹手，洗了一個臉，喝了一杯熱茶，然後下被窩激道：

「你不答應也要你答應，究竟我力氣大，還是你力氣大，這你分明存心是來開我玩笑，吊我胃口，叫我要不要火冒？分明逼得我慾火中燒，不解決如何得了？」徐伯羽勝利後大發高論，還教訓了她一頓。

「死人，死人，死倒灰堆上的死人！」翠珍一邊罵一邊掩在被裏哭泣。

「少罵二聲吧，隔壁隣舍人家睡靜了。你也得平心靜氣想一想：要人家金手鐲，金鑲鑽戒子，金片鎖，金……檢點一下，單金子要七八兩，還要鈔票一萬萬。還要求我營救你哥哥出獄。你想想，要我答應你這許多事，難道同你發生一次關係都不可以嗎？况

且……你……你並不是大小姐，小罔也養過了。」徐伯羽在她耳朵根這樣一句一句訴來。

翠珍邊哭邊道：「我一切都不要，孫子王八蛋要你金子，鈔票，就是你給我，也要你自願，我沒有搶，沒有偷，你算是要挾？」

「並非要挾，人情之常，就是將來你哥哥知道，我不是白睡他妹妹的，我有我的重大代價。化下重大代價方才這樣幹，天邊也說得過去，法律也承認我們是正常。」

「除非法律是你訂的。厚子面皮。」

「睡吧，我疲倦要死，出了許多力氣，真不合算。」徐伯羽哈哈一笑翻個身睡了。第二天張翠珍起來特別早，她知道八點鐘伯羽要上憲兵隊辦公的，早些煮些稀飯讓他吃了走。她把昨夜事情回味起來好氣又好笑，覺得扮得相當認真，要不是這樣，一定被他輕視，在困難中得來的……自然格外滿足，雖然吵嘴很兇，結果還是答應，這似乎更有意思。她把早點做畢，一看七點多鐘了，忙把他喚醒：

「徐先生，可以起來了，辰光不早，八點鐘辦公。」

徐伯羽醒來一看手表，果真七點二十分，連忙穿衣起身，盥洗完畢，吃了早點，翠珍旁邊笑嘻嘻問他：

「今夜回來嗎？」

「看情形你不要我回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，要你回來的，你來我一定守門，不來我一定勉強你來，也許你隊裏公事

忙。」

『一定回來，這二天沒有公事。』

『那末我一定等你。』翠珍對他輾然一笑：『晚飯也回來吃吧，愛吃什麼菜，替你預備好。』

『爲什麼你待我跟昨夜情形大不相同，天上下地之差了。哈哈。』

『昨夜的事情請你原諒，念我年幼無知，得罪之處，切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哥哥的事無論如何要你幫忙，總要趕速進行。』

『這是我的責任，遲早不過時間問題。』徐伯羽匆匆忙忙穿上大衣走了。翠珍趕到樓下送行，伯羽阻擋道：

『上樓，上樓，不必送，這裏的路我很熟悉。』

『還有金鋼鑽，金鐲頭不要忘記兌回來。』

『知道。你上樓，上樓，外邊風很緊。』

『送你一節路吧，第一次，下次不送。』翠珍笑着跟在後邊送，徐伯羽愛惜她，一定不給她送，非看見她上樓不可。結果被逼上樓，一個才匆匆走了。

到了晚上果真徐伯羽回來時候的手提皮包裏兌來許多金器，金鋼鑽戒子，片鎖，雞心，練頭，分開一包一包紅紙有五六包，翠珍高興得說不出話來，一搶而去，馬上藏起來，也不打開看。徐伯羽總算手面兜得轉，立時三刻籌集了這筆鉅款兌來這許多首飾，當然都是作孽錢。他說：

『你哥哥的事問題是沒有，我已經查過，不久就可釋放。』

『還要不久，到底那一天，我真等得心焦。』

『說起，翠珍，明天你要到隊裏去報到。此事我沒有告訴你，以後每隔一天你須要到隊裏去作一次報告，這雖是官樣文章。不過你趁此可以跟羅服頭聯絡聯絡，得到不少祕密消息。』

『那一方面的？』

『南京方面，重慶方面的都有，我們有獨得之祕。』

『我很關心重慶方面的。明天起我開始報到。』

『我們那邊每天有重慶份子被捕，槍決，殺頭，男的女的都有。他們都狠得了不得，臨死都沒有口供，始終不講一句話。殺，聽你們殺，上電刑，死了回魂，回魂再死，不算一回事，你真是僥倖的。』

這樣徐伯羽一連每夜來到翠珍家裏幽會，達一月之久，儼然成爲夫婦，一萬萬的鈔票也如數付了。可是張達人始終沒有出獄，翠珍所以犧牲自己，出賣靈魂，原是希冀營救達人出獄，那裏知道始終在敷衍，今天說明天，明天說後天，後來逼得緊，索性連消息都沒有了。翠珍便親自找戒鄧田中尉，問他：『我哥哥張達人爲何不放，他犯的何罪？』戒中尉告訴她：『這是徐憲佐的事，只須同徐憲佐商量是了。』翠珍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原來這内幕全是徐伯羽一人搗的蛋，故意不放他的。這一夜伯羽回來，翠珍跟他吵得天翻地覆，起初她平心靜氣的責問他。

「伯羽你實在不應該，原來我哥哥的不能出來，全是你一人阻擋住的。現在才打聽出來，我要問你究竟是什麼用意，你同他這七世冤家？」

徐伯羽跳起舞倒說道：「誰說的是我阻擋？」

張翠珍道：「不必賴，內中情形我全部知道，你假使不把我哥哥釋放出來，決不同你過門。要知道這許多日子來，我對你的含垢忍辱都無非希望我哥哥早日出獄。你也一再答應我將他釋放，今天約明天，明天約後天，直到今天你索性連下文都沒有，釋放變做無期。嘴上仁義道德，幫助我們，暗中釋放重慶份子，連這一點應盡的義務都不能做到，別的可想而知。你不用指明誰說的，我到裏邊去全打聽出來了。」翠珍聲勢嚴厲的預備今夜同他拚命，她見伯羽寬衣上床，百般阻止他，不許他寬衣，非要他交代個明白不可。伯羽給她纏得要命，說道：

「用不到吵，這三天之內一定把他放出是了。」

「我要明天，明天你假使不答應，我走給你看！」

「你走到那裏去？」

「用不到你管，這裏東西全部拍賣，一件不存。」翠珍又轉了一個念頭道：「我要是不走，你替我滾，這是我的家，你沒有名份來住，如果進來叫骨也敲斷你！」

徐伯羽聽了這些話，相當氣惱，心想：這些日子來在她身上化了不知多少錢，她只

翠開口：沒有一樣不辦到，而且我將家中的太太爲了她而離婚，原是預備同她永久同居下去的。爲什麼不釋放張達人，因爲從各方面觀察翠珍之與達人決非兄妹，不屬於夫婦就是愛人，關係至爲密切，假使將達人釋放，他們一旦見面，勢必我多了一個情敵；這不但我們之間多了一層障阻，也許我與翠珍的愛情會因此而破裂。……所以遲遲不將達人釋放，就是這個緣故。現在她吵到這個地步，勢不能不將他釋放。於是他提出幾個問題，澈底跟翠珍談判一下：

『你要我釋放達人可以的，不過要依我幾個條件。』

『你儘管說，有屁儘管放！』翠珍氣咕咕道：『你只須把達人放出，隨便什麼條件都接受。』

『當真，你講話要負責！』

『當然，我說話從不像你說過不作準。』

徐伯羽道：『我將他放出之前，我們應該舉行結婚，將來你哥哥另外租屋居住，不能再住在一起，這二個條件接受，保證將他放出。』

翠珍早預料到伯羽的用意，目前爲了早日使達人出獄，不得不虛與委蛇，接受他的條件，將結婚改爲訂婚，她說：

『你早說我早也跟你結婚了，我現在身體早已給了你，難道還不信任。爲了這一點上而把我哥哥押在裏面，你這人也太殘忍。現在爲了救哥哥，準定依你，不過結婚決不是今日說明天就可舉行的，依我主張我們還是先行訂婚，較爲簡便，婚訂好，當然不會』

再賴婚，你總可放我哥哥了。」

『那是當然，訂了婚，法律上就有根據，不怕你將來不結婚。』

『對，我們感情本來很好，我的終身大事也可告了一個結束，就此算了。不過男子的心難以捉摸，將來你會不會跟我變心，却不知道。』

『你是我心愛的，由心愛而後結婚，怎麼會變心。』

『人心難料，尤其是像你們吃這一碗飯的，要個把女人還費事嗎？』翠珍看了看日曆，明天星期六，後天星期，決定星期日舉行訂婚，用不到登報，只須二人做一做手續算了。這個主張不為伯羽採納，他說：

『訂婚也是樁大事，不可隨隨便便，既然談到訂婚，就應該有訂婚的儀式，我應該請幾個至親友好到場，還請二桌酒，假座一個大大方方的館子上舉行，同時我還印請客柬，上面說明某月某日訂婚字樣……』

張翠珍道：『現在是什麼局勢，還要這鋪張，我可不接受。依你這樣做，無非拖延日子，無非使我哥哥多受難幾天。』

『我積極進行，這一個星期裏面一定安排妥當。』

張翠珍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他這一個星期裏面去安排了。不料下一天翠珍接到張遠人自獄中秘密託人帶出一信，上面寥寥二行道：

我將死，速來一晤。你與徐憲佐之無恥，知且甚詳，心如刀割，不料爲日無幾，你變節之速，實使我夢裏都不能想到，你知我爲誰在此受難？今病入膏肓，生已無望矣，

悲夫。此致

翠珍鑒

達人淚書×月×日

翠珍看了信，淚如潮湧，立把那帶信的人招來詳細盤問：

『這信是達人託你帶來的，是不是？』

『對，我同張達人先生同一獄中，關了一個月放出。因為根本裏面沒有我名字，也不是抗日份子，所以查明開釋。這封信是他早一天寫好託我帶出，無論如何要你去見面，他毛病很重，週身四肢以及臉上全浮腫，可怕極了。』

『醫生不替他診治？』

『還有醫生，關在裏面的犯人豬狗都不如，張先生已經三天不能吃飯，看來毛病相當危險，如果不急急保他出來就醫，恐怕不久人世。』

『好，我今天就去看他，麻煩你對不起。』

張翠珍把帶信的人送出了門口，便匆匆忙忙大衣一披，趕到憲兵隊裏去跟徐伯羽吵鬧。她哥哥毛病重到這個地步，還不開釋讓他看病，當真讓他死在裏面。伯羽還不預備放他，推託看病此間有醫生，不必出去，浮腫因少運動，只須打維他命B，自會痊癒，急什麼的說了一泡風涼話。張翠珍扭了他拚命，徐伯羽道：

『我們要維持憲兵隊威嚴，絕對不能由你們女人自作主張，你越是吵，我更要考慮。』

張翠珍知道同他多吵無益，便直接找戒鄧田中尉，翠珍將經過情形說了，無論如何請求釋放。當下便拖住鄧田中尉，與徐伯羽一度商量之後，始決定將張達人釋放，並且

立即辦理釋放手續。徐伯羽對翠珍道：

「吵是你同我吵得太厲害，可是昨天我們談的辦法你完全推翻，只要你對得起算丁。」

翠珍道：「我什麼事對不起？」

「不是我們談妥，俟我們訂婚手續完畢，然後釋放達人。現在言猶在耳，你突然又一個變卦，這你還不是故意跟我搗蛋，吵到這個地步。」

翠珍跳起舞倒道：「你沒有想到人家病得快死了，難道我們的事重要還是性命重要？」

「好吧，性命重要，所以今天釋放他了，還有什麼話說。不過，我告訴你，他的釋放，與我們的事不相干，所以我們的事照常進行，這是我預先告訴你的，到那時候不要牽涉在一起。」

翠珍一付，姑且答應他再作道理，等到達人釋放了出來，自然我們吃硬，再將真面目露出來。當下她說：

「你放心，我翠珍說過的話決不像你反復無常，講過算數，你現在用不到這樣釘緊了我。」

「好，憑你這句話。」徐伯羽說着隨接把釋放達人手續辦理完畢，派了憲兵下樓將達人開釋。這時翠珍見達人病得不成模樣，一個人完全糟得不像了，雖然釋放了出來人已不能行走，翠珍眼淚打肚內倒流，達人見了她哭喪了臉，顫抖着斷斷續續道：

「翠……珍……你……你今……天還……還來見……見我一面……我……我是萬……萬料不到的……」

「達人，你心裏別難過，我自會將我苦衷詳細告訴你，現在我急要替你醫病，馬上送你進醫院好不好？」

「我……我是不……不會活命的了……送醫院何……何必多此一舉……」

「我一定送你進醫院，聽我的話吧，達人……」翠珍含着一包淚水，匆匆忙忙趕出去喊車子，一方面她拖了一個旁邊的人幫同扶着他到門口，勉強上了車子，當下送到南洋醫院。經過診察之後，斷定此人神經衰弱到了極點，週身浮腫是缺乏了維他命B，當接注射了強心針後，住在二等病房裏，一方面注射各種補針，一方面增加其營養，大致雙方併進，恢復健康指日可待的。

翠珍反把家裏的事置諸腦後，徐伯羽訂婚的事始終不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，終日陪在達人病榻之旁，她將她目被捕以及釋放後作了一個詳細報告：

「達人，你在獄中託人帶來的信我已經收到，大致你對我一定誤會很深。我現在詳細告訴你，請你原諒我苦衷，一方面希望你格外諒解……」

「你不應該忘恩負義，你要知道我是爲你受苦，你怎麼可以變心？我在裏面得到這個消息，當時氣得死去活來……」

「事實上我實在沒有變心，達人，你聽我說：那時候我是利用徐憲佐的權力，預備將你釋放，才跟他接近。我在徐憲佐面前始終沒有承認你我是夫婦，只說兄妹，所以我

當時對他說我們結一個兄妹是可以的，其他問題絕對談不到。不料他偏要我嫁他，他答應我許多條件，我要什麼，他沒有一樣不依，甚致我開口要金子，要鑽戒。要……他這樣依到，後來我就提出一個條件，你要我跟你結婚可以的，先要釋放我哥哥，你今天放出，我明天跟你結婚，實際我原是用的一個計劃，本預備利用這一點而將你釋放，當時他一口承認，保證放你，那裏知道一天一天拖延而終不把你放出，我可說沒有一天不催，沒有一天不釘緊。」

『他不放我是什麼理由，你知道嗎？』

『當然我是知道的，因為此人非常聰明，不知在一個什麼地方我給他探出口氣，知道我們決不是兄妹而是夫婦，同時我腹中的一塊肉，他也知道是你所有。……』

『你的孩子？』

『在獄中流產了呀，這且不去說它。——他從這一點上看出我同你關係一定非常密切，假定他放了你，勢必他娶我的目的就不能達到。因此就把你押在裏面遲遲不放，一方面他拚命同我親熱，藉以達到他的結婚目的，而後放你就不怕我跟他反悔。……』

『如此看來你跟他每日見面，極其熱絡，已經有下關係了？』

翠珍突然垂住一個頭，雙淚掛了下來，哽咽道：『是的，我做的事決不攬賴，承認跟他有下關係，不過我是萬不得已，我爲的要搭救你，要保全你的生命，我當可犧牲自己，這一點在你面前自然可以說得明白的。雖然我是這樣做了，但，我的心始終沒有變，我依然是向了你的……』

張達人嘆了一口氣道：『你的心自說沒有變，可是叫我怎能相信，我跌到裏面雖然一個多月，但在外邊過起來是很快的，想不到這短短時間你變節這末快，出我意料之外。我在裏邊受盡肉體，精神上痛苦，原來你却在外邊享樂，又搭上了新人，所以這許多日子來始終不來看我一下。翠珍，這一層你未免太忍心，你竟然完全把我遺忘了？』

『天呀，我不知多少次要求探望你，他們都不准許，爲了探望，吵也不知同他吵過多少次，這事將來你都可以當了他的面對質，如果我有一句謊言，天誅地滅！』

『不錯，他不許，我相信你，但，難道連通信都不可以嗎？你既然同他有肌膚之愛，難道你的一個哥哥關在裏面，連信都不可以通嗎？這次我假定沒有那封信託人帶出給你，我死在裏面你都沒有知道。』

翠珍一時心如刀刺，哭得像個淚人兒一樣：『這我承認錯的，不過我始終沒有把你忘記，我終以爲你不久就可出獄，見面就在目前，何必再通信。也許這封信給他們扣押住，又還不是白白，我心裏滿以爲最多不過幾天就可出獄的。』

『最多不過幾天就可出獄，已經一個多月了，再不出來，我的尸身車出來了！』

『達人，你要原諒我，我實實在在自問良心沒有把你忘記，過去已經過去，這一頁書不談，你但看我以後。』

『以後你預備怎麼打算？』

『我是你的。』

『他不要找你講話，你明明答應他結婚？』

『我預備否認，我沒有同他有下手續，更沒有儀式，我打算等你病痊癒了，共同對他宣佈，我們是夫婦，叫他滾蛋！』

『他肯滾嗎？他化在你身上許多錢，要你如數歸還？』

『我一樣都不要，統統還他。』

『我看事情沒有這樣簡單，他利用他的地位再度把你扣押起來，咬你是抗日份子？』

翠珍咬咬牙道：『我預備再度讓他扣押，而且叫他將我逮捕，我預備上訴羅腹頭或鄧田中尉，咬徐伯羽強制佔據有夫之婦不逐把我扣押，這還有皇法，這簡直是專制，我看他的位子恐怕立刻動搖，未必佔勝。』

『也許他一口咬定你是重慶份子，其他不理帳。』

『不會的了，常識沒有公理不成，我已經審過，上過刑罰，沒有口供，然後釋放，可想而知法律上已不承認我有罪行，假使有罪當初為何釋放，這是鐵般事實。所以不必急，我有持無恐，你放一百念四個心。憲兵隊決也不會憑他一面之詞的。』

張達人想想閑話果然不錯，說道：『翠珍，你千定千定抱此宗旨，我希望我的病，快快復，預備幫助你進行，只要你並沒有真心向他就好辦。』

『我絕對沒有向他的心，這二天他正忙着印請客柬……』

『爲什麼印請客柬？』

『準備與我訂婚，熱他大頭昏。』

『哈哈……不過你一定允許他訂婚的？』

『我是假的，敷衍他的。』

『這你要制止他，不許他將請柬發出，否則發了出去無法收轉，事態擴大，他格外不能做人。』

『對，我預備今天回去制止他，勸他別再癡心夢想，我是不會跟他結婚的。』張翠珍說到這裏夜已深打算回去了，因為話談得過長，恐怕達人精神不夠，同時醫生也進來吩咐，這幾日來翠珍每天陪在他床沿，看見達人精神一天好一天，臉上浮腫也消失了，心裏很是高興，她每天規定到了晚上十點鐘回家。

可是逢到翠珍離開醫院時候，達人心裏就難受起來，他口口聲聲握緊了她的手問：『你再多坐一會兒吧，我知道你回去又是受他侮辱了，我自獄中出來之後，你們還同居一起，我恨不得一刀刺死了他，你爲什麼這一點勇氣都沒有，你索性對他說明我們是夫妻，你說你丈夫就在這一二天回來了，叫他滾！』

『達人，你別性急，我自自辦法，因爲目前還沒有到時候，等你身體痊癒之後，我們二人一致對付他，不怕他不滾，現在他還一想情願的忙着訂婚的事。』

『好吧，你今夜回去一定制止他。明天早一些到醫院裏來。』

翠珍回家，徐伯羽已經回來了，他見她這幾天來天天這末夜深回來，心裏已是大不高興，他火起一張臉責問她：

『看你這幾天心神不定的，深夜回來，外邊究竟幹些什麼工作？』

『我有我的事，用不到你管。』

『用不到我管，誰來管你？』

翠珍見他神氣活現，當然不賣帳，回口道：

『我要你管，你憑什麼資格來管我！』

『你是我女人，做丈夫不能管嗎？』徐伯羽把聲音壓低來：『丈夫不能管妻子，天下說不過去。』

『不要你的罵臉，我是你妻子，睜昏了頭，我什麼日子嫁給你的？是不是你做的媒人？』

『你還說不是妻子，不是妻子你爲什麼夜裏同我睡在一床，我來維持你的生活，而且我們馬上就訂婚，我們是先同居而後結婚，這是上海通行。』

『我沒有答應你，你住在這裏我老實告訴你是利用你釋放我哥哥，現在我哥哥出來了，你可以滾了！』

『滾！』徐伯羽突然跳起，指指自己鼻子：『是不是你叫我滾？』

『當然叫你滾，你不滾住在這裏也沒有意思；我哥哥一出醫院馬上就回家，你還不滾，還厚仔面皮戀在這裏？』

『當初你如何對我說的，哥哥出來另外住開，他爲什麼還住到這裏，你說的話是不是不負責？』

『他是我親哥哥，我不能不叫他回來住，這件事不是說話不負責，實在不得已，你

應該原諒我。過去我是要我設法營救他出獄，百般依從你，你愛我，照顧我，我是十二萬分感謝的。可是你愛我却是片面的，我根本不能愛你。所以我們過去談的一切，現在統統推翻，訂婚請柬也用不到印了，我無論如何不會嫁你的！」

徐伯羽聽了這番話，幾乎連血都噴了出來，他神經上受了一個極大刺激，痛苦萬分

：「原來過去一切你全是利用我，全是欺騙我的？……」

翠珍坐到旁邊去落淚：

「沒有辦法，我是一個弱女子，我承認過去是欺騙你的，不過我沒有待錯你，這一個多月來我待你情形是可以知道的。可是我們還是沒有緣份！我們相見還是太晚了。」

「你哥哥怕是名義上的，實際是丈夫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哭，老實告訴我，哭有什麼用，我最恨是哭，當初你關在憲兵隊裏不時常哭，現在反而會哭了。」

翠珍一想還不會到時機，她立刻搖搖頭，表示否認。

「那末你跟他爲什麼這般親愛，超出兄妹以上，這二天你整日在醫院裏陪他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。兄妹不親愛，誰還比兄妹親愛。」

「他既然在醫院裏看病，每天只須去一次夠了，爲什麼整日陪了他，弄得這末夜深

出來？」

「這是我的自由，用不到你干涉。」

『放屁！』

『你放屁！你老是罵人，到底是人是衆生，我問你？』翠珍牙齒一咬，立刻撲過去一把抓住他，提出責問。於是兩人頓時扭住一起，徐伯羽猛力把她一推，翠珍撲通摔了一交，滾在地上，她爬起預備再撲過來，却被伯羽一把摑住：

『你是不是動手打人，你這個不要臉的女人！』

『我不要臉，你要臉，你這隻衆生，你替我滾！滾！滾！』

『這便當，你叫我滾，我就滾，沒有這樣容易。訂婚帖子已經發出，看你敢不同我結婚，我是你養的！』

翠珍一時氣得什麼似的，同他扭了一陣，一些力氣也沒有了，只是捧了臉儘哭。

『你哭有什麼用，女人一哭二餓三上吊，見得多，我老實告訴你，假使不履行前二天講的話，我就拔出槍來送了你的命，我預備挺吃官司！』徐伯羽立將身邊手槍拔了出來，往桌上一拍，火氣噴天道：『今日之下，你不答應也要你答應，原來你倒是一個過橋抽板的壞蛋。說明了你哥哥，一切條件都依我，現在當你的話作準，釋放了你哥哥，忽然把前言全部推翻。我的帖子送了出去無法收回，你敢不舉行，立刻就打死你！』

翠珍知道他有傢伙，也許火頭上真的一條性命送在他手上，乖人不吃眼前虧，當下她軟了下來，只是抽抽咽咽的邊哭邊說：

『你要我答應，我不是沒有答應，你爲何這兇相，我同你同居到現在說短也不能算

短，到底有下這末一段情份，我問你……」翠珍聲音突然提高來：「你拔出手槍是不是打死我？」

「你不答應就打，答應就不打，我徐伯羽橫豎惡人做到底，預備打死了你自己自殺，或者自首，我說到就看我做到，嘿。你當做憲兵隊裏有好人？」徐伯羽把手槍藏了起來，得意的大笑：「一個人到底怕死的，她竟然軟下來了。」

張翠珍一付說道：「好，各人頭上一片天，看誰拚得過誰，其餘都是廢話。」說着寬衣上床。

八

是夜徐伯羽想想不好，覺得如此對付翠珍，結果難免各走極端，終至破裂。爲了續好起見，甯可屈服一些，女人氣量是小的，男子漢大丈夫，就不該如此同她頂斤較量。想到這裏，馬上從被窩裏爬到翠珍那一橫頭枕上，雙臂圍抱了她腰肢，十二萬分懇切的道：

「翠珍，翠珍，剛才的事請你原諒，我實在是不對的，現在想想萬分懊悔，我不該如此對你。我想我們既然恩愛在前，就應該有始有終，千萬別給旁人取笑，況且你所要我辦的事，都替你辦到，你不是說過最大的事就釋放你哥哥，現在你哥哥也釋放了。」翠珍知道伯羽用意，起初給他一個不理不睬，死命不開口，後來被逼得無法可想，才道：

『你沒有對我不起地方，是我對你不起，一切廢話請不必多說，領你的情是了。』

『不，是我對你不起，是我錯的，無論如何請你原諒，你哥哥病在醫院裏，極應該去陪陪他，免得他一人太寂寞，今天完全出諸誤會，我不過問問你的，你就發脾氣，當然我心裏很難過。翠珍，我們的恩愛不像平常人一般的，其中經過多少次的曲折，可說前世姻緣，這一段經過，想你總還記得，永遠不會忘記的。單就這一點份上，我們的愛情應該如何珍貴，豈可以爲了一點小小誤會而吵得天翻地覆。翠珍，求你原諒我，我決不對你有意見……』

『我也打定主意了，覺得你這個人翻臉無情，做夫妻總是難的。一切廢話不必多說，我決不需要你對我認錯。我的在憲兵隊裏承蒙你種種優待，將來我總有這一天會報答你的，日子很長，現在我沒有力量不談。』

『我們是自家人，何必談到這上面去，孫子王八蛋要你報答，我教你出來，是我應盡的責任。』

『不，橋管橋路管路，你不要我報答，我也要報答，這是我的脾氣。』翠珍說着，把伯羽的手用力一撥，不許他偎抱住。伯羽甚是皮厚，依然合撲在她身上，並且一手摸到她奶奶頭上玩弄着：

『翠珍，你還說這種話，我唯有自殺一條路了！你不能這樣過於固執，一個人總要受勸，何況我這樣低頭下氣，一百個賠不是，認錯，也至矣盡矣。翠珍，趕快不要這樣，你索性打我二記耳光吧，作爲消你心頭之氣。來來，你打我耳光。』伯羽拖住翠珍

一只手，硬勁扳到他自己臉上要她打耳光。可是翠珍如何肯打，二人拉拉扯扯一陣，翠珍有些火冒：

『躺吧，半夜三更，隔壁隣舍人家都躺靜了，你還滋擾不休，給他們罵山門，討沒趣。』

『你就打我二記耳光，我們講話低些，有什麼關係。』

『你要我打，我偏不打，你是憲兵隊堂堂一個憲佐軍官，我可以打你耳光，真是沒有皇法了。』

『我因為錯，要求你打的，情形二樣，不打就看我不起，看我不起，你心頭之氣就未消，一定要你打！』

『賤骨頭，不知廉恥！』

『對，我是賤骨頭，不知廉恥，因為骨頭太賤，所以要打，你打了之後我還有許多話對你說，今後我們的生活方面的，行動方面的，我都預定了一個方針，依此方針進行，你假使有意見，儘可發表。』

『不妨說點我聽聽，什麼方針？』

『不，你打了我二記之後再講。』

『伯羽，剛才的吵鬧已經過去了，何必再去提起。現在你這樣一再說好話，認錯，賠不是，這太沒有丈夫氣概，還叫我打你耳光，試問我如何肯下手。所以你一定迫我打，我死也不會打的，你有話儘管說，不要滋鬧下去了。』翠珍見他這樣苦苦求情，想

想好笑又好氣，假使他如此苦肉計做出來，就跟他妥協，這根本是夢想。

徐伯羽道：『你不打，就是還不能瞭解我的心，我是個極有情感的人，我雖然吃了這碗飯，但，我的心永遠是慈悲的，我從不會用毒刑加諸一個重慶份子上。也沒有打過一個地下工作者的耳光，憑我良心，可以幫忙之處，無不幫忙，這你可以去問翻譯莊方行先生，他是我們中國人，他受了我的感化，對審理地下工作人員時候，他多方面幫忙。這些決非我一人言口雌黃的，事實如此。有許多地方你不免誤會我，以爲我是個軍人，武夫，實際我的心腸極軟，何況對一個心愛的人，我如何肯有惡意，肯同你做冤家，這是絕對不會的，爲了要使你明瞭我個性，才如此對你軟化，打我二記耳光，就表示我良心坦白，始終對你是敬愛的……』

翠珍知道伯羽良心本甚慈善，證諸過去可以知道的。然而沒有姻緣，縱將一顆心挖出來，也不能同偕白頭，所以他的一番苦心，終是白化，得不到同情，這已是無法挽回的事實了。當下她提出一句話責問他：

『那你既然對我這樣好，這樣恩愛，爲何我哥哥被你扣押了這許多日子不放，你推託是鄧田中尉主意，實際上完全是你把持住的，你何苦把持不讓我哥哥？』

『是的，我很對你抱歉，不過這件事所以這樣做，我有我的苦衷……』

『什麼苦衷？』

『我現在說了出來你千萬別怪我，原因我從各方面打聽來的消息，知道張達人並非你的哥哥，原是你的愛人。你同他並沒有經過結婚的儀式，也沒有手續，原是當初掩護

地下工作起見才跟他同居的。你的正式丈夫就是黃光華，他逃避海門，上次帶你去捕捉時候，從稻草堆裏拖出來的那個大塊頭就是黃光華本人，你說不是，我爲了你的關係，爲了掩護重慶份子起見，明知是面不予以逮捕而放他逃走，足見我愛你一番苦心。後來黃光華果然溜了，直到現在沒有將他歸案，我從海門回上海就根查你過去一切，同時發見黃光華的照片，知道其中原委，我一方面深深佩服你的工作成功，一方面斷定張達人是我的情敵。假使我放了他，我們的婚姻就發生障礙，你不會再來愛我。不放，你沒有一天不吵，我沒有辦法只有一條出路，就是要求你在沒有出獄之前，我們趕快結婚，待我們結了婚，然後放他出獄，你沒有辦法再跟他同居。這是我的一種計劃，可是今夜我在你面前方才吐露了。翠珍，我說的，你憑良心講一句，是不是實在的……」

翠珍肚裏大吃一驚，他怎麼探得這末詳細的，這件事情他假使懷恨在心而將它翻案，那末我翠珍又還不是要跌進憲兵隊。她現在惟有抵賴了：

『你完全神經過敏，根本不是這末一回事。』

伯羽一顰冷笑道：『你承認吧，這番話我放在肚內已有半個月了，我要是說一句謊，天誅地滅，你如果還不信，我可以提出一個證人。』

『你提出來好了。』

『不必提出了，再如不信，我還可以告訴你，過去你有三個化名。你的本來名字叫章麗英，第二次化名董文英，第三次是現在名字。是不是？』

『那末你既然知道我這末詳盡。現在預備再把我抓去？』

『不，絕對不這樣做，我要是這樣做不致這樣對待你了，假使你還不相信，我可以提出的證據甚多甚多。總之你的一舉一動，過去一切工作完全在我一人肚裏。』徐伯羽說到這裏又拍拍她的肩胛，接下去道：『翠珍，你放心，這些話是我此刻才對你說，別處我從沒有提起過。因為對我處境大有關係，萬一憲兵隊得知這個秘密，我的生命也不保。所以無論如何我永遠祕密，永遠不能宣佈。這個祕密，這個不宣佈，無異對你是一種保障，也是一種掩護，你應該瞭解我的苦心了。』

翠珍道：『剛才你說還有許多證據，不妨說出讓我聽聽，事情既然到了這一個地步，你我都用不到掩飾了，應該坦白一些。』

『不必去提了，就是提出我決也不會在這上面對你有所不利的。』

『不，我一定要你提出。』翠珍知道這個究竟，預備將來的應付。她說：『你既然這樣愛護我，爲什麼我現在要求你這一點都不答應？』

徐伯羽還是不肯說，後來翠珍有些發脾氣，伯羽才道：

『好，我把你如何跟張達人同居的，這一段經過我也探聽得十分詳細，這個我當然急要知道的。原來張達人是紹興人，他的家在上海，因爲是大家庭，父母雙全，可是張達人不知爲了一點什麼份上，不爲家庭諒解，把他驅逐出來了。他本來是吃西藥肩客飯的，一天到夜在外跑腿。後來才進一家西藥行當一個進貨部起碼職員，……』

徐伯羽說到這裏不預備說下去。翠珍道：

『你講下去，老實說我知道的沒有你這樣詳細。』

『你一定要我說，我就說，不過你不要見氣。』

『決不見氣。』

『可是張達人做了不久，因為吃着嫖賭四字俱全，在外邊大大虧空一筆，無法彌補，便把名貴的西藥私運出去變賣，可是東窗事發，人贓俱獲，立刻把他扣留，當時還是他家庭出來料理，沒有將他判罪。自從這次之後，他以上海無法立足，曾經參加新四軍四個月，又不爲上司重用，不得已溜腳到上海，擺過馬路上香烟攤，做過電車上扒手，後來愈弄愈不成模樣，十二月大雪天還是穿了一件單長衫在馬路當趕豬羅。一天纔算他的額角亮，遇了貴人，這貴人原來是他從前西藥行的同事，見他實在苦出渣來了，才接濟他一筆錢，辦了寒衣，叫他剃頭浣浴，介紹他進——就是目前這家西藥房當一個職員。幾個月一做，人又神氣出來，可是江山好改，本性難醫，又復在外拈花惹草。有一次大光明咖啡館是不是與你搭上的……你老實說？』

翠珍聽到這裏，幸而在被裏，不然真要給他羞死了，她說：『你不要問我，只須說下去好了。』

『當場喝罷咖啡，帶你出來在五味齋吃點心。那時候你的處境相當艱難，因為黃光華風聲很緊，許多隊員被捕，不得不溜腳，同時上面經費領不到，你的生活發生動搖，當然需要人家幫助，所以張達人之與你的結合，正是一拍就上。第一次他接濟你十萬元，第二次五萬元，第三次又是十萬元，你收過他三次的錢，良心上不好交代，同時張達人釘得你緊，一步不放鬆。你們第一次發生肉體關係在霞飛路一家法國人開辦的公寓

異：自從這次以後他就公然到你家裏來了，你也公然承認他是你丈夫了。你腹中的孩子，有人說是張達人的，又有人說是黃光華的，這點也不必去提起，橫豎已經死了。但，你在憲兵隊裏始終說張達人是你哥哥，實際上那裏是你哥哥，我沒有在你面前講穿，有二種原因，一不便說，說了你也不會承認。二，這又何苦來傷你的心，挑撥你的痛瘡。然而我始終是看不起張達人的，我可惡他人格卑鄙，這是從他過去歷史上可以看出，所以我扣留他不放，也有二層用意，一，我預備使你漸漸淡忘他，使你有了我而對他轉變目標，當然我這樣做，還是愛你的。二，像這種敗類應得給他一個警誡，應得給他一些苦頭，免得再去害人，因為他把你弄了上手，目前果然是待你好，將來是一決不會有好結果，見了比你更漂亮的，他又要把你忘了，把你拋了。但，你再逼我釋放他，苦的我不能在你面前將這個原因說明，我因為愛你，免得給你受刺激，可是現在我不得不說出來了……』

翠珍坦白道：『伯羽，你這番話從什麼地方打聽來的，我有根查必要？』

『我當然可以提出證人。』

『誰：你說好了，我決不去爲難他。』

『你爲難他根本不可能，此人還是張達人的朋友，這朋友的朋友就在憲兵隊裏與我同一寫字間。當初你進憲兵隊他一看就知道你是某人的姘婦，當時就將這一個線索告訴我，可是我對你一見生情，不忍將真實情形辦理，可想而知我對你遠在一月之前就生下愛苗了。』

『伯羽，這一層我是感激你的。不過據我知道張達人過去的歷史並不如你說的這樣下流。什麼做過電車上扒手，大雪天馬路上趕過豬羶，種種卑鄙行爲，過去他落過難，我是知道的。我們的結合，對的，在大光明咖啡館認識。我也承認，後來他因爲對我好，我們才住在一起，大丈夫不問出身低，我認爲這並非白璧之玷。』

『罷了，他當然不肯告訴你這些話，一個人臉是要的，他怎麼肯坍自己的台。所以只要你肚裏明白，你也不必去追問他，將來我都可以提出證人，使你不信也會相信，現在你才承認他不是哥哥而是愛人，要不是我一對你說上這番話，你死也否認的。還是哥哥不哥哥當人家木人頭。總而言之，像你張小姐這樣一位秀外慧中而又有學問胆力的女子，去配合張達人這一個倉夫，實在是可惜的，這還不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，這還有天理，這還有人情嗎？』

『但，他很有犧牲精神，爲我憑空坐一個月零三天牢監，這是事實，這一點也是使我感奮。』

徐伯羽有些口渴，講得舌疲唇焦起來，可是他越說越興奮，一些倦意都沒有。這時他下了床，開亮了燈，在熱水瓶裏倒了開水喝了，然後上床下被說道：

『此刻已經三點鐘，還有二個鐘頭天要亮了，我不想再睡，預備今夜同你談個最後解決。』

『解決是這樣，不解決也是這樣。』翠珍堅決道：『張達人對我憑良心講沒有壞，爲我坐這許多日子牢監，隨便怎麼樣我不能忘記他。』

『翠珍，你的頭腦子還這樣糊塗，這是他一種計劃，一種取歎於你的苦肉計，他沒有知道會押上這許多日子的，假使說要吃這許多日子官司，殺下他的頭也不會嘗試。他滿以為並非重慶份子，頂多關上三五天，調查明白就把他開釋了。那裏料到一關就關上五十天，如果你不這樣逼緊，我永遠要押他下去，到我們結婚為止，才會放他生路。』

翠珍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了。她所有一切底蘊統統給伯羽知道了。

徐伯羽一人神氣活現的還是講不完，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，他說：

『翠珍，你切莫誤會，我決不會將這番經過去對第三者宣佈，同時更不會再對你所爲難。同時更不會再跟張達人爲難了，他在我手上苦頭已經夠受，我何忍再去難爲他，是不是？』

『你與我爲難，無非翻案，把我再加逮捕，那末我大不了預備一死。幹工作的人死是早在預料之中的，同我們從重慶出發到上海，二百多人，十分之六七已經失蹤的失蹤，死的死，押的押，受難的受難，所以我現在儻倖偷生，倒並非願望。至於你去爲難張達人，這是另一問題，因爲他既非重慶份子，又不犯法，你去難爲他，這是小人行爲，想你也不是這種人，這一切我都不放在心上的。』

『對，你的話反正也代表我說的一樣，一點都不錯。現在你們二個人我保證一個都不爲難，請你絕對放心，我要爲難早已爲難了。這攪開不談。現在我們的問題將如何解決呢？我要你幫忙了。』

『什麼問題？』

『我與你終身大事，結婚？』

『談不到此，請免開尊口。』

『翠珍，你不要再固執成見了，我是一百念分求你務必答應的。我的家中太太爲了你已經離婚，不信我可以給你看離婚證書。』徐伯羽立刻下了床，將公事皮包裏那張離婚書展給翠珍過目。他說：『這是江二平律師證明的，同時登過新申兩報長行廣告各三天。』說着又把新申兩報廣告用紅墨水圈出的，展給翠珍過目：『這都是確確實實的事實，不說半句謊，我的太太本很賢能，可是感情不合，才將她離了，不過沒有你，我還不致離的。你去想想，你再不同我結婚，如何說得過去？叫我還有面孔做人嗎？』

『結婚要兩相情願的，怎麼可以片面的亂來，笑話不笑話。』

『難道我對你這樣的恩愛，還不接受我的要求？』

『對我恩愛是一問題，結婚又是一問題，豈可合併而談。這樣說來：只要一個男子對女子稍爲好些，這女的就要派定嫁他？我看中國還沒有這一條法律。』

『話是對的，不過我們跟其他一般人情形不同，我們是患難之交，我幫過你多少次的忙，並且你口頭上也答應我的，怎麼這又反悔？再講一句實際情形，我們已經有半個多月的同居了，我們究竟有下這末一段愛的基礎了。』

翠珍堅決道：『我答應你爲了救張達人，沒有辦法，可說是口頭上答應而心底並沒有答應，口頭上法律是無憑的，你不要弄錯。講到目前實際情形，也是受了你的威脅，無法可想，總算受過你種種恩惠，吃的，用的，穿的，住的，都是你替我安排，我良心

上不安，才有跟你同居之心意。但，我何嘗願意，這養如一個妓女，受了狎客的金錢，不得不把身體去還他解決，現在你譬如狎客，我是妓女。你要明白，我受你狎客的錢，已經把身體同你抵銷了，早已兩不來去了，還有什麼糾紛呢？」

徐伯羽聽得撲哧笑了出來道：

『你這譬如太不雅相了，怎麼自己比如妓女，把我比作狎客。你不會說我們本來並非夫妻，也絕對不能結婚可能，但，我們既然有下這密切的關係，所謂生米煮成了熟飯，拆散也不可以了。人非草木，熟能無情，因此我們只得結成夫妻了，這是姻緣，前世早已定下了的……』

翠珍沒有待他說完，連連搖手道：

『別說了，別說了，聽了肉麻，汗毛根站了起來。』

她雙手把兩耳緊緊掩住。

這些情形徐伯羽却並不感到難堪，他對她還是愛多於恨，他相信只要工夫深，鐵桿可以磨成針。現在他抱的完全逆來順受宗旨，不要翠珍這樣諷刺他，不感刺激，甚致舉手打他，他也是不同手的。

他們談到後來又是一場無結果。第二天晚上翠珍打醫院裏回來，徐伯羽又早已到了，他把印就的訂婚請柬三大匣，給翠珍看，立刻被翠珍沒收。她的理由是一則日子太急促，再則她的經過情形既然知之甚詳，那末張達人面前不得不通知他，不然太給他受刺激。實際這是翠珍一種緩兵之計，徐伯羽聽來認為有理，說道：

「準定，我準定聽你的話，日子太急促，改後一星期。張達人你通知他也罷，不通知他也罷，你跟他根本是朋友，沒有手續，怕他告你不成，滾他媽的屁蛋。現在所損失只這不過這三百張請柬，攬掉一百萬元。」

「一百萬元損失我賠償你好了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。那末我明天再去重印，日子改後一星期如何？」

「二星期吧，一星期還太急促了。」

「我看還是這樣，二星期索性舉行結婚，訂婚的手續還是減省了吧。」徐伯羽索性得寸進尺起來。

翠珍預料二星期張達人一定可以出院，等他出了院，二個人的力量一致對付徐伯羽，那就不怕，當下便答應他準定如此辦法。

徐伯羽高興萬分，這一夜又是精神百倍，預備新婚計劃，到杭州去度蜜月，說得頭頭是道，翠珍肚裏好笑，敷衍得他甜如蜜。這時期裏翠珍又撈進不少現款，金條，珠寶，張達人在南洋醫院二等病房開銷甚大，都是取之徐伯羽的錢，翠珍存心帶了張達人溜腳，所以她家中貴重以及細軟，早已陸續偷運了出來，寄在小姊妹家裏。但，據張達人主張他預備要暗殺徐伯羽，以洩心頭之恨，這個計劃翠珍是贊成的，否則不能以絕後患……

第二天，翠珍終於心不死，到醫院裏探望張達人時候，把上一夜徐伯羽告訴她的話，一五一十說了：

『現在事情真糟糕，我們過去一切，伯羽全部打聽明白，而且他可以提出見證，說的經過一一吻合。我起初一味否認，可是不容你否認，沒有辦法，只得一一承認了。』

張達人打床上跳起：『你怎麼可以承認，該死該死！』

『他已經知道，就是抵賴也沒有用的。不如承認，我另用其他手腕去對付他，假定說他要翻案，我也不怕，可以控告他誘姦。他因為有把柄給我抓在手裏，當然忘我一腳的。現在他企圖非份之想，要我嫁他，所以我可說絕對不會有枝節。』

『吃這種飯的人，翻臉不認人，不要以為他現在待你好，不會同你為難，翻你舊案。他一旦毒心，就立刻不會放你過門，總而言之，你對他預備如何主張？』

『當然跟他脫離，我始終愛你到底，沒有第二句話。』翠珍說到這裏頓了一頓道：『你要知道，我現在還是採取攏絡手腕，百般依順他，他說怎麼樣，就依他怎麼樣，因為我還有許多地方利用他，同他決裂的時候沒有到。我想，等你出了院，然後對付他，不過你要吃硬到底，萬萬不能軟。』

張達人興奮的道：『我當然吃硬到底，我不怕他，橫豎我的經過，做過什麼，做過什麼，他全盤知道，足見他不是好人。不過，他有三分道行，也許我有七分道行，等我

毛病一好，出了院再來收拾他。只是想到你夾在中間，又不得不顧慮到，處處還得爲你着想。」

「我也處處在爲你着想的。他本定這幾天，主張同我舉行婚禮。昨夜我同他提出一個變通辦法，就說結婚目前萬萬辦不到，訂婚則不妨，而且訂婚之後，我答應他一個月之後纔結婚。」

張達人又跳了起來：「你爲什麼胡塗到這般天地，還認真同他訂婚？」

「咳，你別性急。這是我的緩兵之計。不是這樣，他要同我吵得兇，老實說，一個月之後，我們早已溜之大吉了。」

張達人知道翠珍相當有手腕，考慮了好一會說道：「我決定這二三天就要出院。出院之後，還是回家不回家？假定說回家，我看見他就勢不兩立，他現在有地位有勢力，我當然敵他不過，但是我也決不會放過他，就是死也所不惜。你替我想個妥善辦法？」

翠珍想了好一會道：「我主張你出了醫院，暫時不要回家，住在你自己藥房內，我再預備驅逐他出門。」

「你能夠驅逐他出門嗎？況且你們訂了婚，你已經承認他是你丈夫，你還能趕他走路嗎？矛盾之極！」

「當然我要露出真面目，老老實實的告訴他，訂婚不生效力。我可以說你已經出院，馬上就要回家，他不離開，將來他要受到法律制裁。萬一他不領盆，我直接報告憲

兵隊，指他強佔有夫之婦。」

『你考慮到沒有，這樣做法，究竟可靠不可靠？』

『當然可靠。總而言之，我不願跟他，我更不愛他。官司打到天邊，也沒有辦法判決我一定要跟他的。』

『那末訂婚的事，你索性緩一步進行，免多留一個痕蹟。將來講到法律問題，法官當然問你：當初爲什麼跟他訂婚？你勢必無話可以回覆。』

翠珍一想不錯，垂住頭默默不做聲。

張達人道：『不過事之成敗，還在於你自己一張嘴巴。就是訂了婚，也沒有大問題，你可以說他有勢力，處於威脅之下，被逼了做，沒有辦法。』

『當然以不訂婚爲上策，決定這樣辦就是。待我將他趕出之後，你再回家，我最怕你們見了面，衝突起來，一定是兩敗俱傷的。達人，你聽我的話吧，出了院暫時住一住店裏，待我將他趕出，你再回來吧。』

他們很熱烈的接了一吻，就此分別了。

過了數天，張達人出院了。依了翠珍的話，暫不回家，住在自己所服務的藥房裏。他們約定，每天祇見一次面。可是張達人，這次突然跟翠珍跌進日本憲兵隊，前前後後共有四十多日，藥房裏的同事們，當初還以爲他是失蹤了。後來打聽出日本憲兵，曾到馬思南路張達人的家裏搜查，才知道這個內幕。然而並不十分詳細，僅粗枝大葉，約略明白張翠珍是個重慶份子，因爲工作失策，被日本特工軋出苗頭，一併搭了進去。現

在，忽然發現張達人回店，同事們都一哄而上，對他問長問短，十分關心。獨惟經理先生，一隻面孔像棺材裏爬出來的死人，既嚴肅，又陰沉，態度特別冷酷。等同事和張達人的談話，告一段落，始招呼張達人到經理室。待張達人剛在沙發上坐下，老傢伙將臉一沉道：

『張兄這回沒有告假，離店四十多日，如果不是小弟派人探聽，知道已涉日本人捉去，當初還疑心張兄另有高就，來一個不告而別呢。現在，張兄已經恢復自由，小弟站在同事立場，應該先爲額手稱慶。何日有空，小弟打算邀張兄同赴酒家一醉，替張兄壓壓驚駭。』

張達人欠身表示抱歉道：『不敢破費。我這回無故受累，稍微吃到一點虛驚。如今案情偵查明白，與我無涉，所以日本憲兵隊，能夠還我自由。』

『想不到尊夫人，原來是愛國份子，失敬失敬。張兄在尊夫人感化之下，當然也稱爲愛國份子了。西藥業裏面，漢奸不算少，愛國份子却不多，到目前爲止，同行中的愛國份子，可祇有張兄一個人。這是本業從業人員的一種光榮，小弟也佔光不少。』

『我雖愛國，並非重慶份子。內人因爲有點愛國思想，所以被朋友陷害，實在她是冤枉的。幸而事情已弄明白，否則結局真不知如何收拾。這四十多日無妄之災，在我是精神肉體，兩蒙痛苦。此外更擔憂的，卽屬店中業務，以及有勞經理盼望。好在來日方長，以後唯有多多報告經理的關懷，並忠於職守，在工作上表現一點成績。』

經理用手抹抹鬍鬚，急忙搖搖頭道：

『張兄的話，說得太客氣了。以張兄大才，本店自然應該繼續借重。而況張兄是愛國份子，倘蒙屈就，小弟尤爲歡迎之至。小弟自幼從商，不懂大勢，頭腦尚不十分落伍，談到愛國兩個字，自問不肯後人。不過，目前上海環境非常複雜，到處隔牆有耳，滿佈了敵人和漢奸的偵探，所以愛國祇有愛在心裏，絕不宜付諸行動。譬如張兄這回給日本憲兵逮捕，便是行動。』謹慎的緣故，雖說日本人放張兄出來，表面上若無其事，依小弟想，事情未必真已了結，說不定他們還會繼續注意你的行動，甚或監視你的行動。』所以，爲張兄着想，不如暫在府上休息一個時期再說，省得再有意外。同時，本店近來營業清淡，小弟正想樽節開支，實行緊縮。……』

經理在城牆上出棺材，七彎八彎說上一大套，原來主要的，是欲將張達人解職。張達人聽他這一番話，心裏雪亮，猜準經理膽小如鼠，恐怕日後有所連累，故作此說。因此不欲過份強人所難，直截了當回答道：

『經理的話，我已全部了解。既然貴處不能再留，一切悉聽吩咐。』

老傢伙緊蹙眼睛，笑了起來：『小弟實在也有苦衷，承蒙張兄原諒，感激得很。以後我們仍舊保持連絡，等待有更好機會時，當然還要惜重。不過，張兄甫自憲兵隊出來，經濟方面必不甚靈活，小弟這裏可再領一個月薪金，和三十萬退職金。寥寥之數，還希不要計較。本店範圍不大，小弟景况不佳，張兄一向明白。本來應該多致送一點，無奈力不從心，關於這點，請看在多年賓主份上，千萬不可責罵小弟吝嗇。』

當時，經理拿出鈔票交給張達人，要他收受。張達人却婉言推却，堅不肯收。他的

意見，以爲在上海灘做人，應該顧到漂亮，自己已經離職一個多月，無功不能受祿，倘使受下來，必定要落一個求人救濟的話柄。他將來還要在上海過日子，不便因此區區之數，毀滅自己。而且目前生活程度太高，幾十萬元未必就能永久療飢，即使接受，對自己也無什麼幫助。經此一忖，當然更不願重視這一筆薪水和退職金了。

張達人又向經理婉謝一番之後，便向經理告辭。經理反給弄得沒有落場勢，深恐張達人因此懷恨，日後報復。於是又東扯西拉，說出許多甜言蜜語，要求張達人原諒。張達人沒有任何表示，匆匆離開經理室，老傢伙面紅耳赤的送出來，一邊打躬作揖，依舊噉哩咕嚕，說是抱歉之至。

同事們見張達人要走，都來探問原委。

經理搶先代爲回答道：『張兄緊要辭職，我怎樣全力挽留，都不答應。然而張兄剛在略受驚駭之後，心境不甚愉快，能夠休息休息，對身心也不無裨益。』

張達人臉上浮着一陣苦笑，就和同事們點點頭，俯首走了。走出藥房，他心裏開始有些空虛。馬思南路家裏，既不能去，如今又變成一個失業的人，而翠珍是否仍能與他同居，亦已成了問題。他思前想後，忍不住有一種辛酸之感，冒上心頭。但轉念一想，自己所以遭遇到這些不幸，千句拚一句，還是爲了愛護翠珍。愛情在世界上，最最偉大，英國皇帝爲愛情拋棄江山，卽是一個好例子。自己既然爲愛犧牲，而且事出甘願，那就怨天尤人不得。眼前主要的問題，不在於職業之有無，家庭之有無，而是在於用怎樣方法，才能從徐伯羽手裏，奪回翠珍的愛。這末計劃妥當，立刻奔到浙江路，在孟

淵旅館，開了一個房間歇腳。

當日下午，他派旅館茶房，送一封信給翠珍，信上約她馬上赴孟淵談話。一小時後，茶房還未回來報告經過，翠珍却先氣喘喘的趕到旅館，她一推開房間的門，開口就問張達人：

『怎樣會住到旅館裏，是不是藥房裏的職業，發生問題？』

『經理老甲魚，知道我們做了愛國份子，怕日後惹出事來，將我辭退了。』張達人一五一十，將經過說了一遍，結論是：『無路可走，唯有住旅館。』

『這真叫做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』

張達人嘆口氣道：『紹興故鄉，一時不想回去。馬思南路的家，却又雀巢鳩佔，被徐伯羽霸住，如今我已成爲一個有家歸不得的流浪人。』

翠珍掩上房門，脫下大衣朝床上一擲，溫言安慰的說：

『命運不好，忍耐一時罷。一切我全明白，而且我有打算。』

『我恨徐伯羽，他利用勢力與金錢，將你佔有。』

『他只能霸佔我身體，沒有辦法霸佔我的心。我的心不會向他投降的，我依舊愛你。』

『一味拖延，亦非上策，空口說白話，尤其不是道理。你跟徐伯羽夜夜住在一起，睡在一床，我反而要和你偷偷摸摸來往，這算什麼名堂？古人說：人急跳樑，狗急跳牆。你勸我忍耐，總該有個最低限度，否則我又不是孟夫子，那兒有這許多忍耐功

夫？」張達人挺挺胸脯，改用激將計策，斬釘截鐵的說：『我的意思，我們尚有緣份，是一句話。你和徐伯羽緣份未斷，也是一句話。決不能兩面都有緣份，雙方都敷衍。一個女人夾在兩個男人中間，纏夾不清，此事日後傳出去，豈不滑天下之大稽？爲今之計，凡事取決於你，一切都讓你一人作主。如果你說愛我的話，出於衷心，那末必須表現於事實上，立刻把徐伯羽趕跑，或者索性跟我溜。否則，我不高興再吃空心湯糰，不如結束了我們數月同居關係，彼此各走各的路，分道揚鑣。』

翠珍一時給激得說不出話，儘管眼淚汪汪，脈脈含情望着張達人。張達人又說：

『但我並非一個容易受人欺負的無能之輩，徐伯羽既然知道我，曾經參加新四軍工作的底細，事情就更好辦。上海方面，我還有幾個新四軍弟兄可以尋，要不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？不過事情鬧僵，對你未必有利，吃夾當的還是你。』

『你打算做掉他？此舉我本來贊成，只是手腳要做得一乾二淨，不要露出破綻。日本憲兵隊裏的羅服頭，誰都知道徐伯羽，近來跟我打得火熱，萬一徐怕羽出了毛病，我第一逃不聞嫌疑，你也一樣是個重大嫌疑犯。所以，何不從長計議，以絕後患。』

『什麼從長從短，後患前患，這一套我全不愛聽。』張達人火氣十足囁着：『大不了一命抵一命，有啥稀奇。橫豎橫，死字當頭，什麼我都不必顧慮。在新四軍裏幹了四個月，只看見他們專殺老百姓，沒有殺過一個漢奸。現在，不妨由我自己試試殺死一個漢奸的滋味。』

翠珍不以爲然，眼睛一眇道：

『我可不願你這樣感情衝動。有勇無謀，橫衝直撞，是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的。』

『依照你的意思，是不是又從長計議？』張達人故意反問。

『你總這般多疑，難道要我剖開肚子，掏出心肝來給你看？』

『廢話少說。你且講出一些智謀來聽聽。』

翠珍略加思索，嫣然一笑道：『我的計策，比你高明得多。』

『不要賣老，此刻不是吹牛時候。』

翠翠珍一把拉住張達人，雙雙橫躺在床上，一手撫着張達人的頭髮，低低告訴他：

『新四軍弟兄方面，你真能取得連絡，我們不妨做一次借刀殺人。你今夜或者明日，先去找他們談談，只說有一個作惡多端的漢奸，如果能夠殺掉，可以得到賞格一千萬。他們倘使有勁道，先付三百萬，事成再付七百萬。錢，歸我一個人設法，我打算以徐伯羽自己的錢，賣掉他的生命。不過，此事在上海地界，萬萬不宜動手，我可以將他騙到無錫常州或揚州鄉下，約定一個地點，一粒子彈叫他蹺辮子，請他回老家去。這麼做法，才稱人不知，鬼不覺，乾乾淨淨。』

張達人表示同意：『好極好極，準這麼進行。』

『聽我說下去，不要小孩子脾氣。』翠珍輕輕吻着張達人右頰，蜜蜜一笑：『你和新四軍弟兄，一接洽妥當，就通知我。我馬上哄徐伯羽動身，說是一同下鄉玩玩，透透空氣。後天來得及就後天，不然再遲一天，能把他早日除掉，我們可以早日破鏡重圓。至於馬思南路的房子，看情形決定，風聲緊索性放棄，我們可雙雙溜之大吉。否則』

仍繼續住下去，這樣可以不使黃光華斷了連絡。」

『你猜黃光華，幾時回來？』

『問這話做啥？你不能將黃光華去比較徐伯羽，你不能吃醋。』

張達人宣誓道：『天在上，地在下，良心在當中，張達人若有此心，天打天打。』這時兩個人的感情，都已到了沸點。一個按捺不住，一個也衝動得厲害。張達人緊緊攬住翠珍，左一吻，右一吻，手也東摸西摸，忙個不休。後來他伸手想去解開翠珍旗袍鈕扣時，給翠珍阻住了。

翠珍半嗔道：『賊腔哦？太陽這麼高，阿要難看？正經事沒有做好，先尋什麼開心？』

『我們分離四十多日了。久別重逢，理所應當。』

『再等一二期吧。我是應該物歸原主的。』

張達人大搖其頭：『翠珍，不對不對，你的話兜出圈子了。物歸原主，這是什麼閑話？物歸原主，這個原主只黃光華有資格，徐伯羽固然沒有份，我張達人也挨不到腳。你說話不要含裏含糊，講講清楚。』

『在徐伯羽面前，你是原主。如果用譬喻，黃光華是大房東，你是二房東，徐伯羽只能算三房客。』

『大房東有一日要向二房東收回自用。』

『那是將來的問題。眼前，却是二房東先向三房客收回。』

兩個人有說有笑的，漸漸鑽到被裏了。一覺醒來，太陽業已西斜，時間似乎不早。翠珍穿衣下床，張達人仍懶洋洋睡着，疲倦得很。翠珍用木梳，略將頭髮整理，就披上大衣，叮囑張達人道：

『一切照我們商量的進行。今夜或明日上午，快去接洽，我明日下午再來聽回音。需要款子，三百萬明天晚上先付。』

張達人適在大病之後，身體虧損異常，實不堪過度支出。這時他全身正如一隻洩汽的車胎，軟綿綿的，絲毫沒有彈性。他祇向翠珍點點頭，不說什麼，翠珍用手指刮刮面皮，齒笑他：

『勸你等一兩天，啥個來不及？照照鏡子看，剛才窮兇極惡，現在哭出眉拉，阿婆笑歪嘴巴？我去了，不要忘記，明天下午我來聽消息。早一日解決，我也省去頭腦子脹痛。真是，煩來邪氣！』

翠珍離開孟淵旅館，急忙僱一輛三輪車，回到馬思南路。她慌慌張張奔上樓，房間的門正洞開着，徐伯羽獨自坐在沙發裏，默默想心事。

『伯羽，你今天回來，爲什麼這樣早？』

『我來向你報告一個消息。』

『部隊裏又捉到一批重慶份子，是不是？』翠珍脫下大衣，掛在衣櫥裏，便在徐伯羽身邊坐下，笑嘻嘻問：『或者你又撈到一注黑心錢，數目一共多少呢？』

『我私自放掉一個重慶間諜，得到一萬五千萬酬勞。』徐伯羽摸出三張，票面各五

千萬的「撥款單」，示威似的給翠珍看：『一萬五千萬呢。這三張撥款單，竟買到一個人的性命。但是我在你身上，化費了不止一萬萬了，雖買到你的身體，還沒有買到你的心。』

『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，就是你徐伯羽。現在不必囉嗦，你說放掉一個重慶間諜，到底是誰？』

『此人你該知道，就是和你關在一間的中國飛機師，姓名叫樓景山的。』

『既然要救樓景山的性命，就不應拿他的錢。』

『他證據確實，對日本破壞工作也幹得多，或鄧田中尉偵查結果，已呈請上峯，決計將他槍斃。我如今救他，雖拿他如此巨款，他還是感激我的。』

『他那裏來這許多錢？』

『由樓景山的未婚妻，替他籌措的。未婚妻姓謝，是上海五金大王的女兒。她家裏西挨兒皮，堆足輸贏，區區三張各五千萬的撥款單，等於九牛一毛，謝小姐真不擺拉心浪。』

『謝小姐直接到憲兵隊，找你談判的嗎？』

『談判地點，在新亞飯店四樓四〇三號，這件事交涉三日，今天始告解決。當初我討價三萬萬，結果二萬萬成交，介紹人分潤四分之一，我獨得四分之三。這件事幹得十分神祕，隊部裏沒有一人知道。』

翠珍豎起一隻大姆指，稱贊徐伯羽：『你這人胆真大。難道翻譯莊方行，你也將他

瞞在鼓裏？」

「事情一到莊翻譯之手，便不容易解決。那個賊種，菜服頭就好像是他三代祖宗。」

『可是院部裏耳目衆多，你怎樣帶樓景山，走出大門的呢？』

徐伯羽仰天大笑一陣，得意忘形的說：『這一節，好像一幕戲，由我擔任導演與化裝。說來滑稽之至，叫人笑痛肚皮。我接到謝小姐的款子，立刻回部隊偷了一套日本憲兵軍服，一雙長統皮靴，一塊公出臂章，再將樓景山祕密帶到我臥室裏，把他化裝成一個日本憲兵模樣。化裝好了，真似袁美雲的化裝姑娘一樣，一點看不出是假的。於是，我便借他搖搖擺擺，說着日本話，走出警戒門。樓景山留學東京，日本話本來說得流利，又在日本空軍裏混過兩年，什麼禮節都懂得。因此，部隊裏竟沒有一人能夠發覺，大門擔任警衛的菜服頭，見他臂上套着公出的袖章，當然更不懷疑。一個囚禁了很多日子的重慶間諜，就在我掩護下，飛出樊籠，拾到了生命。此刻，說不定他已離開上海，坐火車逃往杭州了。』

翠珍又豎起大姆指，向他稱贊：『佩服佩服。然而部隊裏失蹤一個重要間諜，戒鄧田中尉有沒有責任？』

『這完全是他的責任。槍斃也許有份，我死人弗管。』徐伯羽說到這裏，興奮的拍拍翠珍大腿：『喂，翠珍，這是祕密，千萬不可宣佈。我什麼都肯告訴你，足徵我愛你之深。我拚性命到處找鈔票，也無非爲了你一人，我早對你聲明，已與太太正式離婚，

而未來的太太就是你。我的意思，能夠多設法一點錢，把家庭治得好好，彼此都多了一層保障，大家可以很美滿的過些日子。我知道你也愛我，但未履行手續，總使我放心不下。你的主張到底怎樣呢？」

翠珍早已戔竹存胸，這時故意撒嬌，倒在徐伯羽懷中，又提出要求來：

『你把一萬五千萬給我保管，作為保障，我什麼都答應。』

『這條件不算苛刻，我決無異議。不過，你應該將一切手續，做做清楚。』

『什麼手續？』

『其一，我們立刻訂婚或者結婚。其二，你與張達人正式宣佈脫離同居關係。這兩件事，為求合法起見，必須找個律師作證。』

翠珍反駁道：『我和張達人同居，並無證人。借債沒有出借據，還債不必討收據。我和張達人分就分，何必小題大做？』

『有個字據，省得藕斷絲連，拖泥帶水，日後花頭百出。如果他需要錢，只要他出價出在刀口上，我噴嚏也不打一個，照付！』

翠珍眼睛朝上一瞟：『呸，他要你的錢尋死？你自以為有血，在他面前擺闊？他現在，已回到藥房工作，他能自食其力，不必你破鈔。』

『我知道他已失業，不必瞞我。』

『什麼？——』

『而且他住在孟淵旅館，是不是？』

「嗯？」

「你剛才從孟淵旅館回來，他寫信叫你去的，你不用扯謊。」

翠珍臉蛋紅似桃花，一顆心七上八落跳着：「我不扯謊，你所說的全是事實。但是，你怎麼會知道的？」

徐伯羽陰險一笑，將三張「撥款單」塞進衣袋，推開翠珍的身體，突然從沙發裏站起，用一種警告語調說：

「明日，如果你再到孟淵，莫怪我徐某無情，我已到忍無可忍地步了。我擔任什麼工作，吃什麼飯，你偏將我當小孩哄着騙着。告訴你，爲了張達人已告失業，我不欲叫他吃虧，所以願意出相當代價，從他手裏買回你的心。爲了省得牽絲拔藤，所以你與他分開，應該請個律師證明一下。我徐某好惹時候，像隻綿羊，不好惹時候，就像隻老虎，天皇老子也不怕。過去，我被你利用，釋放你，再受你欺騙，釋放張達人。誰知你目的已達，什麼都假癡假呆，祇當我嘸啥，豈非笑話奇談？」

徐伯羽忽然改變態度，反使翠珍一時不甘雌伏，因此大家唇槍舌戰一場，各不讓步。結果翠珍講不過對方，便埋頭沙發中，嚎啕大哭。徐伯羽却披上大衣，夜飯也不吃，怒氣沖天走了。走出房門時，他說：

「翠珍，你存心跟我鬥法，好，大家看顏色。世界上沒有你翠珍，看我徐某阿做和向？不識抬舉的賤貨，算我觸瞎眼睛！」

徐伯羽走後，果然一夜沒有回來。

張翠珍因之失眠一夜。

她思量一夜，覺得這時果真和徐伯羽翻臉，未免不妥。倘使徐伯羽一去不返，從此不來纏擾，自然最好沒有，但事實上，徐伯羽是不會死了這條心的。他化費大量鈔票，和太太正式離婚，這些都非主要問題。主要問題，是因為他的同事朋友，都知道徐伯羽和翠珍戀上，萬一不能達到目的，徐伯羽臉上必無光彩。青年人心理，大抵總有些好勝，從這個問題上，可以推測徐伯羽必不甘心。現在，翠珍唯一希望，是盼望徐伯羽回家，她想用手腕再敷衍他一陣，哄得他心猿意馬，高高興興，然後將他騙到常州揚州一帶鄉下，讓新四軍的兄弟們，請他一命歸天。

挨到中午，徐伯羽依舊音信杳然。

翠珍胡亂吃一點東西，打算到孟淵旅館先走一趟。她想向張達人報告與徐伯羽鬧翻的經過，同時聽聽張達人所進行情之下文。誰知，當翠珍披上大衣，正備出房時候，徐伯羽汗淋淋的奔回來了。

『我以爲，你從此和我斷絕了。』翠珍故意冷淡地說。

『請原諒，請原諒！吵吵鬧鬧，毫無道理，我們根本都是小孩子脾氣。』

『你罵我賤貨，何必再回來呢？』

『我有事和你商量。』徐伯羽一把拉住翠珍的手，拖到沙發邊坐下：『你聽我說，』

我在憲兵隊恐怕不能立腳了。」

『樓景山的事，鬧穿了，是不是？』

「一半是，一半又不是。」徐伯羽頻頻搖頭道：『北火車站日本憲兵隊，在一隻垃圾桶旁邊，拾到一塊公出袖章，一看袖章上號碼，便將袖章送到總司令部來。總部的公出袖章，怎麼會掉在北火車站的？原來那袖章，就是樓景山用的那一塊。如今總部對這塊袖章，查得很緊，非要查出底細來不可。這樣一來，未免糟羔透頂。』

『這事看來非常嚴重。如果從袖章上，連帶查出樓景山的案子，我想你的枯郎頭，定要搬場。』

『我正在設法應付，嫁禍於人。』

『你想害誰？』

「反正我吃這行飯，害人的事，做得太多了。只要於己有利，我是絕對不擇手段的。不過眼前，還得看情形行事。」徐伯羽摸出三張「撥款單」，還有一個浙江興業銀行存摺，交給翠珍：『證明我愛你，我把這些東西全交給你。爲防意外起見，三張撥款單，你馬上到天津路致和錢莊，貼水兌現。撥款單上有號碼，不出當，總有些不妥。還有存摺上五十萬元，你也去提出來。然後把這些現款，化個名字，分存二三家銀行。銀行下午三點鐘打炸，你立刻去，在三點鐘以前把這兩件事，一齊趕好。』

翠珍接到「撥款單」，和一個存摺，心裏特別高興。這種高興，是翠珍心裏的秘密，徐伯羽不知究竟，依舊大表丑功：

「翠珍，單單這三張紙，一個摺，已有二萬萬，我們以後生活，可謂高枕無憂。此外，我尚有金條十根，每根十兩重，塞在衣櫥底下你那網舊報紙裏，你也一併收拾。但是，這屋裏已不能再放，省得萬一出事，部隊裏要來搜查。這事統歸你包辦，完全信任你。現在我依舊要到憲兵隊去，刺刺苗頭，能夠風平浪靜最好，否則我立刻回來，同你一走了事，開碼頭另外打天下。」

「我們還沒有舉行手續呢？」

「算了，算了。緊要關頭，那兒還有這個功夫？我完全信任你就是，希望你也不要拆我棚腳。我要去了，晚上再談。」

徐伯羽匆匆下樓，翠珍送到樓梯旁。徐伯羽走了一半樓梯，又匆匆回頭，叮囑道：「翠珍，銀行錢莊，都是三點鐘打烊，你要快去辦，不可耽擱。張達人那邊，要去明天去，我決不阻擋你。今天先去辦正經事，辦好馬上回家，等我消息。」

翠珍又故意甜蜜一笑，催促道：「曉得哉，去罷去罷。我不是三歲小兒，何必這般千叮萬囑。閑話少說，你早些回家倒是真的。」

徐伯羽扮了一個鬼臉，登登登下樓去了，翠珍深深嘆一口氣，回進房間。她先把衣櫥底那網舊報紙，拖出檢查，果然有十根黃橙橙的金條，塞在當中，還有一支四號轉輪手槍，二十七粒子彈。心裏十分高興，依舊把它們紮好，放在老地方。後來轉念一想，不甚安全，又將金條手槍子彈取出，藏在晒台上那隻炭篋裏面，再把另外一隻炭篋裏的炭條，蓋在金條手槍上面。她在炭篋四週，巡視一番，一點尋不出痕跡。便又用鐵鍋之

類，堆在炭簍上，打掃乾淨，才放心的回到房間，然而時間已是午後一時。

三時以前，銀行和錢莊方面的事，統統辦妥。三張「撥款單」，因為貼水很高，每元出一角五分，總共耗去二千二百五十萬。所以，一萬五千萬元，實際祇取出現款一萬二千七百五十萬。再加存摺方面五十萬，合計一萬七千七百五十萬。她將這筆巨款，分存於三家中等銀行，都是活期，而且有一家可以使用支票。

翠珍從最後一家銀行出來，原想應約到孟淵旅館，探望張達人一次。她要將徐伯羽大難臨頭的情形，告訴張達人，讓他歡喜歡喜。後來一忖，徐伯羽在憲兵隊擔任憲佐，黨羽必多，恐怕徐伯羽暗中派人在背後釘梢，事情鬧僵，因此打消此念。翠珍心想，徐伯羽派人釘梢做情報的事，一定可能，若不然，張達人之失業，張達人住在孟淵旅館，徐伯羽怎麼早就知道了呢？

然而，徐伯羽的情報，為什麼這般靈通，翠珍始終研究不出。如果說替他跑腿的人多，可是翠珍並未見到一個，他唯有佩服徐伯羽的手段高明。

回到家裏，翠珍因為疲倦得很，倒身就睡。昨夜整宵失眠，今日又奔波一個下午，精神自然支持不住，於是一上床，不一時就呼呼入夢了。

一覺醒來，已經八點。徐伯羽依舊沒有回家。

樓下這時正鬧哄哄的，二房東太太，和左右隣居女人們，好像在談論一件什麼大事。翠珍傾耳靜聽，只見她們談話中，時常提起張達人的姓名。她很詫異，就開亮電燈，奔下樓去。二房東太太一見翠珍下樓，第一個開口問：

「翠珍，我究竟應該叫你張師母，還是徐師母呢？」

翠珍莫名其妙：「我當然不承認徐先生是我丈夫。」

「張達人先生，爲什麼不回家？」

「我們有苦衷，一言難盡。」翠珍嘆一口氣。

「張先生景況不好，命運不好，在憲兵隊吃了官司，昨日又失業。」

「房東太太，你如何知道他失業？」

「經理先生辭掉他生意，他惱羞成怒，竟寫信給經理先生，恐嚇詐財。討價五萬萬，接洽地點在孟淵旅館。經理先生報告警察局，今晨張先生在孟淵旅館，已經被逮捕了。」

「房東太太，別開玩笑。」翠珍繼續一想，不像玩笑，又說：「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？」

「你讀讀這張夜報。上邊講得很詳細呢。」

房東太太隨手拿一份「新中國夜報」，給翠珍看。翠珍一看那則新聞題目，是：「失業無聊，恐嚇詐財」。內容寫得果然詳細，上面記載道：

「紹興青年張達人，前任本市平安西藥業職員，專事跑街工作。在職兩年，頗受該藥房經理倚重，乃於去歲秋末，將其擢升爲營業部副主任。張自升副主任後，少年得志，態度遽爾大變，初則花天酒地，繼則沉醉女色。不二月，結識皖籍女子張翠珍，竟一見傾心，賃屋同居於馬思南路。惟查張翠珍其人，原名章麗英，後又化名董文英，曾

在江浙一帶參加土匪游擊隊工作。日久不勝輾轉奔波之苦，遂悄然脫離來滬，鬻舞於揚子舞廳，以維生計。迨與張相識同居，始輟舞在家，一切生活費用，悉由張設法支持。張月入原不豐厚，故鄉且有髮妻兒女，賴其按月接濟，在此雙方負擔之下，景况因日見窘迫。上月初，其姘婦張翠珍，經人以參加遊擊罪，告密於友邦某機關，當遭逮捕，而張以嫌疑犯被拘受鞫。歷時月餘，張以證據不足，先予釋放。張既復自由，昨日擬返回平安西藥房服務。然該藥房經理，因張此次被捕，外界頗多誤會，為顧全藥房名譽計，即將張某解職。詎張甫出囹圄，又告失業，乃於窮極無聊之餘，竟惱羞成怒，鬪寶孟淵旅館三十五號，作恐嚇信一通，並附子彈兩粒，送交經理。信中要求資助儲幣五萬萬元，否則將以手段對付云。經理今晨得函，立即持函報告該轄警局，當由探員赴孟淵旅社，將張拘獲。經警局審訊結果，張對恐嚇詐財一事，供認不諱，詢其所附子彈來源，則稱係從新四軍方面取來。緣數年前，張在紹興故鄉，嘗一度參與該軍工作。現該犯暫押警局，明日或將移交地院法辦。」

翠珍讀罷這則新聞，覺得疑問頗多。第一點，她相信張達人不致做此荒唐事。第二點，張達人身邊並無子彈。第三點，張達人不會供出她過去的姓名和工作。她想來想去，認為此事必與徐伯羽有關，或者是徐伯羽做成圈套，蓄意將他陷害。

房東太太問道：『報上說，你還關在憲兵隊。』

『新聞記者，本來都是以耳代目，瞎纏三官經的。』

『警察局爲什麼不到此地來調查？』

「此事內容，十分複雜。」翠珍皺皺眉頭道：「我預料警察決不會到此地來調查的。要調查，早來調查了。」

『你可以求徐先生，他在日本憲兵隊，各方面兜得轉的。張先生很和善，雖然和你分開，但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你在過去情份上，應該幫幫他忙。』

翠珍皺皺眉，對房東太太點點頭，就討了那張夜報，回到樓上。這一夜，徐伯羽又沒有回來，害翠珍再失眠一夜，真鬧得她心亂如麻，不知如何才能應付當前這種複雜的局面。

次晨，她一早下床，略為打扮之後，便揀一隻手提箱，拾幾件衣服放進去，再將炭裏的十根金條，和身邊三個銀行新存摺，一併鎖在手提箱中，送到小姊妹家裏去寄存。小姊妹是一個很忠實同志，也是她和黃光華最秘密的通訊站，彼此感情最好，關係亦最切。所以翠珍所有秘密文件，全寄在那邊，近幾天爲了想借張達人溜腳，前後又寄存四箱衣服和首飾。

翠珍和小姊妹，簡單談了幾句，就開箱拿了一樣東西，匆匆辭出。她回家彎一彎，看看徐伯羽仍未歸來，原車駛到張達人服務的西藥房，去找那位老頭子經理。

同事們曾經到過馬思南路，喝過老酒，所以都認識翠珍。見翠珍進來，又一哄而上，七嘴八舌的說：

『張太太，老張是冤枉的。老甲魚經理，不知跟誰串通了，去害老張。恐嚇信我們看到，却不是老張親筆。活見鬼，今日上海，真是沒有皇法。』

翠珍點頭稱是：『我比你們明白，我特地來和老甲魚算賬，老賊在不在？』
 一個同事，望望手錶：『九點一刻必到，還有二分點。他每日到店，比搭火車還準。』

『好，我等他。我非把老甲魚的鬍鬚，拔光不可。』

又一個同事，向翠珍探問：『張太太，你是重慶份子，在憲兵隊吃了苦頭沒有？菜蕪頭狠來西，最恨重慶份子。聽說你是一個姓徐的憲佐救出來的，你和姓徐的交換條件，就是實行同居，有其事嗎？』

『我真不懂，你們何以也知道得這麼詳細？』

『完全老甲魚講的。』

翠珍沉思半晌：『你們可知道，老甲魚從那兒打聽來的？』

同事們一齊搖頭道：『老甲魚鬼鬼祟祟的，誰知道他的路道？』

『這兩天，有沒有穿西裝的小夥子，常到此地？』

『老甲魚西裝朋友，每天進出很多。不過最近半個月，老甲魚多了一個新朋友，西裝筆挺，飛機頭，歡喜用繡龍領帶。自稱姓余，人未余的余。』

翠珍一聽，賽如雨過天青，恍然大悟。同事們指的飛機頭，繡龍領帶的人，果然是徐伯羽。所謂姓余，這是徐伯羽的掩護，故意將徐字除了一旁，拿去雙人旁，故稱余了。

這時恰巧九點一刻，老傢伙經理，大搖大擺到店了。他也是認識翠珍的，一眼望

見，不禁一怔。旋即強作笑容，打躬彎腰，一邊迎着翠珍進經理室，一邊吩咐學徒端茶敬烟。

學徒端好茶出去，經理急忙把門加鎖，回頭坐定，抹抹鬍髯道：

『張太太，你來得正巧，敝人原想找你商量商量。張兄少年氣盛，血氣方旺，此事未免做得魯莽。要用錢，不妨和敝人面談，彼此同業，又是多年賓主，力量所及，無不幫忙之理。然而仰天討價，開口就是五萬萬，那就太無分寸。不過這也不成問題，銅彈銀子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只要敝人有，敝人絕對不會疙瘩。問題在張兄附來的兩顆子彈，反使敝人無從應付。敝人如數答應他，可是傾家蕩產，一家一當也湊不攏五萬萬。敝人不答應吧，擺在面的兩粒子彈，却又不肯讓步。敝人進退兩難，原打算到孟淵旅館和張兄談談，也就爲了他既有子彈，當然必有武器，爲顧及這條老命安全起見，唯有作罷。後來想托一個朋友，代爲前去談判，倘使張兄能夠讓步，敝人求留人息事，倒願設法籌措。誰知朋友取意主張報告警局，事情就因此鬧僵。少年們一念之差，往往容易墮落，敝人站在同事立場，很替張兄惋惜。聽說警察局今日要將張兄移送法院，那末他日開庭，敝人當然是個原告，屆時在庭上決不追究。人非聖人，誰無過失，敝人能夠幫忙，還想代爲懇求庭上，姑念初犯，從輕發落，希望張兄脫罪呢。』

翠珍臉色一沉：『這倒不必。達人既然有胆量寫恐嚇信，無非自作自受，何必經理再去幫他的忙。』

『幫忙理所應當，義不容辭。』

「經理既然肯出力，可以直接到警察局將他保出，不是更省事費力嗎？」

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老傢伙反覆考慮道：「這個恐怕很難。」

翠珍一聲冷笑：「請問經理，那封恐嚇信，是否達人親筆所寫？」

「大概是吧？這個，我，我不大清楚。」

「達人在貴店服務已久，他的筆跡，難道經理還沒有弄弄靈清？」

「這個，這個。」老傢伙有點心虛了。

「世界上，沒有永遠的祕密。經理先生，我們不妨說老實話罷。」翠珍正色說：

「假戲要想真做，應該做得像樣一點。倘使鬧穿了，論法律，坐牢恐怕要經理先生自己去哩。」

「我被達人兄敲詐，我犯什麼罪要坐牢？」

翠珍拂袖站起，裝出要走樣子：「那末一切在後再談罷。讓你去找徐伯羽，先商量一個辦法來應付我。」

老傢伙被翠珍一語道破，心急慌忙拖住翠珍，連連要求道：

「有話可講，有話可講。張太太，我們再談談，你不要生氣。」

翠珍回身坐定：「徐伯羽是日本憲兵隊裏的一個憲佐，他可以製造勢力，可惜不能製造法律。他有背景，我何嘗沒有背景？他有手槍，我何嘗沒有手槍？他有羣衆，我何嘗沒有羣衆？我的身份，經理大概早已略知一二。我和徐伯羽暫時同居，本來是利用他的，一個獻身於特務工作的女性，肉體的犧牲，原很平常。但爲顧全大局，就不願過份

跟他計較，誰知他得寸進尺，佔了我肉體，又去陷害達人。尚有目的，而你經理先生，却與達人有點什麼仇隙呢？如今事已至此，我決不能休，明日我親自到法院去自首，今夜我當先殺徐伯羽。」

翠珍邊說，邊自大衣袋裏摸出一支四寸小手槍，亮了一亮。又冷笑一聲，接着說：「或者請經理用電話報告警局，指我是刺客，將我捉去罷。」

老傢伙面色灰白，滿頭大汗，牙齒發抖道：「該死該死，此事真做得錯盡錯絕。早知如此，早知如此——」
「嗯！」長嘆一聲，旋即向翠珍長作一個揖：「張太太，請你幫幫忙，什麼我都可以答應。」

「我早就表示過，我們不妨說老實話。」

「當初，我素來不認識徐某人。」老傢伙拭拭汗珠道：「有一日，他自稱姓余，突然來找我，向我探問張兄出身和底細。他是根據張兄身邊市民證，才想起到此地來的。那時候，聽說你已經釋放出來了，而且正和徐某同居，當時我曾勸過徐某，不該強佔有夫之婦。但是徐某若無其事，只當我的話放屁。此次以後，他就時常到這裏走動，要我替他找尋西藥業方面的情報。凡是同業中國積西藥，或者私下運西藥至內地去，或者西藥業方面有重慶份子，都叫我向他報告。有一日，他利用日本人關係，替我以配給價格，購進五百兩麻酔劑，一轉手之間，竟讓我賺進二萬萬元，當時我曾酬謝他半數，表示永久與他合作。我一方面，爲貪圖鈔票，將他利用，一方面又因爲他在日本憲兵隊做事，深怕得罪他。我知道他懷恨張兄，所以張兄前日回店，我竟不敢留用，以免惹出是非。」

不料張兄剛步出店門，恰巧徐某趕到，他見張兄朝南走，便在背後釘梢，才知張兄在孟淵旅館開了房間，而且從茶房手裏，偷看到張兄給你的信。前夜晚上，張兄忽到辣斐德路舍間找我，說是決計設法陷害張兄，然而避免你懷疑，不主張再用憲兵隊力量。我怎樣向他阻勸，毫無辦法，並說非要我幫忙不可，我畏他勢力，因此答應下來。於是他交給我一封信，兩顆子彈，約我昨日早晨到一樂天喝茶，陪我到警察局報告。警局探員，他都認識，由他花了一千萬，教他們將張兄重刑逼取口供，移解法院。等待開庭之日，他打算再利用日本人關係，以政治犯將他引渡。那份新聞稿，也是他起草的，所以新聞中提到新四軍三個字。」

『達人到底參加新四軍工作沒有？』

『不但參加，而且如今還保持連絡。聽說張兄也是一個間諜，因為非常機密，很少有人知道。你雖然和他同居，恐怕也瞞住你的，此事是他被捕後，他的介紹人親口告訴我的。不過，關於這一點，我並未向徐某聲明。這次我為徐某所逼，害張兄又失去自由，非常抱歉。』

『陷害愛國份子，你不怕有意外危險？』

老傢伙頓足道：『荒唐荒唐，該死該死！』

『現在你打算怎樣善後呢？』

『張太太，一切聽你吩咐。』

『達人此刻在警局，我一時想不出好主意。我唯有馬上去尋徐伯羽，叫他設法。既

然他已失去人性，我不會恕饒他的。」翠珍整整大衣，站起身來，沉思一會，對總經理警告道：『請你以生命担保，我離開藥房時，在路上遇到意外，或者今後有什麼意外，你不能逃掉責任。你聽清楚，和我同樣身上有武器的同志，上海很多，也許有一個就在你店裏擔任職員。』

『敵人無此胆量，放心放心。』經理頓時打了一個寒噤。

翠珍離開藥房，一輛三輪車到大新百貨公司，從西邊的門進去，兜了一圈，注意沒有人釘梢，又坐三輪車到小姊妹處。她把那支四寸小手槍，開箱藏好，再匆匆奔回馬思南路自己家裏。一探聽，徐伯羽仍未回來，料到徐伯羽已出毛病。爲了探明真相，就冒險到憲兵隊，一觀究竟。

到憲兵隊門前，遇到翻譯莊方行，他正在和一個瘦骨支離的女人在談話。那女人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騙她到南京飯店，害她關進憲兵隊的吳采蓮。

吳采蓮看見翠珍，而孔一紅，喊着從前的姓名章麗英：

『麗英，你也改變了，做了漢字頭？』

翠珍眼睛一白道：『做漢奸也要路道，你吳小姐又不肯替我介紹。』

『冷言冷語做什麼？知道你搭上徐憲佐，算你有手段。』

翠珍沒有理睬她，回頭問莊方行：

『莊翻譯，今天我來報到，戒中尉在嗎？』

莊方行連忙點頭：『戒中尉到特務機關去，馬上回來。老徐昨日突然生起急性瘧，

疾，病倒在牀上，快去望望他能。」

『夏天沒有到，怎麼會生起急性瘧疾？』翠珍有些懷疑起來。

莊方行正色道：『翠珍小姐，我從來不講笑話的。對於你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。可惜我們接觸機會太少，所以，彼此很隔膜。』

『當初我在憲兵隊裏受審，可吃了莊翻譯的苦頭。』翠珍回頭對吳采蓮一聲冷笑：『這，都是吳小姐賜給我的。幸而生來骨頭賤，嚐嚐幾種刑罰，還可以咬緊牙齒頂一項。如果將我槍斃，今日就無機會，再能重見吳小姐了。』

吳采蓮給翠珍諷刺得滿臉通紅，一言不發，只是垂頭喪氣。莊方行對吳采蓮道：

『吳采蓮，快回去罷。部隊裏按月津貼你的錢，數目不算小，怎麼你總一直鬧窮。戒鄧田一次一次份外接濟你，已經感到頭痛。你在工作上沒有成績，做來的情報，又平淡無奇。特工主要任務，是對事，不是對人，第一講究情報準確，並不是隨便捉幾個重慶份子，就算功勞的。要錢用，只要你努力，老戒無不爽快。你專門纏住我借錢，我那裏有力量？年紀輕輕，別的沒有學會，倒先抽上一口大烟。這般胡鬧下去，看來你的丈夫，也快要被你出賣了。去罷去罷，我今日手頭實在不便，等到月底，我再替你想點辦法。』

吳采蓮又給莊方行搶白一頓，更覺無地自容，有如喪家之犬，果然走了。莊方行指指那瘦骨支離背影，不勝慨嘆道：

『墮落的壞子，真是女孺三！』

翠珍睜眼鬚然一笑：『你不能罵她，她是你的同志。』

『翠珍，你才是我的同志呢。』

『我沒有參加憲兵隊，担任漢奸工作，怎麼可稱同志？笑話笑話！』

『如果你願意，我們到新亞咖啡館喝杯咖啡，隨便談談。』

翠珍認為，與莊方行能夠取得連絡，對自己多少有些利益。她知道徐伯羽和莊方行，素來面和心不和，不如乘機從中挑撥一下，替徐伯羽多樹幾個仇敵，使徐伯羽受到四面夾攻，無法應付。當時就跟莊方行到新亞咖啡館，在角落裏揀一隻沙發火車座坐下。

侍女將牛奶咖啡端來後，莊翻譯忽然結束了普通閑談，向翠珍鄭重問道：

『翠珍，你可知道黃光華近來的行動？』

『莊翻譯，你預備將咖啡館當做法庭，審問我麼？』

『千萬不要誤會。請你相信我的人格。』

『在你們面前，我實在怕聽黃光華三個字。』

『其實，我們私下談談，毫無關係。』莊方行真摯的說：『我是了解你的。同時，我應該告訴你，釋放你走出憲兵隊的，不是徐伯羽，却是我莊方行，我無非利用徐伯羽，轉移日本人的視線罷了。』

『釋放我的，是你的主張？』

莊方行燃上一支紙烟，低聲的說：『徐伯羽的橫行不法，什麼都瞞住你的。黃光華

最近數天要回上海，他是你的丈夫，他會親口告訴你一切。老實說吧，我確實是黃光華最忠實的同志，如果不信，我有憑據。」

十一

莊方行摸出的證據，僅是一張金剛百貨公司的發票。這種發票，在翠珍眼中看來，可以一目了然。黃光華上次離滬，曾作最後一次整頓組織，淘汰幹部，挑選了二十個忠實同志，留在上海，繼續執行任務。其餘均一併攜至內地，隨他另外活動。留滬二十個忠實同志中，翠珍即其中之一，餘皆分散各職業層中。彼此並不相識，更無聯絡，由各人單獨活動，而搜得情報，係直接向黃光華報告，亦毋須送交通訊站轉遞。這二十個人，只有黃光華一人心裏明白，翠珍迄今無法探知底細。不過，爲便利避免誤會起見，當時每人都發給一紙證據。所謂證據，實際就是各個公司的貨物發票。然而這二十張發票，看看好像簡單，裏面祕密却很多，誰想偽造，絕不可能。發票分金銀銅鐵錫五種標記，金字號四張，一是金剛百貨公司，二是金山旅館，三是金貓糖果公司，四是金陵酒家，不但發票的名稱不同，印花稅上也有記號，摺藏方法更是預先指定。總而言之，這二十張發票，張張不同，決非一式一樣。而這些發票，却曾由翠珍親手紀錄在案。

翠珍看見莊方行，執有金字號發票，喜出望外道：

「莊翻譯，你既然是自家人，爲何不早說明？」

「爲防止意外，我不便宣佈。」

「光華月前，屢次來信提起金剛號成績最好，想不到金剛號原來是你。」

「所以，我們才是真正的同志呢。」

翠珍伸出手去：「我們應該握手，我們從此合作。」

莊方行伸出手來，握一握翠珍的手：「你不知道黃光華近來行踪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自從跌進憲兵隊，就和他斷了連絡。」翠珍鎖緊眉梢道：「戒中尉逼我到海門去領捉，差點兒送掉光華的命，幸虧徐伯羽把他放了，不然，光華早就爲國犧牲。」

「你因此感激徐伯羽，是不是？」

「從這種地方看，徐伯羽尚有可取之處。」

莊方行仰天大笑道：「你完全錯了。這個小孫子王八旦，完全人面獸心。」

「難道徐伯羽另有作用？」

「徐伯羽前腳將黃光華送走，後腳馬上派人把黃光華捉住，禁閉在海門城隍廟裏。」

徐伯羽原是海門人，海門地界，人頭極熟，就招呼了兩三個結拜弟兄，看守黃光華，日日將他非刑吊打。一要黃光華交出槍枝，二要黃光華交出秘密電台，還有第三件，真真笑話，要黃光華寫親筆字據，和你脫離夫妻關係。」

翠珍冷汗交流：「三件事，光華答應了幾件？」

「黃光華屁也不放一個，甯可死。」

「身體一定受到損害？」

「幸而他體格結實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翠珍十分着急。

「黃光華一句不肯吐露，那些狐羣狗黨，便寫信向徐伯羽請示。徐伯羽一想，既然黃光華身上榨不出油，大爲光火，就回信叫他們將黃光華送到海門憲兵隊歸案。誰知信還沒有寄到海門，黃光華却已乘機脫逃了。」

「徐伯羽的結拜弟兄，不追趕嗎？」

「逃出城隍廟時，天尙未亮；看守的人，正睡得像隻死豬。黃光華立刻與留在海門的同志，取得連絡，扮成一個和平軍高級軍官，裝了假鬍髭，搭輪船到了甯波。後來，其他同志，也設法陸續撤至甯波。現在黃光華又奉到命令，預備再混到上海，痛痛快快幹一番。我已接獲他的消息，最近要來。」

「徐伯羽這傢伙，實在可惡之極。我非解決他不可，現在他也有把柄落在我手裏了。光華大約幾時回滬，我要替光華先報此仇。」

翠珍氣憤填膺的，將徐伯羽放走樓景山的祕密，一五一十講給莊方行聽。這消息在莊方行聽來，却有些半信半疑。他沉吟着道：

「部隊裏的公用袖章，落在北火車站，確有其事。現在戒鄧田正調查得十分認真，徐伯羽還夾在中間，嚷着非調查不可。但是，樓景山溜走的事，尙未發現。如果這是事實，我可有把握，要徐伯羽的腦袋搬家。」

翠珍獻計道：「最好你到獄中先探望一次，倘使樓景山果真已逃，我們再作計

較。」

『對對對，我先去走一趟，你在這裏等我，也許我帶戒鄧田回來，共同應付。』

莊方行站起來就走，被翠珍阻住了：『慢！對於這件事，我主張有一個原則。一、不牽涉到樓景山的未婚妻謝小姐。二、不牽涉那個介紹人。三、二萬萬款子的事，不必提起。四、不必說明他們接洽地點，是在新亞飯店四〇三號。莊先生，你的意見怎樣？』

『很好很好。我們主要目的，原是懲罰徐伯羽一人。』

莊方行匆匆而去，獨留翠珍一人，在咖啡館裏。翠珍這時，心境極不安靜。她想想徐伯羽的事，能夠解決，固然好。但，關在警察局裏的張達人，又怎麼辦呢？即使能夠設法將張達人營救，然而黃光華又馬上要回上海了，以後日子，是否仍有別的糾紛發生？

翠珍想了半小時，依舊不得要領。莊方行却偕戒鄧田，有說有笑進來了。翠珍笑容滿面的，上去迎接他們，先招待戒鄧田坐下，便問莊方行道：

『獄中看過沒有？我說得對嗎？』

莊方行點點頭：『果然是事實。徐伯羽胆量不錯，敢在戒中尉面前，大鬧槍花。剛才才在部隊，我已向戒中尉報告。』

翠珍豔媚地，視戒鄧田一笑。戒鄧田捋捋仁丹鬍子，表示感謝道：

『張姑娘，你能幫助我破案，我非常感謝。樓景山是要犯，證據確實，我已判他死

罪：等待特務機關批示下來，立刻執行。想不到徐憲佐胆敢放走，那末我決以重慶份子加在徐憲佐頭上，採取緊急措置，將他槍斃。但是，我知道徐憲佐十分愛你，你們感情極爲融洽，你怎麼會來告發的呢？」

翠珍的心，怦然一跳，假裝鎮靜道：「第一、可以證明我非重慶份子。第二、在戒中尉面前，我表示坦白。第三、我希望有機會參加貴處工作，接受戒中尉指揮。第四、我與徐伯羽感情雖好，但不贊成他的行爲。所以，我不能不來告發。」

戒中尉拍手稱好，非常謙虛道：「張姑娘這樣做，有理有理。能夠參加我們工作，我和莊翻譯，一致熱烈歡迎。」

「我的能力很低，恐怕要辜負戒中尉的美意。」

「客氣客氣。以徐憲佐釋放樓景山的事來說，張姑娘的功勞，已不可沒。此事幸而發現得早，倘使徐憲佐溜脚一走，形勢就糟透了。這件事我有責任的，而且完全是我一個人的責任。」

莊方行插嘴道：「戒中尉，你打算怎樣感謝張小姐呢？」

戒中尉閉目略思道：「張姑娘無論提出任何條件，我都答應。」

「我有一件事，請戒中尉和莊翻譯幫忙。」翠珍想起張達人的事，便把徐伯羽因爲企圖佔有她，危害張達人經過，說了一遍。戒中尉聽後，哈哈大笑道：

「這是小事。我只要寫一張卡片，立刻可以保出。」

「如果已經移解法院呢？」

『也容易。我可以將張先生引渡過來，再行釋放。否則，索性命令法院將藥房經理嚴辦，他不該與徐憲佐串通、陷害善良。』

『我倒不想把事情擴大。』

『總而言之，此事小得像粒芝麻，不成問題。』戒鄧田又搖搖仁丹鬚子：『我要考慮答謝張姑娘的，決非此類小問題。』

時間已近中午，戒鄧田堅留翠珍，在新亞西餐部進餐，翠珍婉謝不果，也就答應下來。於是由莊方行通知侍者，並取了半打啤酒，兩杯威士忌，以及一些陪酒的菜。酒菜端來，戒鄧田先替翠珍斟了一杯啤酒，又替莊方行斟了一杯啤酒，他自己則舉起那杯威士忌，大聲嚷道：

『來來來，我和莊翻譯先敬張姑娘一杯，表示慰勞。這杯以後，張姑娘能喝就多喝幾杯，不能喝，我決不再勸酒。』

『謝謝兩位。』翠珍端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對戒鄧田一笑道：『現在我要反敬一杯。』

『好，好，好。我喝五瓶也無妨，我是酒鬼。』

戒鄧田與高彩烈的回答着，三個人又來一次對杯，戒中尉渴的依舊是威士忌。翠珍深恐萊蕪頭，喝得太多，誤了大事，指指酒杯道：

『戒中尉渴醉了酒，不要誤事呢。』

『不會的。我從來不會因酒誤事。』

翠珍故意引到正題：「徐伯羽的事，戒中尉打算如何處置？萬一被他聽到風聲，溜走了呢？」

戒鄧田微笑不語。莊方行代爲回答：

「我忘記告訴你。我在部隊裏，向戒中尉報告這個消息後，戒中尉早派人將徐伯羽監視，徐伯羽的行動，已經失去自由了。至於徐伯羽未來命運，則難決定，然而私自釋放重要間諜，在日本的軍法上說，無論他此舉副作用如何，當是死罪。」

戒鄧田點點頭：「我已聲明：我當採將緊急措緊，有權先將徐憲佐槍決，然後再呈報。」

三個人喝喝談談，十分融洽。待興盡席散，翠珍要求戒鄧田寫一張卡片，戒鄧田果然照辦，而且寫了兩張，一張致警局特高科長小犬五郎，一張致地方法院趙院長，並加蓋橢圓形私章。寫妥，交給翠珍道：「最好請莊翻譯陪你去走一次。無論尙在警局，或已移解法院，我的卡片到，一定釋放的。你們快去辦吧，我要回部隊審問徐憲佐，也許不等莊翻譯回來，我已將小徐執行。」

「能不能待我回來陪審？」莊方行提出要求。

「我想參加旁聽。」翠珍也提出要求：「必要時，我可以算是證人。」

戒鄧田搖搖頭道：「這可不必。徐憲佐是本隊軍人，審訊形式很簡單的。」

當時，戒鄧田便命侍女算賬，由他在賬單上簽了名，三人一齊走出新亞。戒鄧田回部隊去了，莊方行即偕翠珍，一同僱車到警局。一路上，莊方行又用術語，和翠珍談了

許多秘密。他希望翠珍能以女性的魔力，攏絡戒鄧田，刺探各種機密情報。據莊方行說，戒鄧田雖然僅屬一個中尉身份，然而而是日本軍人中的少壯派，在上海及華中一帶，頗有相當中心勢力。所以，他主張翠珍必須特別和他接近，去設法找尋一切日本軍事方面的重要線索。這在翠珍，當然樂於答應。爲了國家，爲了組織，她很願意努力去做，雖赴湯蹈火，皆所不惜。

莊方行伸出手去，低聲的說：『我們再握一次手，預先慶祝你，出馬成功。能夠這樣，對國家，對民族，對黃光華個人，你才能問心無愧。當初你跟張達人同居，是錯誤的，後來你將肉體供徐伯羽玩弄，也是錯誤的。論犧牲，要先比較收獲。你也許是利用他們，然而他們被你利用的程度有限，你實在得不償失。而且，恕我說句老實話，你在張達人徐伯羽兩人方面，都已陷入兒女私情，至於無法自拔。今日你雖然設法解決徐伯羽，這無非證明你愛的自私，因爲你愛張達人，更甚於愛徐伯羽的緣故。我站在同志立場，希望你以後能糾正這種不正確的意識。你還得繼續充實你自己，鍛練你自己，你應該以工作上的成績，去贖回肉體上的罪惡，應該在黃光華的心上，樹立你的獨特人格。張小姐，不，我應該稱你章麗英同志，千萬記住我的忠告！』

翠珍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：『我宣誓能接受你的忠告，你放心。』

『你的符號，我尚沒有知道。』

『我也是金字號。你是金剛公司，我是金貓公司。』

『既然你也是金字，可見黃光華十分重視你。望你學習金貓精神，在黑暗中去活』

動，捕捉我們的敵人。」

『我再向你宣誓，不會使你失望。』翠珍緊緊握着莊方的手：『莊先生，請你不斷指示我。我做夢想不到，一個月以前，審問我，恐嚇我，幫助日本人刑罰我的你，原來是我們的同志。』

『那是一幕戲，我不能不假戲真做。當時使你受到痛苦，很抱歉。例如樓景山，我也那樣對付他的，可惜他證據太多，結果我竟無法幫助他，現在他被徐伯羽放走了，我心裏十分喜悅。樓景山是好漢，他係空軍間諜人員，技術相當好，以後或有機會再見面，我們應該向他學習。』

車到警察局門前，莊方行偕翠珍入內，找到特高科長小犬五郎，一探聽，張達人尚未移解法院。當由莊方行，出示戒鄧田的卡片，要求保釋。小犬五郎一見卡片，立刻允許釋放，經過一刻鐘，張達人果給提了出來。翠珍見他面色慘白，頭髮蓬亂，兩眼也陷了進去，而且左頰浮着青色。一望而知，苦頭曾吃了不少。張達人發現翠珍到了警局，却一陣心酸，不禁掛下兩行熱淚。

小犬五郎望望張達人可憐樣子，問莊方行：

『如果張先生是被誣告的，要不要將平安藥房經理逮捕，請其坐牢？』

莊方行明白小犬五郎畏懼戒鄧田，故作此說。乃笑着回答：『事情既告一段落，不必追究了。』

翠珍不服氣：『一個無罪的人，怎麼可以屈打成招？是誰幹的，我要控告，連警察

局的探員，一併控告在內。」

小犬五郎抱歉道：「尙未經過法律手續，有罪與否，警局沒有職權判斷的。至於探員體罰張先生，原屬違法，讓我調查調查，依法處理。」

「小犬先生，算了算了，麻煩你，很抱歉。」

莊方行搖搖手，向小犬五郎打了招呼，便帶翠珍張達人，離開警局。當時，莊方行想回部隊去，翠珍却堅要他再到平安西藥房走一趟，主張去向老傢伙經理，算一算這筆混賬。莊方行依舊是「算了算了」，不欲追究，但被翠珍纏住不放，祇得同行。翠珍理由十足：

「他是商人，能夠黑心害人，可見老甲魚是隻壞蛋。我們不能饒恕他，至少，要他拿點鈔票出來。」

莊方行一想很對：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叫他知道強中還有強中手，以後不敢胡作非爲。能挨到一點錢，補助黃光華回滬後的工作經費，也很有用。」

張達人始終不明內幕，只有跟着走。因此，三個人乘車直駛平安西藥房，由翠珍領導，逕自衝進經理室。老傢伙發現張達人回來，早已魂不附體，復見莊方行全身穿的是黃色軍人服裝，自知大禍臨頭，竟駭得呆若木雞，不知應付。翠珍向張達人擠擠眼，張達人方才大胆的道：

「經理，我們賓主有年，感情素來不錯。……」

「是，是，是是……」

「我們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。你爲怎麼要陷害我，請問是誰唆使的？」

「是，是，是是……」

莊方行眼睛一彈，叱喝道：「老甲魚，不要裝腔，有話老實說。我是日本憲兵總司令部。的莊譯翻官方行，又是徐伯羽的上司，這時奉命帶張先生來此調查。你那兩顆子彈，從那兒得來，你是否暗通遊擊隊的土匪！你是商人，爲什麼家藏殺人武器？如果說，子彈係徐伯羽交給你的，徐伯羽的口供，却堅不承認，而况徐伯羽已經槍決，你要老實講，不必朝死鬼頭上推。」

老傢伙全身發抖：「都是，都是，都是徐伯羽幹的，實實在在。」

「你利用徐伯羽的勢力，害過幾個人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，天地良心。我是正當商人。」

莊方行手一揚，擱老傢伙一記巴掌：「正當商人，却串通了一個憲佐，誣告張先生恐嚇詐財。這也稱爲正當嗎？」

「是，是，是是是。」老傢伙一手掩面，眼淚淌下來了。

「你在報上發表新聞，竟指張先生向你敲詐五萬萬。你算表示血脾，一敲詐就是五萬萬。現在張先生名譽受到損失，身體嚐到痛苦，以後在上海還能做人？」莊方行一兜兜到正文：「你預備怎樣賠償張先生的名譽損失？」

老傢伙付了半天：「我願登報道歉。」

「報紙上道歉，當然不能少。還有呢？」

『我再賠償張兄現款一百萬。』

『一百萬和五萬萬比較，只有五百倍之點點一。你的算盤，倒很精明。』

翠珍冷哼一聲，插嘴道：『莊翻譯官，跟他多嚕囉什麼，先帶他到憲兵司令部再說。張達人不要他的錢，現在憲兵方面是要他去談話，調查他和徐伯羽之間，是否尚有其他罪惡。』

莊方行故意摸出手槍來，喝着：『走走走，跟我走。你要溜腳，手槍不認人！』老傢伙急得雙膝跪下，抱住張達人的腳，懇求道：

『張兄，救救我，我願意多用點錢就是。』

三個人，於是一個硬，一個軟，一個從中折衷，結果老傢伙答應以三萬萬了事。老傢伙手頭因無現款，撥電話四處接洽，將一部份囤積的西藥原料，向同業抵押。然後才開兩張，票面各一萬五千萬的即期支票，交付張達人之手。莊方行摸出一張有銜卡片，放在桌上道：

『聽清楚，那些錢是賠償張先生的名譽損失，絕非向你無故勒索，日後不要纏夾後悔。支票如果退票，唯你是問。倘使你對我有什麼懷疑，可打電話到總司令部探聽。現在，你寫份悔過書，交張先生收執。並擬一則道歉啓事，刊登本市各大報三日。至於你與徐伯羽，有無其他害人行爲，一經調查屬實，憲兵隊隨時要來傳你談話，你若潛逃，以後休想做人！』

莊方行隨即將老傢伙的市民證號碼，記錄下來。四個人，同時商量一次悔過書及道

款啓事的內容，然後由老傢伙親筆繕寫，並加蓋牌號圖章，私章，及捺了指紋。

關於悔過書，草草寫道：

「立悔過書人許仲明，今因一時受人愚弄，竟捏造恐嚇書，誣告本店職員張達人君，控其恐嚇詐財，致使張君爲警局逮捕，蒙受不白之冤。現張君已由憲兵總司令部戒鄧口中尉保釋，調查之下，知係仲明設計陷害。張君原擬提出訴狀，控告仲明於有司，幸經莊方行先生出面調停，不予追究。仲明感恩之餘，除自願賠償張君名譽損失，備幣三萬萬元外，並向張君及莊方行先生保證，此後不致再有同樣行爲，以免自蹈法網。恐口無憑，特立悔過書，呈交張君存執，立悔過書人許仲明印。」

關於道歉啓事，草草寫道：

「鄙人許仲明年老無知，一時受某某愚弄，竟捏造書信，向警局誣告本藥房前任職員張達人君，指其恐嚇詐財五萬萬。致累張君在孟淵旅社，無辜被捕，禁閉達二日之久。旋張君由日本憲兵總司令部戒鄧田中尉，具保釋放後始查出真相，知係鄙人串通某某蓄意加害。張君原擬具狀提起控訴，欲繩鄙人以應得之罪，幸蒙莊方行先生，從中斡旋，不予追究。然張君無辜被拘二日，報紙爭載，不特身體失去自由，精神遭受打擊，而名譽尤蒙不白之冤。鄙人思過感恩之餘，除賠償張君經濟損失外，並登報向張君表示衷心道歉如上。平安西藥房經理，許仲明啓。」

莊方行將兩紙原稿，讀了一遍。他把悔過書遞與張達人，又向老傢伙，指指道歉啓事，正色說道：

『啓事明日要見報。這份由我帶回存案，明日報上刊出時，文字如有錯誤，我就不客氣，立刻將你逮捕。』

老傢伙看他們做得這般認真，方才明白事態確極嚴重，所以凡有吩咐，總是唯唯稱是，不敢抗違。而視張翠珍，尤十分恭敬，他知道此事都是翠珍一人設法，故對翠珍更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暗暗稱讚她神通廣大。當他送這兩男一女出門時，特地向翠珍大拍馬屁，表示連絡：

『張太太，明日中午，敝人決計在杏花樓設宴，爲張兄鎮鎮驚駭。不敢鋪張，大家喝杯淡酒。務希賢伉儷撥冗光臨，而且還請邀莊先生同來，敝人一定倒屣歡迎。』

張達人懷恨舊事，沒有理睬。翠珍不忍道：

『這也不必了，而且我們都無功夫。再見再見。』

莊方行急於想回部隊，僅與翠珍耳語了一陣，就慌張僱車，揚長而去。翠珍則叫三輪車，偕張達人回到馬思南路。在車上，張達人頻頻向翠珍問長問短，翠珍乾脆回答道：

『到家裏詳細談罷。』

『馬思南路，我不願意去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是不是怕見徐伯羽？』

『我與徐伯羽，勢不兩立。』

『但是，徐伯羽也許不再回來了。』

張達人沉思半晌問：『莊翻譯說他已經槍斃，果有其事？』

『徐伯羽結局大概如此，然而這時，他仍活在人間。』

『今日你講話，有些吞吞吐吐。能不能說得詳細一點？』

翠珍神祕一笑：『你之觀察，果然沒有錯誤。我做人態度，從此要改變了。總而言之，徐伯羽不會再回來，我和他關係，今日已告一段落。他此刻雖尚活在人間，恐怕這只是最後的一日吧？你等待着，說不定晚上，莊翻譯會來報告徐伯羽的死訊。』

『我們在孟淵裏的計劃，尙未實現，原來他惡貫滿盈，死日終於到了。』

『你很興奮，是不是？』

張達人握着翠珍的手：『翠珍，你也應該興奮。徐伯羽是我們的仇敵，仇敵既能除掉，我們從此可以太平，過些安逸日子。』

『但是，你莫十分樂觀。』翠珍又神祕一笑：『我們的關係，恐怕也要告一段落了。』

『怎麼？你打算拋棄我？你與莊翻譯……你愛上莊翻譯了，對嗎？』

『我不希望你侮辱我。從今日起，我要改變自己，我要放棄兒女私情，我要好好做人，做一個有意義的人。』

翠珍說罷，便沉默下來，態度異常嚴肅。張達人不敢開口，他也浸在一種沉思的悲哀中。車到馬思南路，有一輛人力車正停在弄口對面馬路邊，車夫坐在車上，把頭縮在一頂破舊銅盆帽下面，正在打盹。翠珍對蹲着的車夫，掃了兩眼，旋即轉身偕張達人回

到屋裏。誰知張達人剛剛坐定，翠珍忽然失聲叫道：

「呀，黃光華果然回上海了。弄口那個人力車夫，好像是他化裝的。」

十二

翠珍心急慌忙，跌跌衝衝奔下樓，趕到弄口。這時弄口，却冷清清的，人力車早已不見。再追到辣斐德路探望，法國公園圍牆外，雖停有幾輛車子，但車夫的面貌，沒有一個像黃光華。她心裏疑惑不決，復乘車到小姊妹家中打聽，因為那邊是黃光華指定的秘密通訊站，如果黃光華已經回滬，那邊當能早得通知。可是奔波結果，那邊一樣毫無消息，小姊妹還齒笑翠珍，說她大約是過份思念黃光華所致，故能演出這樁見神見鬼，庸人自擾的笑話。翠珍回到家裏，精神很頹廢。張達人上前問道：

「翠珍，找到黃光華沒有？」

「此事很奇怪。我們回來時，弄口對面馬道邊，停有一輪車子，車夫坐在車上打瞌睡。我當時會對車夫望兩眼，覺得那人一雙手，生得雪雪白，不像個拉車的。後來回家一想，才轉到黃光華的頭上，所以追出去。不料兩三分鐘功夫，車和人都看不見了。」

「你有什麼理由，可以決定車夫是黃光華呢？」

「第一種特徵，皮膚很白。第二種特徵，身體很胖。」

張達人抿抿嘴唇道：「白皮膚，大塊頭的黃包車夫，上海那那氣氣。這樣說來，都

要變成黃光華了。」

「而且，車夫的破呢帽，故意掩住面孔，形迹上也很可疑。」

「這是你神經過敏，自說自話。」

翠珍跳起來，不服氣道：「那末前後不滿三分鐘，那輛車子，爲啥忽然不見了？」

「路上的行人，隨時都喊黃包車的，這個嚙嗆稀奇。你的推測，完全錯誤。」

「不過黃光華最近幾天要回上海，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」翠珍眉頭一縐，心事重重，反駁道：「這報告，我從早晨接到，你懂個屁。剛才我們自藥房回來，路上我已告訴你：我們的關係，恐怕也要告一段落了。——我說這句話的原因，亦即在此。黃光華這次回上海，行動自然特別祕密，特別謹慎。我固然是他妻子，但已與他分離數月，而且我現在已和你同居，對於我，多多少少要防一脚。古語說得好，最毒婦人心，他恐怕我將他出賣，因此先來偵查我的行動，亦未可知。」

「黃光華真的回來了，你怎樣打算？」

「不用說，當然物歸原主，我依舊跟他走。我和你同居數月，你待我不錯，我也沒有待虧你，如果分開，各無後悔。你紹興鄉下，有太太，有兒女，事實上亦不容許你與我永久相處。我們反正遲早要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的，希望你不必把別離一事，看得過於認真。你的經濟情形，我很明白，我願意接濟你一萬萬。我和徐伯羽攪七念三，住了半個多月，已騙取到一部份現款，尚有餘力，足能幫助你。」

翠珍從大衣袋裏，摸出兩個銀行存摺。原來她剛才到小姊妹家裏走一趟，乘便已帶

了兩個存摺回來。她將存摺放在桌上道：

『一個存摺有五千萬，一個存摺有七千七百五十萬，兩摺合計，共總一萬二千七百多萬。西挨而皮，雖不值錢，一萬萬或能做點小事。既然送給你，你的用途如何，我不欲過問。你下鄉買些田地，或在上海開小商店，或者依舊投資做西藥原料生意，都隨便你。不過我必須附帶告訴你一句，這筆款子，原是徐伯羽因此送掉性命的錢，整數本來是一萬五千萬，因為撥款單貼水，才打了八五折。希望你好好支配，做出一點事業，一方面，表示無形中向徐伯羽報復，一方面，算表示紀念我。』

張達人默默不發一語，只見翠珍又伸出手來：

『你將老甲魚那兩張支票，交給我。莊翻譯敲這筆腳槓的動機，是爲補助黃光華的工作經費，當時我們在路上談話，想必你已聽到。你對此款，不宜另存奢望，我所說都是實話，請相信我的性格。』

張達人半信半疑問道：

『莊翻譯與黃光華立場，完全相反，他沒有理由替黃光華，籌措工作經費。』

『最初，此事我也不敢信任。但，世界上的事情，往往有許多無巧不成書的地方。逢人，你猜測莊翻譯實際是幹什麼工作的？』

『難道他也是地下工作者？』

翠珍點點頭，鄭重其事的說：『他不但擔任地下工作，而且是黃光華領導下的忠實幹部。也可說，他是黃光華幹部人員中，四大金剛之一。』

張達人提出疑問：「此人你過去並不認識。你不要上當，莊翻譯恐怕哄騙你的。他有什麼憑據，可以證明他係黃光華的幹部？」

「當然有證據提出。我又不是死人。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態度，掩護技巧。沒有他，我必死在日本人手裏，你亦休想生還；沒有他，我們將繼續被徐伯羽欺侮；沒有他，你這次跌進警察局，也就沒有出頭日子。」

「你們的符號，究竟是以什麼代替的？」

「我們全用商店發票代替。分金銀銅鐵錫五種，四個金字號，為最高幹部。莊翻譯是金剛百貨公司，我是金貓糖果公司。這個祕密，我過去一直不向你宣佈，省得多一是非。」

張達人忽然雙腳直跳，大聲嚷道：「糟糕糟糕，糟糕糟糕。早知如此，……早知如此，我沒有交代，我太疎忽！」

「達人，你發瘋是不是？」

張達人旋又鎮靜下來，強作笑容：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事。」

「我不信，看你的態度，你彷彿有心事。你急得這個樣子，到底有何祕密？」

「絕對沒有祕密。我是說：我不應該懷疑你愛上莊翻譯。剛才回家的車子上，我會經用話侮辱你，請你原諒，當我放屁。」

翠珍忍不住嫣然一笑，而一團疑雲，立刻化為烏有了。張達人取出平安西藥房的兩張支票，交給翠珍，同時收下了兩個銀行存摺。時間漸近黃昏，翠珍忙着淘米買菜，舉

八羹飯。她並替張達人購來一瓶天津五茄皮，半隻油雞，一包開陽，一包花生米，讓張達人可以先喝老酒。酒菜放妥，她給倒滿了一杯，擺在張達人面前道：

『你最愛喝五茄皮，今夜多喝一杯罷。警察局裏關了一夜，身上又弄得髒，酒後最好到混堂洗個浴。』

『是是是。』張達人舉杯喝進一口：『我決計多喝一點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們相識已久，分離在即，我應該多喝一杯。』

翠珍到晒台廚房裏去燒飯炒菜，留張達人一人，呆瞪瞪在喝酒。張達人好像煩悶得很，他偷偷望望衣櫥底下那網報紙，又偷偷摸出袖珍日記冊，翻着夾在日記裏面的紙片。然後再舉杯獨酌，大有求醉的樣子。於是一塊油鷄，半杯酒，一隻開陽，又半杯酒。不待翠珍飯熟入房，他早已爛醉如泥，呼呼睡倒在牀上了。

翠珍推他不醒，就用毛氈覆在他身上，任他暢睡。晚餐完畢，一切收拾妥當，翠珍正坐在沙發裏休息，恰巧莊方行推門而入。翠珍先約略將遇到那個奇怪車夫的事，報告莊方行，然後徵求對方意見道：

『莊先生，依你眼光看，此事有無可疑之處？』

莊方行低聲答道：『黃光華確已到了上海，聽說還帶來精銳幹員四十名，正在秘密佈置工作。可惜我沒有辦法遇到他，雖然他下午又交來一種指示，要我從速進行。』

『不出所料，果然回到上海。爲什麼不直接來找我呢？對於我，亦不能信任麼？』翠珍有些憂鬱起來。

『這也許是他的苦衷。』

『他交給你的指示上，說些什麼？』

『指示上問題很多。一、要我三日內，探明京滬杭一帶，日本陸軍的實際數量，與調動情形。二、開具日軍軍火倉庫，物資堆棧的地址。三、要我設法調查華中日本海軍，一切活躍動態。四、要我設法搜集華中日本空軍的實際配備。關於第三第四兩項，據說過去，還有一個同志負責進行。那同志，也是金字號高級幹部，其符號係金陵酒家發票。那個同志的姓名住址，均不詳細，他的介紹人早被日人所害，因此更無法偵查。不過，據指示上說，金陵號的情報，皆是郵交上海第二交通站轉遞的，工作成績向來不錯。最近有一個半月，不知何故，忽然斷了消息，此人大概給日本人逮捕了，或者已經轉變，停止了他的任務。所以指示上特別註明：要我調查此人近況。』莊方行搔搔頭皮，顯出很困難樣子：『這個問題最難解決，賽如包文正捉落帽風，叫我到那兒去找尋這位金陵號同志？』

翠珍付了一付道：『此人吳采蓮或者認識，不妨向她探聽探聽。吳采蓮未叛變前，原在我們第二交通站，擔任發電工作的。』

『提起吳采蓮，她已被人暗殺了。這是今日下午四時的事，地點在南市一個鴉片煙館門前。兇手連發兩槍，一彈貫穿頸項，一彈嵌在腦子裏，吳采蓮當場跌倒斷氣。兇手已逃，事後有人議論紛紛，說是看見一個人力車夫開槍的。因為當時亂哄哄，行人聽見槍聲，逃命要緊，究竟是誰開槍，不得而知。吳采蓮之死，罪有應得，被她害死的同

志，已不算少。譬如你，也差點死在他手裏。」

『據我想，一定是黃光華派人暗殺吳采蓮的。他這次回上海，也許有許多人，都是化裝人力車夫。』

莊方行燃上一支紙烟，沉思一下道：『我却不希望黃光華，命部下多做暗殺工作。暗殺案件一多，萊蕪頭勢必加緊偵緝，則事情就不容易進行。』

『我却希望能見到黃光華，要他信任我。』翠珍指指酩酊大醉睡在床上的張達人，將剛才與張達人談判情形，詳細告訴莊方行，並說：

『當初同居，我曾取得黃光華同意，現在光華既然已回上海，唯有與張達人斷絕。但是，今後我已不想再做光華的妻子，人畢竟是有人性的，我不願再加重光華日後精神上的痛苦。倘使光華能信任我，可以視我爲忠實同志，不斷領導我，讓我完成我的志願，獻身國家。』

莊方行與翠珍，又商量一些問題，才談到徐羽伯的事。從莊方行的報告，知道戒鄧田原想今夜將徐伯羽審問，因爲徐伯羽寒熱大發，正在呻吟中，故決改期明日上午進行。莊方行對此事，表示見解道：

『徐伯羽必死無疑，無非拖延時間而已。此人不死，我們都有後患。徐伯羽表面上，專門釋放愛國份子，實則口是心非，殺不可赦。我決計在戒中尉方面，扇扇小扇子，請他早日去遊十殿。』

翠珍當然表示贊成。不過，她仍心心掛念黃光華，要求莊方行設法通知黃光華，大

家見一次面，解釋一切誤會。莊方行臨別道：

『如果黃光華，對你有點誤會，問題常在於你和徐伯羽同居一事上，他的消息非常靈通，你和徐伯羽同居，他必知道。因為徐伯羽是萊蕪頭的爪牙，黃光華自不能毫無顧忌。何況，你這次檢舉徐伯羽的罪惡，事情尙未公開，黃光華自然不會了解你的苦衷。但，此事我可以出來證明，向他解釋。你與黃光華，究竟是正式結婚的夫妻，一切都可原諒，你準定明日中午，到部隊裏來，聽我的下文。來時最好先找戒中尉，不必直接找我。徐伯羽的親信，裏面很多，我們應該事事謹慎，處處提防才是。』

莊方行走後，翠珍滿腹心事，不能解決。張達人酒仍未醒，鼾聲呼呼，睡得像隻死豬。翠珍不敢驚動他，就抱了一條棉被，在沙發上，獨自睡了一夜。

翌晨醒來，張達人早已悄悄出外。房內一切如常，僅衣櫥下面那網舊報紙，翻得七零八落，散在櫥底。而兩個銀行存摺，却塞在枕頭下，露出一隻角來。翠珍想了好一會，想不出什麼道理。等到十點鐘，還不見張達人的影子。因為昨夜與莊方行有約，不便再捱辰光，就胡亂化裝一下，披上大衣，趕到憲兵隊去。

到憲兵隊，遵照莊方行的話，先訪戒鄧田。戒鄧田見翠珍走進他的寫字間，慌忙招待她坐下，眉飛色舞，搖搖仁丹鬍子道：

『張姑娘，你來得正巧，我正打算請莊翻譯通知你，邀你到此談談。關於徐憲佐，我已派人在他床前寫字桌的夾層中，搜出樓景山的衣服與皮鞋，這是鐵證，不須審問，亦可執行槍決。現在他正病着，暫緩辦理，因為按照規矩，至少應該問一次，記錄口

供，案情才合手續，方可了結。這件事，我今天早晨，已與特務機關，取得連絡。我提議推薦你，組織一個女子特務團，歸我支配，由你領導。女子特務團的任務，分總務，組訓，情報，行動四個部門，負責全部間諜任務。預定訓練女性團員二百名，劃分區域，設立四個分團，每分團下設五個小組。一切計劃，我已交給部下設計。這個女子特務團，由你擔任團長，所有人事亦歸你招尋，我馬馬虎虎，擔任團務最高顧問，由我們兩人，密切合作一次。至於經費，槍枝，電台，車輛，概由總司令部供給撥付，什麼都不成問題。」

『我沒有能力，這個要請戒中尉，考慮考慮。』

『你的能力，毫無問題，問題在於張姑娘，是否肯出來擔任這個工作。張姑娘過去，是重慶份子，係著名重慶間諜黃光華的太太，特務機關早有存案可查，你也不必掩飾。昨日，張姑娘表示願意參加我們工作，所以我特地在特務機關，鄭重將你介紹。特務機關方面，固然答應下來，但，他們却預料你一定要拒絕。你想，他們爲什麼要預料你，一定拒絕呢？』

翠珍凝眸沉思良久，嗚嚕問道：『他們對我，仍有懷疑？』

『張姑娘果然是位聰明小姐。』戒鄧田譎詭微笑，捋捋仁丹鬚子道：『特務機關方面，的確對你仍有懷疑。上次捉你到憲兵隊，沒有十分爲難你，有幾個原因。一、因爲黃光華確在外埠，你雖和他暗中連絡，未必真能知道他的隱身地方。所以，故意對你馬虎，看你以後行動。二、因爲你是個女性。我們對於女性間諜，向來宗旨，注重感化。』

三、莊翻譯秘密向我提議，主張派徐憲佐將你監視，一方面探索你一切行動，一方面明竭力把你感化。當時我就採納了莊翻譯的提議，釋放了 you。」戒鄧田頓一頓，又譎詭一笑：『現在，特務機關對你的懷疑，依舊存在。懷疑既然存在，於你當然不利。你如果要攻破他們這種懷疑，約有六個方式。一、誠意參加我們工作。二、出任女子特務團長。三、用工作來表現坦白。四、設法逮捕上海地區各色反動份子。五、設法肅清上海地區各種反動組織。六、偵查黃光華行蹤，而且從速將黃光華捉到歸案。或者請你感化黃光華，叫他向我們投降。我們雖恨黃光華，對於他的才幹，精神，却十二分佩服。倘使黃光華一旦肯爲我出力，我可以向你擔保，絕對重用他。』

翠珍一聽，覺得戒鄧田這一番話裏面，含有一半利誘，又含有一半威脅，自知如果推諉，必無落場。不如順水推舟，先答應下來，以後可以看風使舵，見機行事。因此乾脆回答道：

『原則上我很同意，細則方面却要從長計議。特務機關既然懷疑我，非我出來不可，那末我就幹一下再說罷。』

戒鄧田輕輕拍手道：『爽快之至，坦白之至。』

當下，戒鄧田和翠珍，又約略談談女子特務團總部房屋，各種經常費，人事，電台，槍械，車輛等問題。戒鄧田狀甚愉快，講得津津有味，翠珍唯點首附和，暗敷衍一陣。最後，戒鄧田道：

『我們限期十日，正式將團部成立。這十天，算是籌備期間，張姑娘可以按日到此

地來，進行籌備工作。而且，我尚有一個附帶要求。」

翠珍暗暗一怔：『戒中尉，你還有什麼話，儘請說明。』

『狄思威路上，特務機關的洋房住宅很多，我可以指定一幢給你住。你搬到虹口，連絡上既方便，彼此又不致隔膜。特務機關方面，對於你的立場，也就減少懷疑了。』

戒鄧田望望日曆道：『後天是禮拜日，我託莊翻譯幫助你搬家。缺少傢具，可以添置，經濟由我墊付，將來再報銷。洋房我揀一幢好的給你，什麼門牌號碼，明日可決定。』

『何必這樣急急呢？』翠珍心裏，大為不安。

『你是我介紹的人，我責任有關。不必考慮，決計這麼辦罷。』

戒鄧田順手拿起電話筒，通知莊方行道：

『莊翻譯，張姑娘對於女子特務團的事，已經同意。明日開始，先到本部辦公，進行籌備工作。她的辦公處，暫時設在你寫字間內，一切請你派人佈置。』

戒鄧田放下話筒，望望手錶，又告訴翠珍道：『張姑娘，莊翻譯請你過去談談呢。他是此地老職員，人極忠實能幹，對你日後，大有幫助。今日中午，我本想宴請張姑娘，恰巧特務機關方面有約，很對不住。』

翠珍向戒鄧田告辭，急急奔到莊方行的寫字間。這時，莊方行正躺在沙發裏，吸着紙烟，用鉛筆在一張小紙片上，寫着小字。他見翠珍進來，立刻招呼她在對面沙發坐下，說道：

『平安藥房經理許仲明的道歉啓事，已登出了。你看到沒有？』

『啓事有錯誤地方嗎？』

莊方行搖搖頭道：『文字沒有錯誤，可是這則啓事一登，老甲魚在經濟上，又受到損失了。一小時以前，他忽然打個電話給我，說是警局探員看到啓事，馬上到他店裏，和他談判，要他拿點錢出來用用。不然，警局將以報紙爲憑，把他拘捕，告他捏造恐嚇信害人之罪。對方討價兩萬萬，分文不可少，他急得走頭無路，所以打電話請我幫忙，他說實在擠不出油來，除非把藥房關門拍賣。我覺得老甲魚太可憐，就在電話裏替他向那些探員們講情；結果以二千萬了事。老甲魚因爲徐伯羽，霉頭觸到印度國，算他額骨頭皮蛋式。』

『這叫做害人就是害己，徐伯羽的末日也到了。他的病怎樣？據戒中尉說，在他房間裏，已抄出樓景山的衣服。』

『他本來沒有病，病是裝出來的。前日部隊裏，因爲調查那塊袖章，形勢緊急，他爲便利探聽消息，故意裝病睡在裏面。不裝病，怕引起菜販頭疑心，自從與你同居，他是沒有在部隊宿過一夜的。可是昨日，他突然被日本憲兵監視行動，又被逼交出公事手槍，自知東窗事發，於是弄假成真，駭出一身病來。』

『這個人果然鬼計多端。你怎麼知道他，最初是裝生病？』

莊方行一笑道：『樓景山的衣服皮鞋，是昨夜在寫字桌夾層中，搜查出來的。昨夜我從你那邊回來，徐伯羽請我到他的宿舍，竟老老實實，把一切經過告訴我，目的是要我

替他設法，向戒鄧田求情。他說，他甯可吃一百隻軍棍，再記一次大過，要求饒他性命，放他一條生路。以後他願戴罪立功，限期逮捕重慶愛國份子，贖回過失。他臨死執迷不悟，依舊想害人，我怎麼會替他求情？俗語說：擒虎容易縱虎難，這隻老虎不打，我們做地下工作的，以後就休想出頭。」

翠珍怕莊方行意志動搖，勉勵道：「莊先生，你千萬莫上小徐的當。」

「這事毋須你來擔憂。我如果救他，就是害了你。」

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莊方行低聲說：「戒鄧田派人搜出樓景山的東西，徐伯羽已料到，是你向萊服頭告密的。你告密動機，他也說得對，就是爲了張達人的事，你特地向他報復。他說當初，本無危害張達人之意，後來你總對他冷淡，傾向張達人，才使他起了惡意。他自稱待你感情不錯，在你身上，錢也化了不少，尤其是，他說如果不掩護你，你早已沒有命。其實，徐伯羽說這句話，未免誇口，只要我莊方行在憲兵隊做一日，誰也害你不得的。」

翠珍不服氣道：「即使我承認是黃光華的妻子，但口說無憑，並無別的證據，可以叫我死。」

「不要生氣，聲音低一點，聽我說下去。當初，你在部隊受審時，是他奉命率領行動員，到馬思南路你家裏，搜查證據的。他一進房間，看見你掛在牆上那張照片，才知道你是揚子舞廳的舞女。他因爲一度追求過你，當時雖不知你的案件，日後發展如何，

却已懷下拯救你的動機。結果，他只帶了幾件無關重要的信札，回來交案。同時又和我商量，要我助他一臂之力。恰巧你那天晚上小產，我便向戒鄧田提議，此案可交給徐伯羽辦理，你就一下子逢凶化吉了。然而事實上：徐伯羽在你家裏，搜查到的證據，却不止那幾封無關重要的信札。」

『還有別的東西嗎？』

『從米缸裏搜出一冊祕電碼。從草紙夾層中，搜出你的情報底稿，據說有十六七種。——想不到美國飛機，在吳淞口轟炸日本輪船的情報，原來是你的成績。——而且他又從衣櫥下面一網舊報紙中，搜出一支四號轉輪手槍，二十七粒子彈，轉輪槍的號碼，據說是六四一五。』莊方行伸一伸舌尖，下了結論：『幸而這些東西，徐伯羽原封不動，沒有存案。你莫以為徐伯羽這樣做法是救你，實際却為他自己打算。他是色中餓鬼，看見漂亮女人，就會迷了心竅的。所以，徐伯羽倘使不死，他必先將你開刀無疑，而況你小姊妹家裏，他也調查明白。』

翠珍眉梢一鎖道：『奇怪奇怪。別的事都不稀奇，稀奇是藏在舊報紙裏的那支轉輪槍。我前天已經發現那支槍，我還疑心是他的。』

『或者徐伯羽故弄玄虛，向我吹牛。』莊方行並不重視這個問題，一笑道：『反正事情已成過去，已不允許他翻案。而況你已參加女子特務團組織，戒鄧田正在拉攏你的時候，他想翻案，做夢！』

於是問題轉到女子特務團方面。翠珍表示非常困難，以為不答應不妙，答應也麻

煩，答應後應該有成績表現才好，否則藥服頭一定要懷疑。莊方行則鼓勵她，放出勇氣去做，一切可以見機行事。他說：

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你有這個機會接近戒鄧田，最好沒有。戒鄧田寫字間那隻保險箱裏，祕密文件最多，你能設法偷點出來，功勞不小。戒鄧田的寫字間，素來不許中國人進去，你不妨用手腕，擊破他的成見。有時候，爲了工作着想，甚至可以犧牲色相，迷得老戒七葷八素。』

翠珍道：『最好先徵求黃光華同意，才敢大胆去做。你已和他連絡過沒有？我和光華，究竟幾時能晤面呢？彼此是夫妻，反而疏遠至此，令人痛心。』

『你的苦衷，我已報告上去。然而黃光華的指示，尙未下來。』莊方行指指放在膝上的小紙片：『我現在正做一個報告，就是關於金陵號同志的事。此人無姓無名，又無地址，叫我如何調查？但，指示既已交辦，又不得不奉命負責。如今我要求上面，將金陵號同志過去所做的情報原稿，送一份下來，讓我研究字跡，再作決定。』

『戒鄧田要我擔任女子特務團的事，請你提一筆，我自己不想直接報告了，明日，我要來開始工作的，所以希望一切，能在今天晚上全部解決。』

莊方行想邀翠珍，赴新亞飯店午膳。翠珍因心緒不甯，尙無餽意。同時爲了解決張達人的問題，打算早些回家。她的意思，黃光華已回上海，她是應該立刻與張達人，終止同居關係的。否則未免要增加黃光華的難堪，而自己處境，勢必隨之陷入困難。她向莊方行，說出一番痛苦，隨即取出平安西藥房兩張支票，要求莊方行代去領取現款，

設法轉交黃光華。

翠珍回到馬思南路家裏，剛走上樓梯，見有一個身穿藍夾袍，戴呢帽，面孔狹長而瘦的男人，兀自立在她的房門外。翠珍記憶力很強，一望而知這男子，就是上次奉張達人之命，暗暗在路上釘她梢，一直釘到旅館門前的那個人。便問道：

『你來找張先生嗎？』

『我是奉張先生之命，來找你的。因為你房門鎖着，所以等你回來。』

翠珍開鎖推門入房，招呼那男人進去。那男人當即掏出一封信，交給翠珍道：『張先生派我來，取一件東西，這封是他親筆寫的信。』

翠珍展信誦讀，只見信上寫道：

『翠珍女士芳鑒：我行矣，再見無期，令人腸斷。吾倆萍水相逢，幸蒙錯愛，此情此景，沒齒不忘。然共枕數月，初未知女士係我之同志，而女士外子黃光華先生，亦即我之長官也。若早料及此，固不至鑄成大錯，茲則追悔莫及，可羞可嘆，恨甚罪甚！今且直言：我實地下工作份子，與女士同隸黃先生部下，我之符號，即昨宵莊翻譯所指「金陵號」者是。去歲加入組織時，介紹人未宣佈領導人之姓氏，我復又不願探悉組織內幕，私意輒認爲，祇要有工作表現，無違愛國初衷，其他一切，皆可不必預聞。初未料竟構成此種隔閡，否則我雖喪德敗行，何敢戲暱長官之婦？我今行矣，他日唯在工作上多求表現，向黃先生贖回罪愆，好在此身早獻國家，雖赴湯蹈火，歷盡艱難，在所不計。昔日在組織，我素以行蹤神祕著名，今仍秉此志願，以求貫徹。邇後女士欲知我之

生死存亡，可向黃先生探詢情報，設我之情報，一日終止，則我必因工作犧牲，與世長辭矣。承賜銀行存摺，仍留枕下，此款可移助黃先生，聊充工作經費。所有一切物件，悉聽處置，蓋此皆為身外之物，棄之不惜。惟有求者，我有四號轉輪槍一支，子彈念七粒，前藏衣櫥下舊報紙中。今晨檢點，業已不見。倘由女士收存，請交來人帶下，該槍乃我護身之物，失槍等於失去生命焉。臨池依依，寸腸為斷。即頌近佳，張達人啓。」

翠珍讀罷來信，驚喜交集，潸然淚下。想不到張達人亦係地下同志，而且是黃光華最忠實的金陵號。而更未料到，藏在舊報紙中的手槍與子彈，果屬張達人的武器。她將信重復讀了幾遍，全身顫抖，不知如何應付是好。愴然問那男人道：

『我要和張先生，作最後一次談話。請你帶我去見他，或者告訴我，他住在什麼地方？』

那男人搖搖手，正色答道：『對不住，張先生命令我不許宣佈。』

『一切由我負責，我懇求你，告訴我罷。』

『抱歉得很，我必須服從張先生。』

『那末我隨你去見張先生一次。』

『我是奉命來取槍的。其他，恕我不能答應。』

翠珍無法，祇得奔到晒臺上，從炭篋中拿出槍與子彈，回房交與那個男人。那個男人把這些兇器，往袋裏一塞，說聲「再會」，便倉皇返身，昂步而去。翠珍目送來人下

樓，心如刀割，全身軟綿綿的，彷彿遇到大病。她悄然回房，立刻倒在床上，暗暗哭泣。

晚飯後，她坐着等待莊方行的來到。但，挨至深夜二時，莊方行依舊信息全無。

第二日，翠珍趕到憲兵隊，憲兵隊已入戒嚴狀態，好像發生大事。她因為沒有憲兵隊的職員證，不許入內。經過幾次聲明，由傳達室打電話向莊翻譯請示，才見莊方行出來迎接。於是兩人並肩上楼，開始談話。

「莊先生，憲兵隊何故戒嚴？」

「徐伯羽死期到了，馬上執行。」

「已經審訊完畢？」

「昨夜審問的。指定由我陪審，所以昨夜沒有功夫去望你。」

翠珍忽然低聲說：「金陵號我已替你查出。」

「我也知道了，金陵號就是張達人。」

「你已接到光華的指示？」

「是的，張達人曾向黃光華報告一切經過。報告中，也提到與你同居的事，他向黃光華表示抱歉，說是不知不罪，請求處分。黃光華不但原諒他，而且在指示中勉勵他。叫他不必介懷，繼續為國努力，完成使命。黃光華處事，可稱光明磊落，毫無自私觀念。一方面，也就證實張達人、確係一個有力的忠實同志。」

「對於我的事，光華提起沒有？」

答：

這時已走到莊方行的寫字間內。莊方行的面色，十分憂鬱，沉默良久，才溫柔的回

「章同志，請你鎮靜些，聽我說完。」

翠珍知道又發生意外：「請你坦白說。」

「關於你的事，據黃光華的指示上說：除要求你自殺外，他無良策。黃光華的理由是：敵人請你參加女子特務團，是誘你出賣同志，破壞國家，如果你不參加，勢必要你生命；你參加沒有工作表現，亦必要你生命。兩相比較，當然採取不參加一途，並且指定請你在沒有參加前，實行自戕。他說：你身上線索最多，關係最重，你倘欲貪生，反多障礙。所以附來一紙命令，要你根據組織信條，即日早晨在戒中尉面前自刎，並派我於你自刎時，在旁監視。」

莊方行摸出一紙寥寥數字的命令，展開給翠珍看，一邊又安慰道：

「爲國家，爲組織，惟有犧牲。組織的命令，是根據信條而發的，你應該服從。命令當前，我於同情你之外，唯有鼓勵你成仁。」

翠珍沉默不語，面色慘白。

莊方行將命令收藏，催促道：「勇敢一點，你身邊如有任何文件，請交給我。倘使沒有帶武器來，這裏是四層樓，跳樓也無妨。」

翠珍摸出張達人的信，交給莊方行。然而依舊沉默不語。

莊方行接過那封信，朝袋裏一塞，感情地說：「有無什麼遺言？請放心，黃光華決

非遺棄你。他已宣誓，終身不娶，安慰你的靈魂。」

這時候，戒鄧田的沉重皮鞋聲，漸漸近了。未滿一分鐘，這個菜服頭果然邁步走了進來。他見到翠珍，十分高興。莊方行報告道：

『戒中尉，張小姐今日來正式辦公了。』

戒鄧田捋捋仁丹鬍子一笑：『很好很好，有張姑娘加入我們陣線，我們以後成績，一定圓滿。今日中午，我決在日本俱樂部請客，一方面表示歡迎張姑娘，一方面替張姑娘，介紹認識各機關官長。』

翠珍呆望戒鄧田一眼，莊方行怕被識破，代答道：『當然當然。等一會，我們多喝兩杯。』

戒鄧田走近窗前，朝外面荒場俯眺，突然說：

『張姑娘，徐憲佐已在執行了。你聽，馬上有槍聲！』

語猶未畢，只聞兩聲槍響，劃過天空。翠珍的神經，大受刺激。乘戒鄧田不備時，悄悄與莊方行點一點頭，便驟然奔到窗前，一聳身，從窗欄間，撲下去了。

戒鄧田一聲大嚷：『快救快救！張自殺，張姑娘自殺！』

戒鄧田一把拖着莊方行，匆匆奔下樓，轉到荒場上。翠珍已經側身臥在水門汀地面，全身破碎，鮮血不斷地流了出來。但，尙未氣絕，正在掙扎呻吟。

莊方行嘆息道：『爲什麼突然要自殺的？』

戒鄧田嘆息道：『大概徐憲佐之死，刺激了她。』

莊方行道：『你聽，張小姐仍在說話呢。』

戒鄂田俯下身去，聽翠珍斷續吐出最後兩句話：

—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中華民國萬萬歲！

——
完
——

民國三十七年十月版

著 者 周 天 籟

出 版 者 育 才 書 局

南 市 金 家 坊 如 意 里 12 號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

翻
印
必
究

版
權
所
有